

学而篇第一

导读

孔子思想的主轴，学者认为非“仁”即“礼”。杨伯峻先生认为，“仁”是《论语》的主轴，见中华书局本《论语译注·试论孔子》。“仁”既是孔子思想的主轴，即最重要的概念，是他所建立的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想要了解孔子的思想，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仁”。作为《论语》首篇，《学而》恰恰对这一概念有重要论述，恐非巧合。

在孔子之前，“仁”已见诸文献，但只是对某人品德的抽象赞美（大抵近似于现代汉语中的“高尚”），其内涵并不具体。《论语》是现存的第一部大规模讨论“仁”的著作，它赋予了“仁”新鲜的意涵。但“仁”在《论语》中没有准确的定义，或者说孔子给了“仁”过于丰富而模糊的意涵，因而我们阅读时，不能企图通过把握一两条语录了解“仁”，而是要通观全书，反复咀嚼，才能对“仁”有较为透彻的领悟。

“仁”作为一种品德，首先是内在的，是可以感悟和把握的；但同时它又不是那种只能“居庙堂之高”而高不可攀仅可孤芳自赏的品质，它具有可实践性，是要经由具体的道德实践（在现实生活中践行道德信条）才能展开。要做一个真正的“仁人”很难，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一点一滴地行善——实践仁德。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对文献和礼仪的学习，以及在日常具体事务上的历练，可以逐渐达到或者接近“仁”的境界。这样一来，一个人是否具备仁德，可以通过他的言语、行为、功绩来判断。孔子作为教育家，特别注意在具体的情境和道德实践中启发学生。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用孔子的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

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这是孔子思想性格的写照。《论语》是记载孔子与弟子言行的语录体文本，恰好将情境的丰富性保留了下来，相比于抽象的说理，更利于读者深入历史情境之中，将自身置入孔门弟子的角色，去感悟和体会仁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1.3），是孔子从言行出发判断人是否具备仁德的著名例证。这条语录可能是孔子基于某一情境有感而发，但《论语》言简意赅，原来的时空已杳不可寻。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2）是孔子从个人德行方面对“仁”的论说。这倒不一定指在时间上一定要先尽孝然后行“仁”；也不是抽象的比较，说孝相对于“仁”更为重要。孝为“仁”的本源是从实践中观察得来的——仁德必然要通过道德实践的开展才能成熟，而家庭伦理是人伦治道最基本的一环，同时也就成为了从言行上评判某人是否具备仁德的最基本要素。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尽孝，那他怎么可能具备仁德呢？所以，在孔子看来，孝是“仁”的起点和前提。

孔子历来被尊为“万世师表”。在《学而》中，孔子也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他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主体（个人）在社会上实现价值的需要，二是提升个人德行的条件。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传统政治秩序逐渐崩溃、瓦解，社会陷于无序状态。在现实关怀上，孔子向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6.2）而井然有序的西周盛世；在文化传承上，孔子推崇“郁郁乎文哉”（3.14）的西周礼乐文明，并一生致力于此。他先是在鲁国从政，而后周游列国推行仁政，孜孜以求的是通过振兴传统文化来医治社会、政治的痼疾。期望复兴西周礼乐文明，就必须对这一文化传统有深切地体认，也要具备在相应的政治环境中实践它的资格与能力。所以孔子十分强调“学文”，通过在政治事务中运用西周礼乐文明所赋予的知识，来达到改良社会政治的崇高目标。

学习的目的，除了济世安邦之外，也为了发展个人的德行。后者与安邦济世不是严格区分的两件事，而是需要“下学而上达”（14.35）。“仁”是一种实践性的道德，而知识贫乏，凡事靠经验、习惯以及想当然来做

事的人是不可能实践仁德的。所以，孔子特别对某种想法——不通过刻苦学习就能道德完满——提出申诫，认为这不但不可，反而会导致更多问题——如“六言六蔽”(17.8)。用“好学”为仁、知、信、直、勇、刚等具体道德奠定基础，正反映了孔子思想的实践性。本篇子夏所云“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7)，未必符合孔子的原意。孔子虽然也承认有“生而知之者”(16.9)，但大抵是存而不论束之高阁的，他也自认为不属此类(7.20)。孔子不认为一个人可能通过朴素的道德实践进而提升到仁德的境界。宋代大学者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用学者吴棫的观点，认为子夏之言本意虽好，但未免太过，容易导致“废学”，而与孔子主张不符。朴素的道德实践是“学文”的基础，却不能取代后者，故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6)。

在知识、教育水平高度发达，“知识就是力量”的今天，“好学”似乎天经地义（尽管事实往往并非如此），有人也许很难理解孔子把“好学”提到如此高度。在孔子的时代，爵位和官职基本靠世袭获得，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倒在其次，因此，要一心向学并不容易。孔子主张“有教无类”(15.39)，门下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都能接受教育；学习需要时间的积累，心无旁骛，贫贱的学生要能甘于清贫，富贵的学生需要抵挡爵禄的诱惑而不废其好学之心(8.12)。所以孔子特别推崇颜回的“箪食瓢饮不改其乐”(6.11)，认为除了他之外再无好学的人了(6.3、11.7)，甚至自己也难以相比(5.9)，因而恸哭颜渊之死(11.9、11.10)。

孔子主张的好学不是死记硬背书本知识，而是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不断思考，学与思相结合(2.15)；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升华所学，最终达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7.6)的通达境界，实现“一以贯之”的“道”(15.3)。需要注意的是，孔子主张学习的内容并不是一切知识，相反，他对于各类与德行、为政无关的知识是保持距离的。有人问，孔子为什么那么多才多艺呢？孔子说，那是因为自己出身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技艺，而君子是不需要多才多艺的(9.6)；又有人赞叹孔子博学，孔子诙谐地说“我去赶马车好了”(9.2)。听说孔子多才多艺，有学生希望跟孔子学习种植，孔子不屑地斥之为小人(13.4)。从历史发展的

角度看，孔子轻视某些知识，有不利于社会全面进步的一面，且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后世儒者，近代更不乏学者将中国的落后归结到儒家思想轻视应用科学上。但放到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中看，作为其中一家的孔子，专主某一类知识似乎并不宜太过诟病。这给予我们警醒：任何一家思想都会有不足，任何一个伟人都会有偏执，将某一种思想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拔高为包治百病的良药，不仅会对社会造成伤害，也会限制这一思想本身的生命力，令其固步自封，落后于时代。

原文

1.1 子曰¹：“学而时习之²，不亦说乎³？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⁴，不亦君子乎？”

译文

孔子说：“学过了，再定时复习它，不也高兴吗？朋友从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别人不了解我，我也不怨恨，不也是君子吗？”

注释

- 1 子：《论语》“子曰”的“子”都是指孔子。
- 2 学而时习之：时，定时。朱熹《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说“时习者，无时而不习”，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是不对的。习，复习。这里不是“实习”的意思。所谓“实习”，是把学到的理论知识拿到实际工作中去运用，以锻炼实际工作的能力；而孔子教给学生的，就是礼、乐、射、御等实际操作性很强的技能，弟子学了以后，要反复练习，也就是“复习”。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在《论语》成书的时代，“习”已经引申出了“实习”的意义。
- 3 说：通“悦”，喜悦。
- 4 愠：音 yùn，怨恨。

原文

1.2 有子曰¹：“其为人也孝弟²，而好犯上者，鲜矣³；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⁵！”

译文

有子说：“某人的为人，既孝顺父母，又尊敬兄长，却喜欢冒犯上级，这种人很少；不喜欢冒犯上级，却喜欢造反，这种人是从来没有的。君子专注于基础工作，基础树立了，‘道’也就产生了。孝顺父母，尊敬兄长，这就是‘仁’的基础吧！”

注释

- 1 有子：孔子学生，姓有，名若，比孔子小三十三岁。
- 2 弟：音 tì，同“悌”，弟弟对兄长的正确态度。
- 3 鲜：音 xiǎn，少。
- 4 未之有也：可以理解为“未有之也”。先秦时代，否定句中宾语若是“之”，一般放在动词之前。
- 5 与：同“欤”。

原文

1.3 子曰：“巧言令色¹，鲜矣仁！”

1.4 曾子曰²：“吾日三省吾身³：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⁴？传不习乎？”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这种人是没有什么仁德的。”

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为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守信呢？老师传授我的学业是不是复习了呢？”

注释

- 1 巧言令色：巧，高明，有技巧，这里指说话动听；令，美，善，这里用以形容满脸堆笑的谄媚样子；色，脸色。
- 2 曾子：孔子学生，名参（shēn），字子舆，南武城（在今山东平邑南）人，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前 505—前 436）。
- 3 三省（xǐng）：多次地反省。“三”“九”等字，一般表示次数多，不是实数。如果这“三”字是实指以下三件事而言，依《论语》的句法就应当是“吾日省吾身者三”，和《宪问》的“君子道者三”一样。这里所反省的恰恰是三件事，只是巧合罢了。
- 4 信：诚。

原文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¹，敬事而信²，节用而爱人³，使民以时⁴。”

译文

孔子说：“治理有着千辆兵车的国家，办事要严肃认真，诚实无欺，节约用度，爱护他人，役使老百姓要在农闲时间。”

注释

- 1 道千乘之国：道，治理；千乘之国，乘，音 shèng，用四匹马拉的兵车。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在孔子之时已经不是大国。
- 2 敬事：敬业，工作严肃认真。
- 3 爱人：孔子时代，“人”常常指他人，“爱人”即爱别人，爱他人。杨伯峻先生注本章说：“古代‘人’字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这里和‘民’（使‘民’以时）对言，用的是狭义。”逢彬按：这一注释，显然受了赵纪彬《论语新探》的影响。《论语新探》认为，《论语》中的“人”都指奴隶主，“民”指奴隶，这是经不起文献的检验的。详见本书《附录》之《也谈〈论语〉中的“人”与“民”》。又参见 14.42 注 1。

4 使民以时：古代以农业为主，“使民以时”就是《孟子·梁惠王上》的“不违农时”。

原文

1.6 子曰：“弟子¹，入则孝，出则悌²，谨而信³，泛爱众，而亲仁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译文

孔子说：“晚辈后生，在父母面前，就孝顺他们；离开自己房子，便敬爱兄长；谨慎而且信实，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这样实践之后，有剩余力量，便凭着它去学习文献。”

注释

- 1 弟子：这里指年纪幼小的人。
- 2 入、出：指“入父宫”“出己宫”；宫，古代房屋的通称，后来词义缩小，才专指帝王的住所。
- 3 谨：谨慎。杨伯峻先生注：“寡言叫作‘谨’。详见杨遇夫先生的《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卷一。”逢彬按：这里的“谨”不是寡言的意思；因为《论语》时代典籍中找不到可以释为“少言”的“谨”。
- 4 仁：仁人。古代汉语中常用某一具体的人或事物的特征、性质来指代那一具体的人或事物。

原文

1.7 子夏曰¹：“贤贤易色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³；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译文

子夏说：“尊敬贤者，轻视美色；侍奉爹娘，能尽全力；侍奉君上，能够献身；和朋友相交，说话一定诚实守信。这种人，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过了。”

注释

- 1 子夏：孔子的学生，姓卜，名商，字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前507—？）。
- 2 贤贤易色：尊贤轻色。逢彬按：第一个“贤”是形容词的意动用法，“尊敬”的意思，第二个“贤”指贤人。易，轻视。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按孔说，“易”是交换的意思。果如孔说，按当时句法，则当为“以贤贤易色”；所以，本章的“易”，只能是“轻视”的意思。《左传·襄公四年》“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贤贤易色”与“贵货易土”句式正好相同。杨伯峻先生说：“这句话，一般的解释是：‘用尊贵优秀品德的心来交换（或者改变）爱好美色的心。’照这种解释，这句话的意义就比较空泛。陈祖范的《经咫》、宋翔凤的《朴学斋札记》等书却说，以下三句，事父母、事君、交朋友，各指一定的人事关系；那么，‘贤贤易色’也应该是指某一种人事关系而言，不能是一般的泛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夫妻间关系看得极重，认为是‘人伦之始’和‘王化之基’，这里开始便谈到它，是不足为奇的。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易’有交换、改变的意义，也有轻视（如言‘轻易’）、简慢的意义。因之我使用《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颜师古注的说法，把‘易色’解为‘不重容貌’。”杨伯峻先生解“易色”为“不重容貌”是正确的，但将它看成讲夫妻关系，则理由尚欠充分。所谓“夫妇为五伦之首”云云，乃后世观念，《论》《孟》中未有谈及夫妇关系者，谈君臣、父母与儿子、朋友关系者则极多。《论语》中两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罕》《卫灵公》），正可和“贤贤易色”互证。
- 3 致：献。

原文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¹；学则不固²。主忠信³。无友不如己者⁴。过，则勿惮改。”

译文

孔子说：“君子，如果不庄重，就没有威严；他如果学习了，就不致固陋无知。要以忠、信两种品德为主。要交比自己强的朋友。有了错误，就不怕改正。”

注释

- 1 君子：这个词是引号中整段话的主语。
- 2 学则不固：孔安国说：“固，蔽也。”根据“固”在《论语》时代典籍中的用法，我们以为他的这一说法较为可信。
- 3 主：以……为主。
- 4 无友不如己者：无，通“毋”；友，交朋友。

原文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¹。”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²：“夫子至于是邦也³，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⁴？”

译文

曾子说：“谨慎地对待年长者的去世，追念远代祖先，老百姓的品行便归于忠厚老实了。”

子禽问子贡道：“他老人家一到那个国家，一定听到该国的政事，是主动打听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的呢？”子贡说：“是他老人家凭温和、善良、严肃、节俭、谦逊的美德获得的。他老人家的获得它，大概和别人获得它的方法，不相同吧！”

注释

- 1 德：品行；又特指好的品行，即道德。
- 2 子禽问于子贡：陈亢（gāng），字子禽；子贡，孔子学生，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人，比孔子小三十一岁（前520—？）。
- 3 夫子：古代的一种敬称，凡是做过大夫的人，均可受此称谓。孔子曾为鲁国司寇，所以其学生称他夫子，后来沿袭以称呼老师。在一定场合下，也用以特指孔子。
- 4 其诸：大概，或者。

原文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¹；父没²，观其行³；三年无改于父之道⁴，可谓孝矣。”

译文

孔子说：“当他父亲健在时，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死了，要考察他的行为；如果多年不改变他父亲的合理部分，就可以说是‘孝’了。”

注释

- 1 其：这里指儿子。
- 2 没：通“歿”，死。
- 3 行：音 xìng。
- 4 道：偶尔无论好坏、善恶都可叫作“道”，但更多时候表示善的、好的东西。逢彬按：因为“道”有表示善的、好的事物的倾向，所以依从杨伯峻先生，将“父之道”译为“他父亲的合理部分”。

原文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¹。先王之

译文

有子说：“礼的作用，以和谐为可贵；过去圣明君王的治理天下，以这一点最为

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²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美好。但是，小事大事都循此而行，有些事就不一定能行得通了；为了和谐而和谐，不用礼仪制度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注释

- 1 和：适合，恰当，恰到好处。
- 2 逢彬按：以前几乎所有注本（包括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这一章都是这样标点的：“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即“小大由之”和“有所不行”是用句号隔开的。我们现在这样标点的理由是，“不……；亦不……”结构，一般是两个相互呼应的复句。

原文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¹。恭近于礼，远耻辱也²。因不失其亲³，亦可宗也⁴。”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⁵，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⁶，可谓好学也已。”

译文

有子说：“信守的诺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实现。举止庄重合于礼，就能避免受侮辱。对姻亲保持亲近，这种态度也是值得推崇的。”

孔子说：“君子，吃饭不要求能饱，居住不要求舒适，干事情勤劳敏捷，说话却谨慎，到有道的人那里去匡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注释

- 1 复：实现诺言。
- 2 远：音 yuàn，使……远离，避免。
- 3 因：通“姻”。孔安国说：“言所亲不失其亲，亦可宗敬。”逢彬按：为什么不依照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将“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译为“依靠关系深的人，也就可靠了”？乃是由于当时语言中，当“因”表“依凭”义时，一般不带“不失其亲”这样的谓词性结构作宾语。
- 4 宗：尊敬。
- 5 君子：此处指有德者。
- 6 正：匡正。

原文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¹其斯之谓与²？”子曰：“赐也³，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⁴。”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⁵，患不知人也。”

译文

子贡说：“贫穷而不阿谀奉承，有钱而不骄傲自大，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了；不过，还不如虽贫穷却快乐，虽有钱却好礼呢。”

子贡说：“《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先切料，然后粗粗锉出模型，再精雕细刻，最后磨光。’就是这样的意思吧？”孔子说：“赐啊，现在可以和你说说《诗经》了，告诉你过往的，你就能推知未来的了。”

孔子说：“不担心别人不了解我，担心的是自己不了解别人。”

注释

- 1 这两句诗见《诗经·卫风·淇奥》。
- 2 其斯之谓与：斯之谓，谓斯；斯，这个；与，同“欤”。
- 3 赐：子贡的名。孔子对学生都称名。
- 4 告诸往而知来者：诸，相当于“之”，指子贡；往，过去的事，这里指已知的事；来者，未来的事，这里指未知的事。
- 5 不己知：即不知己，不了解自己；知，了解。

为政篇第二

导读

孔子的政治思想十分丰富，大抵是以德治为基础的仁政。仁政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以礼治为基础的人治。在人治环境下，政治的清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以及统治集团的道德水平和管理能力。孔子观察从唐虞到西周的政治形态，推崇一种上行下效，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2.1）。他反对滥用刑罚，更反对轻易杀人（12.20），主张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仪规范民众（2.3）。他的政治思想是基于理想的政治模型建构的，与现实的政治生态有着不小的距离，因而孔子对于“为政”始终保持必要的克制。这一方面是对现实政治的黑暗有所警惕，另一方面是对个人“为政”的道德水平与从政能力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

孔子处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他所处的鲁国政局混乱，权柄不在国君，而是旁落到大夫甚至大夫的家臣手中，正所谓“陪臣执国命”（16.2）。当时的执政者多为“斗筲之人”（13.20）。在这样的时局下，正人君子难以有所作为，或者被环境所裹挟，依附于权贵（11.17）；或者“不得其死”（11.13）。处在时代的困局中，孔子常常怀有出世的情怀，期盼“乘桴浮于海”（5.7）的逍遥自在，向往春游沐浴，迎风歌咏的悠闲生活（11.26）。后世学者常常不解一向“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的孔子何以公开向弟子宣扬一种超然世外的处世方式，但这恰巧是孔子的智慧。《中庸》说“居易以俟命”，“居易”是要君子安于所处的环境，以端正而舒适的姿态完成自己所在位置上的任务，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2.2）。“俟命”源于孔子对西周礼乐文明怀有的极高的文化自信与制度

自信，坚信天命不丧“斯文”，后人必然会从对西周礼乐文明的学习中找到济世安邦的知识源泉（9.5）。作为西周礼乐文明续命人的孔子及其弟子不能和光同尘，让西周礼乐文明的讲学屈从于现实，被曲解与庸俗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8.14），与黑暗的政治现实保持距离，将美好的文化传统保存下来，等待社会变迁的召唤。这种深邃的历史眼光，超出在一时一地当中“仕”与“不仕”的简单对立。另外，即使处江湖之远，孔子依然能在政治上起到积极的作用。本篇第二十一章孔子引用《书经》的观点，说一个人的道德力量如果足够强大，他的孝行、友爱能够广泛传播进而影响到执政者，那么这也算是参与政治了。通观《论语》，多有权贵来向孔子问政，孔子款款而谈，以正道喻之，通过道德的感召力和知识的权威性影响当政者，这当然也是参与政治。但在这里，孔子对“为政”的理解是泛化的，可以看成是圣人在时局不允的境况下为了达到理想而做的折衷。

另一方面，以复兴西周礼乐文明、安邦济世为理想的儒者又不能不对政治保持关注，一旦时机适宜就需要勇敢尝试，所以孔门弟子多有参与政治事务者。参与政事需要具备一定的道德水平与办事能力，比如果敢、质朴、正直、谦逊，懂得察言观色，善于言谈等。这些要求并非难以企及，孔子就常评价门下的某些弟子足以胜任政事。但这些评判是基于理想的社会状况做出的，现实却是，以善于从政闻名的冉有、子路（11.3）均不得善果。因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参与政治，同时保持自身人格的高洁与生命的安全需要高超的智慧。孔子十分警惕门人弟子对从政的自我定位过高，他更欣赏漆雕开“吾斯之未能信”（5.6）的谨慎态度。孔子重视对出仕邦国的甄选，甚至居住的地方都要慎重对待，远离那些“无道”的国家，远离动荡与战乱（8.13）。在政治昏暗的邦国，孔子主张“危行言孙”（14.3），即果敢做事，谨慎说话，甚至可以装傻充愣保全自己（5.21），在政治迷局中以不牺牲自己为前提，为匡扶正道出一份力。

在《为政》中，孔子又强调了“孝”。“孝”在孔子的思想中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学而》的导读中我们已经谈了“仁”与“孝”的关系问题，“孝”是“仁”的本源。在孔子看来“孝”更是一切美德、善行

的根本，敦行孝道是君子的本务，也是闻达于社会的基本条件。本篇第二十章、第二十一章，孔子说，做到“孝慈”就能让百姓为他人尽心竭力，就能影响施政者，改善政治。《荀子·儒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讲的正是这个道理。孔子关于孝道的思想到汉代得到进一步发展，演变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的观念。汉朝官员的人才选拔依靠的是“举孝廉”，这是儒家孝道思想在政治层面的运用。

孔子在礼崩乐坏时代推崇理想化的道德人格、德性伦理与德治，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庸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左传·昭公元年》说“国之大节有五”，其中之一就是“养其亲”，可见在那个时代能够赡养父母就已经可以算是道德合格了。但孔子的要求不止于此，只是赡养父母，远远够不上孝道。要改造庸俗的孝道，需要补上两个方面，一是敬爱，二是礼制。

敬爱是孝行的核心精神。对双亲的爱是最质朴、最真实的道德情感，是孝行的源头活水。抛开爱来谈孝，那就只是聊尽人事，做做表面功夫，算不得尽孝。孝子忧心父母的疾病（2.6），侍奉父母总能保持和颜悦色（2.8），都是对父母之爱的本真流露。对长辈的“敬”，是践行这种道德情感的基本态度。因为对亲长的爱和对妻子、儿女的爱有所不同，“敬”能在实践上将尽孝与其他道德实践区分开来。往更深层讲，“敬”是对父母的尊重，包括对父母的言行、名誉、事业的尊重，表现在行为上是顺从。子女与父母在观念以及行为习惯上可能存在差异。尊重差异，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父母，是孝道对子女提出的要求。哪怕父母的行为有违善道，也应温和劝谏。如果父母不采纳，也没有怨言，仍然恭顺地侍奉父母，再另外找合适的机会劝谏（4.18）。孝子不可宣扬父母的过失，而是要尽可能掩饰（13.18），再设法补救。父母的事业要继承与发扬，不可轻易毁弃，所以应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1.11），且“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19.18）。当然，顺从父母也不是无条件的服从。孔子讲孝慈并举，即所谓“父父，子子”（12.11），是义务对等的关系。孔子特别推崇舜的孝行，反对愚孝。《说苑》记载“舜之事父也，索而使之，未尝不

在侧；求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大棰则走，以逃暴怒也”，意思是面对父母的恶行，不要助长，当父母要伤害自己的时候，能跑就跑，这样才能保存自身侍奉父母，不会陷父母于不义。

原文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¹，居其所而众星共之²。”

2.2 子曰：“《诗》三百³，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⁴。’”

译文

孔子说：“用道德来行使政令，便会像北极星一样，在自己的位置上，别的星星都环绕着它。”

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

注释

- 1 北辰：北极星。
- 2 共：“拱”的本字，环绕，环抱。
- 3 《诗》三百：《诗经》实有三百零五篇。
- 4 思无邪：见《诗经·鲁颂·驹》，郑《笺》解释为：“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可见“思”在这里是动词。杨伯峻先生说：“‘思无邪’一语本是《诗经·鲁颂·驹篇》之文，孔子借它来评论所有诗篇。‘思’字在《驹篇》本是无义的语首词，孔子引用它却当思想解，自是断章取义。俞樾《曲园杂纂·说项》说这也是语辞，恐不合孔子原意。”逢彬按：当“思”后紧接谓词性结构（就是类似动词、形容词的成分）时，汉代注家便都将“思”理解为动词。如《小雅·桑扈》：“旨酒思柔”，郑《笺》说：“其饮美酒，思得柔顺中和。”又如《小雅·车辖》：“思变季女逝兮”，毛《传》说：“思得变然美好之少女有齐庄之德者，往迎之。”特别是本章“思无邪”所出的《鲁颂·驹》，在一、二、三、四各段分别有“思无疆”“思无

期”“思无斁”“思无邪”四句，除“思无期”较浅显无解外，其余三句，郑《笺》分别解释为：“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复思之，无有竟已”“思遵伯禽之法，无厌倦也”“思遵伯禽之法，专心无复邪意也”。因此，我们以为，孔子于此似乎并未“断章取义”。

原文

2.3 子曰：“道之以政¹，齐之以刑²，民免而无耻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⁴。”

译文

孔子说：“用政法来诱导他们，用刑罚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只会暂时免于罪过，却没有羞耻之心；若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老百姓就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欣然来归。”

注释

- 1 道之以政：道，通“导”，引导；政，最早的解释是“谓法教也”，即法律和教化，所以翻译为“政法”。
- 2 齐之以刑：齐，使……整齐，这里意译为“整顿”；刑，刑罚。
- 3 免：免罪，免刑。
- 4 格：来，引申为归服，向往。

原文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¹，三十而立²，四十而不惑³，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译文

孔子说：“我十五岁，有志于学问；三十岁，即小有所成，能够自立；四十岁，掌握了各种知识，不会迷惑；五十岁，知晓了天命；六十岁，别人一说话，便能听出大旨；到了七十岁，尽管随心所欲，也不会有任何念头越出规矩。”

注释

- 1 有：通“又”。古人在整数和小一位的数字之间多用“有”字。
- 2 立：何晏《集解》：“有所成立也。”意思是，能够（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了。
- 3 不惑：《子罕》《宪问》都有“知（智）者不惑”。
- 4 耳顺：郑玄说：“耳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即知其微言大义。

原文

2.5 孟懿子问孝¹。子曰：“无违²。”

樊迟御³，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⁴

译文

孟懿子问孔子什么是孝道。孔子说：“不要违背礼节。”

后来，樊迟为孔子驾车，孔子便告诉他说：“孟孙问我孝道，我答复他说，不要违背礼节。”樊迟道：“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父母健在，按规定的礼节服侍他们；去世了，按规定的礼节埋葬他们，祭祀他们。”

注释

- 1 孟懿子：鲁国大夫，三家之一，姓仲孙，名何忌，“懿”是他死后追赠的谥号。
- 2 无违：古人凡违礼者谓之“违”。
- 3 樊迟：孔子学生，名须，字子迟，比孔子小四十六岁。
- 4 事之以礼，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话是针对鲁国当时把持朝政的三家大夫用诸侯之礼，甚至用天子之礼的“僭越”行为而说的。可参3.1。

原文

2.6 孟武伯问孝¹。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2.7 子游问孝²。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³。皆能有养⁴，不敬，何以别乎？”

译文

孟武伯向孔子请教孝道。孔子说：“父母有病，孝子总是担忧。”

子游请教孝道。孔子说：“如今的所谓孝，说的是要能够奉养父母，连父母的狗和马都要养着。父母和狗马都能养着，孝顺若不是发自肺腑，又如何区别奉养父母和饲养狗马呢？”

注释

- 1 武伯：即仲孙穉，孟懿子的儿子，“武”是谥号。
- 2 子游：孔子学生，姓言，名偃，字子游。
- 3 至于：扩大到……，延及……，《论语》时代“至于”很难说有“至于说到”的意义。
- 4 皆能有养：皆，都，全。按：《论语》时代，“皆”没有“连……都”的意义。有养，古书中“有养”都是“被养”的意思。

原文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¹。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²曾是以为孝乎³？”

译文

子夏请教孝道。孔子说：“儿子在父母跟前经常有快乐的表情，是很难的。有事情，年轻人出力；有酒有菜，年轻的人受用，仅仅这样就可以算是孝吗？”

注释

- 1 色难：指儿子侍奉父母时的表情。杨伯峻先生注曰：“这句话有两说，一说是儿子侍奉父母时的容色。《礼记·祭义篇》说：‘孝子之有深爱’”

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可以做这两个字的注脚。另一说是侍奉父母的容色，后汉的经学家包咸、马融都如此说。但是，若原意果如此的话，应该说为‘侍色为难’，不该简单地说是为‘色难’，因之我不采取。”逢彬按：此说至确。因为，先秦及西汉典籍中，当“色”位于句首表示容色（面部表情）时，一般是指未出现的主语的容色。“色难”的主语为何呢？从“子夏问孝”看，显然是指孝子。那么，“（孝子）色难”当然是指孝子（侍奉父母时）总是保持和颜悦色相当困难了。

- 2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弟子，指年幼者；先生，年长者；馔，音 zhuàn，吃喝。
- 3 曾是以孝乎：曾，音 zēng，竟，难道。孔子认为要如何做，才算尽到孝道呢？可参考 1.2、1.6、1.11、2.5、2.6、2.7、2.20、2.21、4.18、4.19、4.21、10.9、11.5、13.18、13.20、17.21、19.18 各章。

原文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¹，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2.10 子曰：“视其所以²，观其所由³，察其所安⁴。人焉廋哉？人焉廋哉⁵？”

译文

孔子说：“我整天和颜回谈学问，他从不提反对意见和疑问，像个傻瓜。等他回家自己研究，却也能有所发挥，颜回呀不傻。”

孔子说：“考查一个人做事的方法、途径，观察他为什么那样做的缘由，了解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是什么。那么，这个人如何能隐藏得住呢？这个人如何能隐藏得住呢？”

注释

- 1 回：颜回，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鲁国人，字子渊，比孔子小三十岁（前 521—前 490）。

- 2 所以：表示行事的方法和途径。
- 3 所由：表示行事的缘由。
- 4 所安：所赖以生存，所赖以安身立命者。所以、所由、所安的详细解释。
- 5 人焉廋哉：焉，何处，哪里；廋，音 sōu，隐藏，藏匿。

原文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¹

2.12 子曰：“君子不器。”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²”

译文

孔子说：“既温习旧知识，又不断了解新知识，这样就可以做教师了。”

孔子说：“君子不像器皿一样只有固定的用途。”

子贡问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孔子说：“先实行了你要说的，再说出来。这就算是一个君子了。”

注释

- 1 杨树达先生有《温故知新说》，载于《积微居小学述林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值得一读。文中谈“温故”与“知新”的辩证关系，说：“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其病也庸；不温故而欲知新者，其病也妄。”
- 2 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沈括、郝敬、黄式三等均主张“先行”后断开。因为定州竹简本《论语》此句作“先行其言从之”，应断为“先行，其言从之”，于是许多学者认为此句应断为“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逢彬按：此说不确。《论语》时代，表示“然后”意义的“而后”这一词语，总是处于“(S) V (O) 而后 V (O)”（S代表主语，V代表谓语动词，O代表宾语，括号中的成分可以有，也可以无）这一结构中，未见例外。仅以《论语》为例：“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公冶

长》)“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乡党》)“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子路》)“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信而后谏。”(《子张》)也就是说，“而后”必须紧接V(O)，“而后”和V(O)之间不能再有别的成分。可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可以不断而一气读下，也可在“其言”后断开，但决不能读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杨伯峻先生此八字连读，至确。

原文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¹，小人比而不周。”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²，思而不学则殆³。”

2.16 子曰：“攻乎异端⁴，斯害也已⁵。”

译文

孔子说：“君子团结而不勾结，小人勾结而不团结。”

孔子说：“学习而不思考，就会受骗；空想而不学习，就会疲惫而无所所得。”

孔子说：“研习那些不正确的学说，这就有害了。”

注释

- 1 周而不比：周，是以道义为基础来团结人；比，音 bì，由于暂时的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
- 2 罔：诬罔，受骗。
- 3 殆：通“怠”，疲惫。
- 4 攻乎异端：攻，治。当“攻”的宾语是人或人的居住、防御地如“城”时，“攻”是攻击、进攻的意思，其余则不是。异端，不正确的议论，不正确的学说。
- 5 也已：复合语气词。

原文

2.17 子曰：“由¹！诲汝知之乎！知之²，不知为不知，是知也³。”

译文

孔子说：“由！教你如何获取知识变得智慧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聪明智慧。”

注释

- 1 由：孔子学生仲由，字子路，卞（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人，比孔子小九岁（前542—前480）。
- 2 知之：逢彬按：先秦时期，除了以下四种情况外，“知”的后面一般都要接一泛指代词“之”。这四种情况是：1. 被否定动词修饰，如“不知”。2. 被能愿动词修饰，如“可知”“敢知”。3. 带有其他宾语，包括前置的宾语，如“知人”“何知”。4. 和“所”字结合成“所知”。也即，动词“知”作为一个句子成分，如主语、宾语，一般不以单音节的形式出现。类似的动词有“得”“取”“说（悦）”等。
- 3 是知也：是，代词，复指前两句（例如“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中的“这”，是用来复指“生存还是毁灭”的）；知，读为“智”。

原文

2.18 子张学干禄¹。子曰：“多闻阙疑²，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³，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⁴，禄在其中矣。”

译文

子张向孔子学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有疑问的地方，加以保留；剩下感到自信的部分，也谨慎地说，就能减少错误。多看，不自信的地方，加以保留；剩下感到自信的部分，也谨慎地做，就能减少懊悔。言语少错误，行动少后悔，官职俸禄就在其中了。”

注释

- 1 子张学干禄：子张，孔子的学生颛孙师，字子张，陈国人，小于孔子四十八岁（前503—？）。干禄，干，求；禄，官吏的薪水。
- 2 阙：缺，也就是先放到一边的意思，所以译为“加以保留”。
- 3 殆：危险，危害。这里译作“不自信”。
- 4 行：音 xìng。

原文

2.19 哀公问曰¹：“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²：“举直错诸枉³，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

鲁哀公问道：“要怎样做百姓才会服从呢？”孔子回答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服从了；如果提拔邪曲的人，把他们放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

注释

- 1 哀公：鲁君，姓姬名蒋，定公之子，在位二十七年（前494—前468）。“哀”是谥号。
- 2 对曰：《论语》中，臣下对答君上的询问一定用“对曰”。
- 3 举直错诸枉：举荐正直的人，并将他们放在邪曲的人之上。错，通“措”，放置；诸，“之于”的合音词；枉，不正。

原文

2.20 季康子问¹：“使民敬、忠以劝²，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

译文

季康子问道：“要使人民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并互相勉励，要如何做呢？”孔子说：“你严肃认真地对待人民的事情，他们也会严肃认真地服从你的政令了；你

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⁴。’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孝顺父母，慈爱幼小，他们也就对你尽心竭力了；你提拔好人，教育能力弱的人，他们也就互相勉励了。”

有人对孔子说：“先生为什么不从政？”孔子说：“《尚书》上说：‘孝字当先，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并把这种风气影响到大官那儿去。’这也算从政了呀，你说什么才算从政呢？”

注释

- 1 季康子：即季孙肥，鲁哀公时正卿，当时鲁国权势最大的人。“康”是谥号。
- 2 忠以劝：以，连词，而，且。
- 3 以下三句是《尚书》的逸文。
- 4 施于有政：施，推及，延及；有，词的前缀，加于名词之前；政，指卿相大臣。

原文

2.22 子曰：“人而无信¹，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輓，小车无軹²，其何以行之哉？”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不讲信用，不知道那怎么可以。这好比大车没有固定横木的輓，小车没有固定横木的軹，如何能驱动呢？”

注释

- 1 而：是用来连接两个谓词性结构的连词，用在这里，实际上是使“人”谓语化，即“作为一个人”的意思。

2 辘 (ní)、輓 (yuè)：都是车上的关键，没有它们，便无法套住牲口，车就无法行走。

原文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¹？”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²，谄也³。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

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是可以预知的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废除的和增加的，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废除的和增加的，也可以知道。那么，如果有继承周朝而当政的人，即使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孔子说：“不该我祭祀的鬼神，而去祭祀他，这是献媚。眼见应该挺身而出的事情，却袖手旁观，这是怯懦。”

注释

- 1 十世可知也：从下文孔子的回答来看，可以肯定子张是问的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也，同下文的“也”一样表论断，而整个句子的疑问语气是由表疑问的上扬句调来表达的。这如同豫北话问：“吃了？”答：“吃了。”两句中的“了”同样表完成，并非前一“了”表疑问。前句中的疑问语气是由上扬句调来表达的。因此，这里的“也”不同表疑问语气的“耶”。
- 2 鬼、祭：古代人死都叫“鬼”，一般指已死的祖先，但也偶有泛指；祭，是向鬼神祈求福祉，和奠不同。（人刚死，陈设饮食以安其灵魂，叫作奠。）
- 3 谄：音 chǎn，谄媚，讨好。

八佾篇第三

导读

本篇主要谈“礼”。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正是旧制度走向衰亡，新生力量尚不足以形成体制的时期，本来维系社会稳定和谐的周礼随着时代的变迁已逐渐不能发挥固有作用。具体的礼制仪轨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必然有过时的一天。但同时，“礼”又是华夏民族历史文化的积淀，是道德戒律、行为规范、处世智慧的凝结，不可全盘否定，所以这一时期也是需要重新反思和改革礼制的时代。

“礼”以仪节的形式存在，是为人处事的规范，同时也蕴涵着大量道德内容。以“射”礼为例，它的目的之一是在竞争性的环境中考察君子的气度，“其争也君子”(3.7)。“射”礼要求“射不主皮”，意思是射箭比试的是准度而不是力度。可能是考虑到力量有先天的条件，而准度主要是靠后天的练习；以准度为标准，更有利于竞争的公平性与适度性，保证君子之间的竞争有别于行伍之列的竞赛。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些具体的仪节可能过时，其道德内涵却需要被保留和提倡，而这些道德内涵如果脱离了“行礼”在具体场景中的规范性意义，就必然丧失生命力，无异于空洞的教条，这个矛盾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孔子敏锐地察觉到了过时的仪节规范与礼的道德精神之间的矛盾，他一方面坚持主张“礼”的仪节规范，反对不以礼行事，痛心于礼仪被僭越，希望恢复周礼；另一方面又试图弥合礼的仪节规范与道德内涵之

间的缝隙，警惕那些用礼仪来装点门面、沽名钓誉的行为，要求把握“礼之本”（3.4）。孔子特别看重礼的道德意涵，他重视总结“礼”背后的道德精神，认为有仁（3.3）、敬（3.26）、俭（3.4）、和（1.12）等内容，因为有这些精神的存在，“礼”才有生命力。他本着这些精神对“行礼”的方式因革损益，试图与时俗接轨。

例如，《子罕》第三章孔子辨析了当时的风俗不合礼仪的两种情况——用更廉价的材料制作礼帽是为了节俭，所以他愿意从众；而面见君主省去在堂下行礼的规矩是因为倨傲，所以孔子甘愿被人误会为谄媚（3.18），也一定要遵从这一礼仪。孔子也十分注意礼仪的规范性的重要意义，因为礼仪作为自古以来沟通他人和自我的桥梁，这一历史经验的沉淀有必然的价值。个人的品德再高尚，才智再突出，也无法涵盖与人交往的方方面面。因而在指出以“和为贵”的同时，也表明跳过礼仪，直接追求“和”是行不通的（1.12）。需要注意的是，孔子思想表现出的矛盾，仅在于他没有就这一问题直接提出逻辑清晰的解决办法——简言之，他只是在行礼的方面做了调试，并没有改革旧礼制或是创作新礼制，这大约是孔子尊重传统，“述而不作”（7.1）的学术态度。通观《论语》，孔子并没有在恪守礼仪还是遵从“礼之本”的所谓两难中表现得无所适从。孔子的思想性格是实践的，在具体的情境中，孔子总能凭借他对“礼”的深刻理解，做出发人深省的论述。

孔子关于“礼”的两方面思考，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分化。孟子承袭了孔子强调“礼之本”的一面，将“礼”内化为道德的一个方面，代表着“恭敬之心”“辞让之心”，与仁、义、智并举，成为“四德”之一。荀子继承了孔子重视“礼”的规范性的一面，将“礼”看作维系国家运作，保护百姓免于“诈”“利”等危害的重要手段。孟、荀各自继承了孔子礼学思想的一端，将对这一矛盾的探讨继续推向深入。

原文

3.1 孔子谓季氏¹：
“八佾舞于庭²，是可忍
也³，孰不可忍也？”

译文

孔子评价季氏：“他用八八六十四人
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如果这都能够被容
忍，还有什么事不能容忍！”

注释

- 1 孔子谓季氏：《论语》中，“~~谓~~”的格式，是“~~评论~~”的意思，而“~~谓~~曰”的格式，是“~~对~~说”的意思，二者判然不紊。有的注本根据某些语言外因素将一些“~~谓~~曰”标点为“~~谓~~，曰”，译为“~~评论~~，说”，是不对的。参见 6.6 注 1 及 9.21 注 1。季氏，鲁国的权臣季平子，即季孙意如。
- 2 八佾 (yì)：古代舞蹈奏乐，八人一行，叫一佾。八佾六十四人，只有天子才能用。诸侯用六佾。季氏作为大夫，只能用四佾。
- 3 忍：容忍。逢彬按：先秦时期，“忍”有忍耐、容忍义，又有忍心义。忍耐、容忍义的“忍”的意义特征是施事忍受受事（对象）对施事的加害、刺激等等；从宾语的意义特征看，这一意义的“忍”的宾语都是说话者认为不好、有害的事物。“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中的“是”，是指代谓词性成分“八佾舞于庭”的，也即，“八佾舞于庭”是“忍”的受事；而它绝对是孔子认为大错特错的，对孔子本人具有莫大的刺激作用。因此，其谓语动词“忍”，表达的是忍耐、容忍义。杨伯峻先生解此章之“忍”为“忍心”（反慈为“忍”），“因为孔子当时并没有讨伐季氏的条件和意志……”，译“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为“这都可以狠心做出来，什么事不可以狠心做出来呢”；这是以语言外部因素作为唯一证据，说服力不强，固千虑之失也。

原文

3.2 三家者以《雍》彻¹。子曰：“相维辟公²，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3.3 子曰：“人而不仁³，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文

仲孙、叔孙、季孙三家，他们祭祀祖先的时候，也用天子的礼，边唱着《雍》边撤除祭品。孔子说：“《雍》有这样两句：‘助祭的是诸侯，天子严肃静穆地在那里主祭。’这两句诗，用在三家主祭的大堂上，取它的哪一点意义呢？”

孔子说：“作为一个人，却不仁，拿礼仪制度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人，却不仁，拿音乐怎么办呢？”

注释

- 1 三家者以《雍》彻：三家，鲁国当政的三卿；《雍》，《诗经·周颂》中的一篇；彻，通“撤”，撤除祭品。
- 2 相维辟公：相，音 xiàng，助祭者；辟公，天子的公卿大臣，也即诸侯。
- 3 人而不仁：这一“而”字不能当“如果”讲。参见 2.22 注 1。

原文

3.4 林放问礼之本¹。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²，宁戚。”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³。”

译文

林放问礼的本质。孔子说：“重大呀，这问题！就一般礼仪说，与其铺张浪费，宁可朴素节俭；就丧礼说，与其强忍悲痛而和颜悦色，宁可大放悲声。”

孔子说：“文化落后的国家虽然有个君主，还不如中国没有君主呢。”

注释

- 1 林放：鲁人。
- 2 易：和悦，和颜悦色。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解“易”为“把事情办妥”，但“易”的这一意义一般要带宾语，故不取。包咸解为“和易”，该意义不必带宾语，且为汉人古注，姑从之。
- 3 亡：同“无”。“亡”后面承前句省略了“君”字。杨伯峻先生注：“杨遇夫先生《论语疏证》说，夷狄有君指楚庄王、吴王阖庐等。君是贤明之君。句意是夷狄还有贤明之君，不像中原诸国却没有。说亦可通。”逢彬按：当时语言中有这样一种格式：“N1之V1，不如N2之V2”（N指名词，V指谓语），意思是“N1的V1，比不上N2的V2”。例如《墨子·鲁问》：“子之为誰也，不如匠之为车辖。”“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正属于这一格式。故从杨伯峻先生所译。这一规律是杨柳岸发现的。详见北大出版社《论语新注新译·附录》之杨柳岸《“严夷夏大防”抑或“重君臣大义”》（又载《中国哲学史》2009年4期）。

原文

3.6 季氏旅于泰山¹。
子谓冉有曰²：“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³？”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⁴

译文

季氏打算去祭祀泰山。孔子对冉有说：“你不能阻止吗？”冉有答：“不能。”孔子说：“啊呀！竟可以说泰山还不如林放懂礼，居然接受这没规矩的祭祀吗？”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定要有所争，那就是比箭吧！那时相互作揖后登堂竞赛，然后下堂喝酒。这种竞争是很有君子风度的。”

注释

- 1 旅：祭山。按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祭祀名山大川的资格。
- 2 冉有：孔子的学生冉求，字子有，小孔子二十九岁（前522—？）。当时他在季氏手下任职。
- 3 可参看3.4。
- 4 详见《仪礼》之《乡射礼》和《大射仪》。登堂而射，中靶少的罚酒。

原文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¹，美目盼兮²，素以为绚兮³。’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⁴。”

曰：“礼后乎⁵？”
子曰：“起予者⁶，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译文

子夏问道：“‘启齿一笑酒窝微张，明眸如清泉闪着亮光，白皙在红颜间勾出瑰丽的纹章。’这几句诗说的什么？”孔子说：“在绘画中，先画各种彩色，后用白色勾勒出文采。”

子夏说：“那么，天生丽质，还要用礼仪来约束吗？”孔子说：“让我开窍的，就是你卜商啊！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

注释

- 1 倩：音 qiàn，容貌姣好。
- 2 盼：黑白分明。
- 3 绚：音 xuàn，有文采。以上一、二句诗，见《诗经·卫风·硕人》，第三句可能是逸句。
- 4 绘事后素：绘画时，后用白色。绘事，绘画；后，此处为谓语，后做，后用；素，白色。
- 5 礼后：礼仪在后，也就是以礼仪做后盾，以礼仪在幕后掌管约束的意思。
- 6 起：通达滞碍。

原文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¹；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²。文献不足故也³。足，则吾能征之矣。”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⁴，吾不欲观之矣。”

译文

孔子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杞国不足以作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宋国不足以作证。这是两国的历史文献和贤者不够的缘故。如果够，我就可以引以为证了。”

孔子说：“禘祭，从第一次献酒以后，我就不想看了。”

注释

- 1 杞不足征：杞，国名，夏禹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征，音 zhēng，验证，证明。
- 2 宋：国名，商汤的后代，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
- 3 文献：文，典籍；献，贤者。
- 4 禘自既灌而往：禘礼是古代一种极为隆重的大祭之礼，只有天子才能举行。周成王因为周公旦对周朝有莫大的功勋，特许他举行禘祭。以后周公旦的封国——鲁国的历代君主都沿此惯例，“僭”用禘礼，因此孔子不愿看。灌，本作“裸”，祭祀中的一个项目——用活人（称为“尸”，一般用童男童女）以代受祭者。第一次献酒给尸，使他（她）闻到“郁鬯”（一种配以香料煮成的酒）的香气，叫作“裸”。

原文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¹！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²！”指其掌。

译文

有人向孔子请教关于禘祭的知识。孔子说：“不了解呀！知道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好像把东西展示在这里一样容易吧！”他一边说，一边指着自己的手掌。

注释

- 1 不知也：禘是天子之礼，鲁国举行，在孔子看来，是完全不应该的。但孔子不想明白指出，只得说“不欲观”“不知也”，甚至说“如果有懂得的人，他对于治理天下会好像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般容易”。
- 2 示诸斯：示之于此，在这里展示它。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说“示”同“置”，译“其如示诸斯乎”为“会好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罢”，或为千虑之失。细绎当时文献可知，所“置”的处所，通常面积体积较大；而所“示”的处所，通常面积体积较小，而且由于面积体积小，常常有动词“指”同时出现。“掌”的面积较小，且有动词“指”出现，故应如字读“示”。诸，“之于”的合音。

原文

3.12 祭如在¹，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3.13 王孙贾问曰²：“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³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⁴。”

译文

孔子祭祖的时候，便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的时候，便好像神真在那里。孔子说：“我如果不能亲自参加祭祀，还不如不祭，不请别人代理。”

王孙贾问道：“与其献媚于奥，宁可献媚于灶，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不对；得罪了上天，祈祷也没用。”

注释

- 1 祭：本义为祭祀祖先。
- 2 王孙贾：卫灵公的大臣。
- 3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这两句疑是当时俗语，意思类似今天的“县官不如现管”。奥，房屋西南角，一室之内奥为最尊。
- 4 王孙贾和孔子的问答都是用比喻，用意何在，只能揣想。有人认为这是王孙贾请教孔子的话。奥为一室之主，比喻卫灵公；灶指灵公的宠

姬南子、宠臣弥子瑕，二人地位虽不高，却有权有势。祷，祈祷，这里比喻巴结、结纳。

原文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3.15 子入太庙²，每事问。或曰：“孰谓鄫人之子知礼乎³？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译文

孔子说：“周朝的典章制度借鉴了夏、商两代的，又有所发展、完善，多么丰富多彩呀！我主张周朝的。”

孔子到了周公庙，每件事情都发问。有人说：“谁说鄫大夫的儿子懂得礼呢？他到了太庙，每件事都要问别人。”孔子听到了这话，便说：“这正是礼呀。”

注释

- 1 周监于二代：监，同“鉴”，借鉴；二代，夏、商二朝。
- 2 太庙：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祭祀太祖的庙叫太庙。周公旦是鲁国最初受封之君，因之这太庙便是周公的庙。
- 3 鄫人：鄫，音 zōu，又写作“邾”，地名。有人说就是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西邹集。“鄫人”指孔子父亲叔梁纥（hé），他曾经做过鄫大夫，而春秋时常将某地的大夫称作某人。

原文

3.16 子曰：“射不主皮¹，为力不同科²，古之道也。”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

译文

孔子说：“比箭，不一定要射穿箭靶子，因为各人的力气大小不相同，这是古时的规矩。”

子贡要把鲁国每月初一告祭祖庙的

饩羊³。子曰：“赐也！尔
爱其羊⁴，我爱其礼。”

那只活羊撤去不用。孔子说：“赐啊！
你舍不得那只羊，我舍不得那种礼。”

注释

- 1 射不主皮：古代箭靶子叫“侯”，用布或用皮做成。此处的射是演习礼乐的射，以中不中为主，而不是以穿透皮侯为主的军中武射。
- 2 为力不同科：为，音 wèi，因为；同科，同等。
- 3 告朔之饩羊：告，音 gù；朔，每月的第一天；饩，音 xì。“告朔饩羊”，古代的一种制度：每年秋冬之交，周天子把第二年的历书颁给诸侯；诸侯将历书藏于祖庙，每月初一，便杀只活羊祭于庙，这叫作“告朔”。到孔子时候，鲁君已不亲临祖庙，只是杀只活羊敷衍罢了。所以子贡认为不必留此形式，孔子却觉得有只羊比什么也没有好。
- 4 爱：可惜，舍不得。

原文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3.19 定公问¹：“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3.20 子曰：“《关雎》²，乐而不淫³，哀而不伤。”

译文

孔子说：“服事君主，一切依照做臣子的礼节去做，别人却以为他献媚讨好呢。”

鲁定公问：“君主役使臣子，臣子服事君主，各自应该怎样做？”孔子答道：“君主役使臣子应该依礼，臣子服事君主应该尽忠。”

孔子说：“《关雎》这首诗，快乐却不放荡，悲哀却不心伤。”

注释

- 1 定公：鲁国君主，名宋，昭公之弟，在位十五年（前 509—前 495）。“定”是谥号。

2 《关雎》：《诗经》的第一篇。但这篇诗并没有悲哀的情调。因此刘台拱认为，《诗》有《关雎》，《乐》亦有《关雎》。古代乐章都是合三篇为一，《乐》的《关雎》包括《诗》的《关雎》和下面的《葛覃》《卷耳》两篇。“乐而不淫”的指《关雎》《葛覃》，“哀而不伤”的指《卷耳》。可备一说。

3 淫：过分以至于失当。

原文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¹。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²，既往不咎³。”

译文

鲁哀公请教宰我，做社主要用什么木材。宰我答道：“夏代用松木，殷代用柏木，周代用栗木，意思是使人民有所畏惧而战栗。”孔子听说后，责备宰我说：“已经做了的事不必再解释了，已经完成的事不必再挽救了，已经过去的事不必再追究了。”

注释

1 社：土神。哀公所问的社，是指祭祀土神时所立的木制牌位——社主，认为它是神灵所凭依。

2 谏：纠正。

3 咎：追究，归咎，谴责。

原文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¹！”

或曰：“管仲俭乎？”
曰：“管氏有三归²，官事

译文

孔子说：“管仲的器量小得很哪！”

有人便问：“管仲节俭吗？”孔子说：“管氏有三处采邑，手下人员又从

不摄³，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
曰：“邦君树塞门⁴，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⁵，有反坫⁶，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不兼差，怎么能算是节俭？”

那人又问：“那么，管仲懂得礼节吗？”孔子又说：“国君宫殿门前，立了个照壁，他管仲也立了个照壁；国君为了睦邻友好，两楹之间有反坫，他管仲也有反坫。像管仲那样的人都算懂得礼仪，那还有谁不懂得礼仪？”

注释

- 1 管仲：春秋时齐人，名夷吾，做了齐桓公的宰相，使齐国称霸诸侯。
- 2 三归：三处采邑。关于“三归”有好多种解释，其中的“市租说”，为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所采纳（因此译“管氏有三归”为“他收取了人民的大量的市租”）。但只有杨逢彬“三处采邑”的解释最具说服力。详见杨逢彬的论文《〈论语〉“三归”考》，载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3 摄：兼职。
- 4 树塞门：树，动词，立，树立；塞门，类似现在的照壁。
- 5 好：音 hào。
- 6 反坫（diàn）：用土筑成的用以放置器物的设备。

原文

3.23 子语鲁大师乐¹，
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²；从之³，
纯如⁴也，皦如也⁵，绎如也⁶，以成。”

译文

孔子把欣赏音乐的心得告诉给鲁国的太师，他说：“音乐，是可以欣赏的：演奏开始时，热情奔放；持续下去，和谐舒缓，节奏分明，渐渐余音绕梁不绝如缕，最后曲终人散。”

注释

- 1 子语鲁大师乐：语，音 yù，告诉；大师，乐官之长；大，音 tài。
- 2 翕如：盛大、热烈的样子；翕，音 xī，
- 3 从：音 zòng，放纵，继续。
- 4 纯：和谐。
- 5 皦如：声音清晰，节奏分明；皦，音 jiǎo。
- 6 绎如：络绎不绝，不绝如缕。

原文

3.24 仪封人请见¹，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²。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³？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⁴。”

译文

仪地的边防官请求孔子接见他，说道：“凡道德君子到达此地，我从没有不和他见面的。”随行学生请求孔子接见了。他辞出后，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些人还用得着担心国家丧亡吗？天下无道的日子太久了，圣人也该出来了，上天会把老人家当作人民的导师啊。”

注释

- 1 仪封人：仪，地名；封人，官名，大概是典守边疆的官。
- 2 从者见之：从者，孔子的随行人员，即他的学生；见之，使孔子接见他。
- 3 丧：音 sàng，国家丧亡。当“丧”不带宾语时，当时文献中通常指国家丧亡。如：“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14.19）“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

4 木铎：铜质木舌的铃铛。公家有事要宣布，便摇这铃来召集大家。

原文

3.25 子谓《韶》¹：“尽美矣，又尽善也。”²谓《武》³：“尽美矣，未尽善也。”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译文

孔子评价《韶》说：“美到极致，又好到极致。”评价《武》说：“美到极致，尚未好到极致。”

孔子说：“居于上位不宽宏大量，行礼的时候不严肃认真，参加丧礼的时候不悲哀，这叫我怎么能看得下去呢？”

注释

1 《韶》：舜时的乐曲名。

2 尽美矣，又尽善也：“美”指声音，“善”指内容。舜的君位由尧“禅让”而来，故孔子认为“尽善”。周武王的王位由讨伐商纣而来，尽管是正义战，依孔子意，却认为“未尽善”。

3 《武》：周武王时的乐曲名。

里仁篇第四

导读

本篇前七章主要探讨仁者气象。在孔子看来，“仁”既是现实的，又是理想的。“仁”是现实的，因为孔子讨论“仁者”用的都是事实陈述，宛若“里仁”而居一般。“仁”又是理想的，因为孔子认可的“仁者”都是历史典籍中的人物，并非生活在当世。这就为孔子以“仁”的理想、“仁者”的道德模型匡正世道提供了可能性。

《论语》描绘的“仁者”的品质丰富多彩，择其大要，在于一个“安”字。“仁者”以仁德为归依，心存仁爱，志向高远。孔子评价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又何怨？”(7.15)。“仁者”是道德的王者，本身贵不可言，无以复加。具备了仁德，其他的东西，如名望、权位自然会相从而来。即便外部条件不允许，“仁者”也能够安于现状，保持内心的平和，悠然自得。臻于此境，仁者不会有烦恼(9.29)，能够勇往直前，无所畏惧(14.4)，也自然能够获得长寿(6.23)。孔子十分强调“仁”内在的一面，笃信一个内心具有仁德的人必然能够胜任世间的一切繁冗。这当然是理想化的描述，但一个道德与智慧超群的人，确实比一般人更能适应艰苦的磨砺与利益的侵蚀，所以，“仁”是值得向往的。

“仁”也是可以亲近的。“仁者”不一定要有名世的功绩，不需要权位做基础，只须做到“立己立人”“达己达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6.30)。同时，孔子也愿意从功绩上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仁者”。为此，在道德评判上可以降低门槛。比如不守礼，铺张浪费的管仲(3.22)，因

为他匡正社稷，驱逐夷狄有功，也算符合仁德（14.16、14.17）。“仁者”的标准是多维的，也是有弹性的。“仁者”不用那么完美，他们也会犯错误，但正是从他的错误中，能够判断他是否称得上“仁者”（4.7）。“仁”可以学，任何人都能一定程度上践行仁德（4.6），难得的是一直遵从仁德。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能做到“三月不违仁”，其他的学生也能偶尔为之（6.7）。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应该时时刻刻把践行“仁德”挂在心上，在艰难困苦中孜孜以求（4.5）。

通过“观过”，也可“知仁”。《左传》有一句名言：“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人之所以会犯错，是因为人人都有自身的局限（关于这一点的探讨，见《尧曰》的《导读》）。孔子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才智总有不足胜任的时候，期望十全十美只会让人束手束脚或者干脆超然世外，这不是儒家的立场。君子应该在重大的问题上恪守原则，在小事上不过分苛求（19.11），这正是对人的有限性的正视与宽容。

正视错误是对人的有限性的坦然面对；改正错误，人便能够超越自身的局限，向更高的境界迈进。人不怕犯错误，怕的是“不善不能改”（7.3）。改正错误是艰难的，所以孔子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5.27）。改正错误首先要做到正视错误。人的有限性会将人束缚在现有的困境中，只有德行智慧高超的人才可能打破这种枷锁。德行不足的人难以面对自己的过错，总会为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孔子批判冉求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16.1）子夏说：“小人之过也必文。”（19.8）就是这个道理。真正的君子不会掩盖自己的过错，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般，犯错人人都能看到，改错人人都会钦佩（19.21）。

过错最能检验君子的品格，所以孔子说“观过，斯知仁矣”（4.7）。世间不乏伪善之人，如若仅仅从取得的功绩上论，在有限的时段和一定的事务中，君子的表现未必胜过伪君子，但从一个人的过错中往往更能检验出他的真伪。过错有很多种，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发现了过错也就找到了症结，对于君子自己来说，这为他提供了反省的机会，帮助他改过自新；他人也能够从他的过错和他改过的行为中了解他的品

格。孔子说践行仁德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仁德为努力的方向，二是不让不仁德发生在自己身上（4.6）。“过则勿惮改”（9.25）属于后一种方式，是达到仁德的重要法门。改过是大学问，一个人改过的能力相当于他践行仁德的能力，颜回“不贰过”（6.3）方能“三月不违仁”（6.7）。如何通过改过践行仁德，惜乎《论语》提及甚少，只有一句“克己复礼为仁”（12.1），即克制自身的惰性与欲望，以礼制规范自身的思虑与言行。

原文

4.1 子曰：“里仁为美¹。择不处仁²，焉得知³？”

4.2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⁴，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译文

孔子说：“住的地方，有仁德才算好。选择住处，却没有仁德，怎么能算聪明呢？”

孔子说：“不仁的人不可以长久处于困境中，也不可以长久处于安乐中。仁人安于仁，因为他只有实行仁德才心安；聪明人利用仁，因为他认识到实行仁德对自己有长远而巨大的利益。”

注释

1 里：这里活用为动词，居住。

2 处：音 chǔ，居住。

3 焉得知：“焉得”常常处于条件复句、因果复句的第二个从句中，本章“择不处仁，焉得知”是个条件复句。知，读为“智”。本章可和5.19“未知，焉得仁”参看。

4 约：窘困。

原文

4.3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¹，能恶人²。”

译文

孔子说：“只有仁人才能恰当地喜爱某人，厌恶某人。”

4.4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孔子说：“假如某人立志实行仁德，他的所作所为终归会没有大恶。”

注释

1 能：逢彬按：据全面调查，先秦汉语中“能”作谓语有褒义倾向。当它作状语时，仍带有这一特点，因此不能说有能力做不好的事。较为特殊的如“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宪问》）。这里的“不能死”是指不能为公子纠献身，此处“死”也是带有褒义的。因此翻译本章时将这一特征用“恰当地”补出。这并非什么“增字解经”，而是将隐含的语义揭示出来。

2 恶：音 wù，厌恶。

原文

4.5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¹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³，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译文

孔子说：“发财升官，这是人人所渴望的；不用正确的方法去得到它，君子不接受。穷愁潦倒，这是人人所厌恶的；没用正确的方法而不幸得到它，君子不离开。君子背离了仁德，怎样去成就他的声名呢？君子不会在哪怕吃一顿饭的时间背离仁德。仓卒匆忙间，他与仁德同在；颠沛流离时，他与仁德同在。”

注释

1 贫与贱……不以其道得之：杨伯峻先生认为，贫与贱，不是人人想“得之”的，应该改为“去之”。逢彬按：语言并非处处必须合乎逻辑，例如常说的“打扫卫生”“恢复疲劳”就不合逻辑，却合乎语言表达习惯。因此，若无语言内部或版本等的确证，似不宜轻易改动。

2 恶乎：恶，音 wū，何处；“恶乎”即“于何处”。

3 违：离开。

原文

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¹；恶不仁者，其为仁矣²，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³，我未之见也。”

注释

1 尚：超过。

2 矣：在这里用来停顿。

3 盖：大概。

原文

4.7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¹。”

4.8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4.9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译文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爱好仁德和厌恶不仁德的人。爱好仁德的人，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厌恶不仁德的人，他行仁德，只是不使不仁德的东西加于己身。有谁能某一天把自己的力量用在仁德上呢？我没见到力量不够的。大概这种人还是有的，我没见到罢了。”

译文

孔子说：“什么样的人犯什么样的错误。仔细考察某人的过错，就可以了解他是否具有仁德了。”

孔子说：“早晨得知了真理，要我晚上死都可以。”

孔子说：“读书人有志于真理，却又以吃粗粮穿破衣为耻辱，便不值得同他商议了。”

注释

- 1 知仁：杨伯峻先生依据清代学者的说法，认为这一章的“仁”同“人”。“知仁”在秦汉典籍中并不鲜见，没有必要改读“知人”。虽然《后汉书·吴祐传》引此章为“知人”，但更多更早的文献引此章都作“知仁”。

原文

4.10 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¹义之与比²。”

4.11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³，小人怀惠。”

译文

孔子说：“君子活在天底下，没有永恒的朋友，也不盲目钦羨，一切都取决于是否符合道义。”

孔子说：“君子怀念道德，小人怀念乡土；君子关心法度，小人关心恩惠。”

注释

- 1 无适也，无莫也：适、莫很难理解，译文依据较早的郑玄注。
- 2 义之与比：可理解为“与义比”；比，音 bì，挨着，靠拢。
- 3 刑：古代法律制度的“刑”作“刑”，刑罚的“刑”作“荆”。

原文

4.12 子曰：“放于利而行¹，多怨。”

4.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²？何有³？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译文

孔子说：“依据自己的利益而行事，会招致许多怨恨。”

孔子说：“能够用礼节和辞让来治理国家吗？这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用礼节和辞让来治理国家，又拿礼法规范怎么办呢？”

注释

- 1 放：音 fǎng，依据。
- 2 为国：“为”是古代汉语中一个含义很宽泛的动词，类似于现代汉语的动词“搞”“做”“打”。这里可以译为“治理”。
- 3 何有：有何困难。这是春秋战国时常用语。

原文

4.14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¹；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

4.15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²。”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³。”

译文

孔子说：“不发愁没有职位，只发愁没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不怕没有人了解自己，只追求可以让人了解自己的真本事。”

孔子说：“参哪！我的学说贯穿着一个基本概念。”曾子说：“是的。”

孔子走出去以后，别的学生便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他老人家的学说，只是忠和恕罢了。”

注释

- 1 患所以立：担心能否站得住。《左传·成公十七年》：“人所以立，信、知、勇也。”沈玉成译作：“人能站得住，是由于有信用、明智、勇敢。”逢彬按：《论语译注》说这一句的“立”通“位”，或为千虑之失。
- 2 贯：贯穿。
- 3 忠、恕：孔子都下了定义。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原文

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¹，小人喻于利。”

4.17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明白义，小人明白利。”

孔子说：“看见贤人，就想着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他一样的毛病。”

注释

1 喻：明白，懂得。

原文

4.18 子曰：“事父母幾谏¹，见志不从，又敬不违²，劳而不怨³。”

译文

孔子说：“侍奉父母，对他们的过错，要轻微地劝止，若见到他们的心意是不打算听从规劝，仍然恭敬地不触犯他们，虽然劳苦，但不埋怨。”

注释

1 幾：音 jī，轻微，婉转。

2 违：冒犯。

3 劳：王引之说这一“劳”是忧愁的意思，不确；它是劳苦的意思，和《尧曰》的“劳而不怨”意思一样。逢彬按：杨伯峻先生的解释同王引之，译“劳而不怨”为“虽然忧愁，但不怨恨”。

原文

4.19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¹

译文

孔子说：“父母在世，不出远门；定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4.20 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²

4.21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孔子说：“如果多年不改变他父亲的合理部分，就可以说是‘孝’了。”

孔子说：“父母的年纪不能不时时记在心里：一来因其高寿而欢喜，一来又因其寿高而有所恐惧。”

注释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古代交通不方便，信息不灵通，出门旷日持久，父母便会失去照顾；一旦得病，无法得知；一旦去世，也难以奔丧。所以孔子这样说。

2 参见 1.11。

原文

4.22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¹。”

4.23 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

4.24 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²。”

4.25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4.26 子游曰：“事君数³，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

译文

孔子说：“古时候言语不轻易出口，就是怕自身的行动赶不上。”

孔子说：“因为约束自己而犯过失的，总不多见。”

孔子说：“君子希望言语要谨慎迟钝，工作要勤快敏捷。”

孔子说：“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一定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做伙伴。”

子游说：“对待君主过于烦琐，就会招致侮辱；对待朋友过于烦琐，反而会被疏远。”

注释

- 1 耻躬之不逮：耻，以为可耻，动词；逮，音 dài，及，赶上。
- 2 讷：音 nè，言语迟钝。
- 3 数：音 shuò，密，屡屡。这里依上下文意当理解为“烦琐”，参见 12.24。

公冶长篇第五

导读

本篇主要谈“知”。“知”与“智”是古今字，即智慧。“知”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十分重要，“仁”的推扩需要“知”来实现。从“知者利仁”的角度考虑，“知”应该和“仁”在实践上是契合的。一个智虑低下的人不可能达到“仁”的要求，或者说具备“知”是达到“仁”的前提。本篇第十九章，孔子两次提到“未知，焉得仁”即是明证（此句本书所解与他书不同，却证据确凿，信而有征，读者不可轻易放过）。而这一章和“择不处仁，焉得知”（4.1）又可互证。“知”不可简单理解为智力或者智商，智者也不仅仅是指聪明人。恰恰相反，孔子很反感那些耍小聪明的人，比如巧言善辩的人（5.5）。孔子所说的智慧是实践的智慧，不是夸夸其谈，所以他特别强调先行后言。实践的智慧要求具备相应的知识；知识不是静态的，是要随着实践的开展而不断丰富。孔子说“君子不器”（2.12）。工具只有一定的用途，而人因为拥有智慧，可以不断打破自身的局限，向更高明的境界迈进。治学的同时也要善于思考总结，尤其是反省自察，最终归结到“行”，也就是实践上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4.17）就是这个道理。本篇第二十章，孔子并不赞同“三思而后行”，意思是不要顾虑太多，因为空想没有用，实践方能出真知。

除了知识，智慧大抵还有几个方面，其一是“阙疑”：“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2.18）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明白什么是不知道的，本身就是一种智慧（2.17）。孔子“敬

鬼神而远之”(6.22)，“未知生，焉知死”(11.12)都是对未知的领域保持敬畏。不能因为有些知识尚未把握，有些问题还没有考虑清楚就无所事事。既要做事，又要减少犯错，智者的方式是把已知的内容把握好，用于实践，同时为未知的领域留出空间。表现在态度上，就是谨慎，所以孔子让漆雕开当官，漆雕开表现出不自信，孔子是赞赏的(5.6)。相反，子路过于鲁莽，见识跟不上行动，这样就难免犯错，所以孔子开玩笑说没有地方获取扎木簪用的木材，比喻子路的“好勇”是没有处世智慧做保障的(5.7)。

另一方面，智者也需要懂得适应环境，了解他人。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子善于和他人打交道，所以被人敬重(5.17)。孔子主张做人要有原则，但也要注意口碑，尽量做到不遭人嫉恨。因为一个人如果名誉不佳，在岗位上就会难以行事，在民间也难以产生好的影响，还有可能招致麻烦。孔子心中的智者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5.2)，一个不被社会所容纳的人，一定是本身有问题。社会环境如果不佳，“隐”和“愚”就是智者最好的处事方式。所以本篇第十九章的令尹子文、陈文子虽然品质高尚，但不能为邦国所容(子文所荐之人且“败而丧其众”)，算不上“知”，自然也就称不上“仁”。

孔子所说的智慧，归根结底是一种在理想驱使下的强大的内心力量。相比于放弃，坚持更难；相比于一鼓作气向前冲，迂回前进，等待机会而坚忍不拔、永不言弃更难；相比于不思不虑，储备知识，思前想后更难；相比于把一切考虑清楚再做事，把不懂的存疑，同时做好其他方面更难。孔子总是教给人们更辛苦的方式，不是因为他不够通达，而是因为世事本来曲折艰难。面对困难的现状，直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本来就是一件要求极高的事情，也只有志存高远，拥有强大内心力量的人才能在逆境中羽翼逐渐丰满，进而建功立业。因而孔子的思想核心，“仁”与“知”，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仁”偏向于理想层面，而“知”则更倾向于现实层面。“仁”“知”合观，方得真孔子。

原文

5.1 子谓公冶长¹，“可妻也²。虽在縲继之中³，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⁴。

5.2 子谓南容⁵，“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5.3 子谓子贱⁶，“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译文

孔子评价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在监狱里关过，但不是他的罪过”。便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孔子评价南容，“国家政治清明，总有官做，不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也不会招致刑罚”。便把他哥哥的女儿嫁给他。

孔子评价宓子贱，“这人真是君子啊！假如鲁国没有君子，这个人从哪里取来这种好品德呢？”

注释

1 公冶长：孔子学生，齐人。

2 妻：这里活用为动词，音 qì。

3 縲继：音 léi xiè，拴罪人的绳索，这里代指监狱。

4 子：儿女，此处指的是女儿。

5 南容：孔子的学生南宫适（kuò），字子容。

6 子贱：孔子学生宓（fú）不齐，字子贱，小孔子三十岁（前 521—？）。

原文

5.4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¹。”

5.5 或曰：“雍也仁而

译文

子贡问道：“我这人怎样？”孔子说：“你好比一个器皿。”子贡说：“什么器皿呢？”孔子说：“瑚璉。”

有人说：“冉雍这个人哪，有仁德而无口才。”孔子说：“何必要口才

不佞²。”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³，屡憎于人。不知其仁⁴，焉用佞？”

呢？伶牙俐齿和人争论，常会使人讨厌。我不晓得冉雍仁不仁，但何必要口才呢？”

注释

- 1 瑚璉：音 hú liǎn，即簠簋，古代祭祀时用的器皿，相当尊贵。
- 2 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学生冉雍，字仲弓；佞，音 nìng，能言善辩，有口才。
- 3 口给：言辞不穷，辩才无碍；给，足。
- 4 不知其仁：不知，是孔子否定的委婉方式。这句话是说冉雍还达不到“仁”的水平。

原文

5.6 子使漆雕开仕¹。对曰：“吾斯之未能信²。”子说。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³。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⁴。”

译文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他答道：“我对这个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孔子说：“主张贯彻不了，我想坐个小木筏亡命海外，跟随我的，恐怕只有仲由吧！”子路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孔子说：“仲由的好勇甚至超过了我，只是没有地方获取扎木筏用的木材！”

注释

- 1 漆雕开：姓漆雕，名开，字子若，孔子学生。
- 2 这句可以理解为“吾未能信斯”，用“之”来使宾语“斯”前置；斯，代词。

3 桴：音 fú，此字上古音近似现在的“箠”，当是“箠”的本字。

4 无所取材：没地方获取木材。逢彬按：杨伯峻先生注此句的“材”同“哉”，又解“无所取”为“不可取”。但在先秦汉语中，我们未见“无所取”表达对某种性格、性情、态度等表示不认可、不赞同的意义，而只是表示“没有拿走什么”。然则，“材”也就不能读作“哉”了。

原文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¹，不知其仁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²，百乘之家³，可使为之宰也⁴，不知其仁也。”

“赤也何如⁵？”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译文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是否有仁德。孔子说：“不知道。”他又问，孔子便说：“由哇，有一千辆兵车的中等国家，可以让他负责兵役和军政工作。至于他仁不仁，我不知道。”

孟武伯继续问：“冉求又怎么样呢？”孔子说：“求哇，千户人家的私邑，百辆兵车的大夫封地，可以让他去当负责人。至于他仁不仁，我不知道。”

“公西赤又怎么样呢？”孔子说：“赤啊，穿着礼服，立于朝廷之上，可以让他接待外宾，办理交涉。至于他仁不仁，我不知道。”

注释

1 赋：兵赋，这里泛指军政工作。

2 邑：古代庶民居住之所。

3 家：古代卿大夫的封地——采邑。

4 宰：古代一县之长和大夫家的总管。

5 赤：孔子学生，姓公西，名赤，字子华，比孔子小四十二岁。

原文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¹？”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²。”

译文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谁更强些？”子贡答道：“我呢怎敢和颜回相比？颜回呀，听到一件事，可以推知十件事；我呢，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不如他呀，我和你都不如他呀！”

注释

1 愈：超过，胜过。

2 吾与女弗如也：朱熹《集注》说：“与，许也。”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因此译此句为“我同意你的话，是赶不上他”。这样，“与”就应读成 yù，同意、赞同的意思。逢彬按：这句的“与”应当视为连词。因为，在《论语》时代以迄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与”为动词表“赞同”义而读作 yù 时，它后面的宾语都很简单，从未见“女弗如也”这样结构复杂的宾语。而在那一时期，连词“与”连接“吾”和“女”“汝”，后面再接上一个谓语性质的结构，是很普遍的。如《左传》成公十三年：“吾与女伐狄。”蒋绍愚先生有《读〈论语〉札记》（《中国语言学》第4辑），也是这么认为的。

原文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¹；于予与何诛？”子曰²：“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注释

1 污：把墙抹平。

2 这是孔子另一时间所说的，故插入“子曰”二字。

原文

5.11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¹。”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²，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5.13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³，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⁴，不可得而闻也。”

译文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糜烂的木头雕刻不得，斑驳污秽的土墙粉刷不得；对于宰予嘛，说他什么好呢？”又说：“原先，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便相信他的行为；今天，我对别人，听到他的话，还要考察他的行为。通过宰予这事儿，我改成了现在的态度。”

译文

孔子说：“我没见过刚直不阿的人。”有人答道：“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申枨啊，他欲望太多，怎能做到刚直不阿？”

子贡说：“我不想让别人骑在我头上，我也不想骑在别人头上。”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能做到的呀。”

子贡说：“老师关于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听得到；老师关于人性和天道的言论，我们听不到。”

注释

- 1 申枨：“枨”音 chéng；《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有申党，古音“党”和“枨”相近，那么“申枨”就是“申党”。
- 2 加：凌驾，侮辱。
- 3 文章：指有关古代文献的学问。
- 4 性与天道：性，人的本性；天道，一般指自然和人类社会吉凶祸福的关系。

原文

5.14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¹。

5.15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²？”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译文

子路有所闻，还没来得及实行它，只怕又有所闻。

子贡问道：“孔文子凭什么被谥为‘文’？”孔子说：“他聪敏灵活，爱好学问，又不以向比他地位低的人发问为耻，所以谥他为‘文’。”

注释

- 1 有闻：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说，这一章第二个“有闻”的“有”同“又”，或失之。先秦时期，如果是“又闻”，必须带宾语。如“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但翻译时，却要将句子中隐含的“又”的意义呈现出来。
- 2 孔文子：卫国大夫孔圉（yǔ），比孔子早死一年。

原文

5.16 子谓子产¹，“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

译文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自己的容颜庄严恭敬，他对待君上负责认真，他凭恩惠教

也惠，其使民也义”。

5.17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²，久而敬之。”

养人民，他用道义役使人民”。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和人交往，相处越久，别人越敬重他。”

注释

- 1 子产：公孙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为春秋时郑国的贤相，在郑简公、定公时执政二十二年。他从容周旋于争战不息的晋、楚两强间，使国家得到尊重和安全，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
- 2 晏平仲：齐国的贤大夫晏婴。

原文

5.18 子曰：“臧文仲居蔡¹，山节藻梲²。何如其知也³？”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替一只叫蔡的大乌龟盖了间房，有巨大的斗栱和画着藻草的梁上短柱，这人的智力又如何呢？”

注释

- 1 臧文仲居蔡：臧文仲，鲁国大夫臧孙辰（？—前617）；居，动词，使……居；蔡，大龟。
- 2 山节藻梲：节，柱上斗栱；梲（zhuō），梁上短柱；山、藻，均用作定语。
- 3 何如其知也：“其知何如也”的倒装；知，通“智”。何如其知也，实际上是用反问来否定臧文仲。其知，他的智慧，他的聪明程度，他的智商。《孟子·告子上》：“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

原文

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²

“崔杼弑齐君³，陈文子有马十乘⁴，弃而违之⁵。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注释

- 1 令尹子文：楚国的宰相叫令尹；子文即鬬穀於菟（音 dòu gòu wū tú）。
- 2 未知，焉得仁：因为不明智，怎么称得上“仁”呢。知，读作“智”。逢彬按：这样解释的理由主要是：1. 这一章两处“未知”，郑玄和王充《论衡》都读作“未智”，而且在先秦汉语中，“未知（zhī）”一般都要带宾语。2. “焉得”在当时语言中，总是处在因果、条件复句的

译文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好几次做令尹，没显出高兴的样子；好几次被罢免，没显出恼怒的样子。每次去职，一定把自己的政令全都告诉接位的人。他怎么样？”孔子说：“可算是尽忠国家了。”子张说：“算不算仁呢？”孔子说：“他未能做到‘智’，怎么能够算‘仁’呢？”

子张又问：“崔杼杀了齐庄公，陈文子有马四十匹，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外国，说道：‘这里掌权的和我们的崔子一样。’离开。又到了一国，又说道：‘这里掌权的和我们的崔子一样。’于是又离开。他怎么样？”孔子说：“清白得很。”子张说：“算不算仁呢？”孔子说：“他未能做到‘智’，怎么能够算‘仁’呢？”

第二个从句中。结合史籍记载的令尹子文推荐继任者“败而丧其众”，可知这一章的“未知，焉得仁”是因果复句。结合“择不处仁，焉得知”（4.1），又可见孔子认为仁与智是互为先决条件的。这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是有意义的。

- 3 崔子弑齐君：崔子，齐国大夫崔杼（zhù）；齐君，齐庄公，名光；弑，在下的人杀在上的人。此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4 陈文子：齐大夫，名须无。
- 5 弃而违之：舍弃（马）并离开它（齐国）。弃，放弃，舍弃；违，离开。逢彬按：有人可能会说“弃”和“违”的宾语都应该是“之”。但如果这样，“陈文子有马十乘”就落空了。其实当时类似句子，前后两个动词共享位于后一动词后面“之”的固然多，但不共享的也不少。仅举两例：“楚师方壮，若萃于我，吾师必尽，不如收而去之。”（《左传·宣公十二年》）收而去之——收兵离开这里。“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吕氏春秋·先识览》）杀而去之——杀吴人然后离开这里。但我们并不认为句中的“之”是凑足音节的“小品词”。

原文

5.20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¹。子闻之，曰：“再²，斯可矣。”

5.21 子曰：“甯武子³，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译文

季文子每件事要考虑多次才行动。孔子听说了这事，说：“想两次，也就可以了。”

孔子说：“甯武子在国家太平时，便聪明；在国家昏暗时，便装傻。他那聪明，别人赶得上；那装傻，别人就赶不上了。”

注释

- 1 季文子：鲁国大夫季孙行父。孔子说这话时，文子死了已很久了。
- 2 再：两次。季文子太世故圆滑，所以孔子这样说。
- 3 甯武子：卫国贤大夫，姓甯，名俞。

原文

5.22 子在陈¹，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²，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³。”

译文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们那里的学生狂放而耿直，文彩又斐然可观，我都不知道再用什么去指导他们了。”

注释

- 1 陈：国名，姓妘，舜的后代，春秋末被楚所灭。
- 2 简：简略，用于形容人的性格一根筋，耿直。
- 3 裁：剪裁，引申为指导。

原文

5.23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¹，怨是用希²。”

5.24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³？或乞醯焉⁴，乞诸其邻而与之。”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两兄弟不念过去的仇恨，怨恨他们的因此很少。”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人直爽？有人向他讨点儿醋，他不说没有，却到邻居那里讨要一点给那人。”

注释

- 1 伯夷、叔齐：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死了，互相让位，都逃到了周文王那里。周武王起兵讨伐商纣，他们拦住车马劝阻。他们以食周粟为耻，饿死在首阳山。恶，仇恨。
- 2 怨是用希：这句话有歧义，到底是我的怨恨少呢？还是别人对我的怨恨少？若干《论语》注本解释得各不相同。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为“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至确。因为《论语》时代的语言中，当“怨”表示怨恨，且处于主语位置时，一般表示他人的怨恨，很少例外。是用，因此。希，稀，少。
- 3 微生高：即《庄子》《战国策》里的尾生高。
- 4 醯：音 xī，醋。

原文

5.25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¹，左丘明耻之²，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屈膝以为恭顺，这种态度，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怨恨某人，却装着和他亲热，这种行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注释

- 1 足恭：屈膝作出一副恭敬的样子。逢彬按：《大戴礼记·表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曾子立事》：“足恭而口圣，而无常位者，君子弗与也。”失足，即足恭；失色，即令色；失口，即巧言。译文化用其意。有的注本读“足”为 jù，似乎不必。
- 2 左丘明：历来相传为《左传》和《国语》的作者。现可以肯定：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不是一人；乙，两书都非与孔子同时或较早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作。

原文

5.26 颜渊季路侍¹。
子曰：“盍各言尔志²？”

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³。”

颜渊曰：“愿无伐善⁴，无施劳⁵。”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⁶

译文

孔子坐着，颜渊、季路站在孔子旁边。孔子说：“你俩何不说说各自的志向？”

子路说：“我愿将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使用直到破烂也没遗憾。”

颜渊说：“愿意不吹嘘自己如何了得，不麻烦别人劳神费力。”

子路问孔子说：“希望听听您的志向。”

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

注释

- 1 侍：《论语》有时单用一“侍”字：孔子坐着，弟子站着；有时用“侍坐”：孔子、弟子均坐；有时用“侍侧”：或坐或立不定。
- 2 盍：“何不”的合音字。
- 3 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逢彬按：这一句有两种读法。第一种从“共”字断句，把“共”字当作谓词。第二种作一句读，把“共”字当作状语，修饰“敝”字。我们认同第二种读法。因为，1. 在《论语》时代的语言中，相较于“共”作谓语，它作状语的频率要高得多。如：“君若辱在寡君，寡君与其二三臣共听两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左传·成公四年》）2. 即使“共”作谓语，其后一般也都带有宾语，几乎没有例外。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也采用第二种读法，至确。这句中的“轻”是后人加上去的。
- 4 伐：夸耀。

5 施：孔安国说：“不以劳事置施于人。”即不麻烦别人劳神费力。

6 安、信、怀：三字均为动词的使动用法。

原文

5.27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5.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译文

孔子说：“得了吧，我还没见过能看见自己的错误便自我批评的人呢。”

孔子说：“即便十户人家的地方，也一定有像我这样既忠心又信实的人，只是不如我热衷学问罢了。”

雍也篇第六

导读

本篇前半部分为孔子评价学生，《先进》主要记述孔子与弟子往来，试合并论之。

孔子对弟子时有褒贬，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具体甄别。孔门弟子多有贤才，但各人性格资质不同，孔子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子路为人好勇，鲁莽而自信，故而孔子时常贬斥。但当其他学生看不起子路时，孔子又发话解围，说子路已“升堂”，只是尚未“入室”(11.15)。冉有平素谦和退让，所以孔子以鼓励为主(11.22)。但不论是鲁莽自信还是谦和退让，其实都是“过犹不及”(11.16)，而未臻善境。从二人出仕后的行状来看，子路的德行操守胜过冉有。欲评判孔门弟子，“孔门十贤”(11.3)的序列应是最可信的，因为这是孔子身后晚年弟子与再传弟子做出的盖棺定论。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的排列中，德行居首要位置，其他三者应是并列。因为在其他文献的记载中，德行居首从无问题，而其他三者则有不同的排序。从“求诸己”“为己之学”的角度看，德行是主干，而言语、政事、文学是分支。这正与孔子褒贬门人弟子的侧重相印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孔子肯定学生多是在才干与事务方面，如“从政何有”一类，而指出学生缺点多是在德行方面。颜回是孔子最喜爱的学生，但他除了安贫乐道之外似乎并无多少名世之处(当然也与他早逝未及建功立业有关)，就连孔子也感慨，颜回的品德高尚，却十分贫穷；子贡品德才学都不如颜回，却因为投机倒把成了富商(11.19)。其实人的德福本来就难于一致，孔子也并不执着，“从吾所好”(7.12)就是对这一

问题最好的解决，从这一角度看，颜回是富有的。

孔子与弟子的对话有个有趣的地方，孔子面对弟子的反驳，往往针锋相对，如子路数次责难孔子，孔子都表现得十分激烈。批评孔子的学者往往就此说孔子是学术霸权。但孔子是能尊重弟子观点的，尽管并不赞同。比如宰我想缩减“三年之丧”，孔子虽然事后怒斥他为“不仁”，但当时仍说，你若能心安就这么办吧（17.21）。某种程度上孔子是乐于弟子与自己交锋的，即所谓“当仁，不让于师”（15.36）。在论学的方式上，应当“勿欺也，而犯之”（14.22），事君可以冒犯，更何况是和老师在学术上持不同观点呢？颜回善于从孔子处汲取智慧，他从不反驳孔子（2.9），孔子反倒说“回也非助我者也”（11.4）。教一个从不质疑，没有不同意见的学生，是没办法教学相长的。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当孔子说小地方办学是“割鸡焉用牛刀”时，子游正色反驳道：“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听罢便说：“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17.4）这就是孔门的问学风气。

“道”的本意是路，在春秋时已成为抽象的哲学概念。“道”有天道，有人之道。天道一方面是天的造化，有规律性的一面；一方面是天指示给人的道路，有价值（道德）性的一面。古人总是希求向天取法，所以不论是规律的学习还是德性的学习，天道对社会人生都有指导作用。《论语》中“天道”仅一见，说孔子的“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故不知偏向哪一方面。《论语》中的“道”属于人之道。人之道是给人走的，因而有实践性；“道”又有一定的方向，因而有理想性。“道”是实践与理想的结合，有志于实践理想就是“志于道”，“志于道”又与“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合论，可见“道”的开辟离不开德行与才能。在孔子的思想当中，“道”可以归纳为通过修养德行才干，进而实现复兴礼乐文明、施行仁政的理想，具体可以表现为立己之道、立人之道、治国之道等。

理想本身是高于现实的，要从现实中超拔出来并不容易。以生活中的道路为例，现实生活就好比在道路一端的贫民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告诉大家，道路的尽头肯定有一个更加宜居的居住区。那个地方也许确

实十分理想，但未必每个人都愿意离开家乡长途跋涉（4.11）。“道”是亲切可行的（7.30），上路并不难，迈出一步就算是合于“道”，人人都可以办得到（4.6）。但“道”对有志于此的人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路漫漫其修远，走得累了难免怀念安逸，于是打起退堂鼓，只有那些志向高远、品格坚毅的人才能坚持走下去（6.7、8.7）。道途坎坷，其间必然遇到诸多困难，不全由行路人做主，有时候只能听天由命（14.36），遇到困难要懂得驻足、退避甚至迂回（14.37）。终点可能遥不可及，行路人或许终其一生都到不了（14.38），但只要继续走下去，子孙后代终归能够抵达（9.5）。

孔子的“道”不同于道家的“道”那样抽象玄远，只可临摹，难以实践。它是植根于现实的理想，具体可行，必须时时致意，念兹在兹。孔子的道论质朴无华，后世学者常觉得细碎难以把握，便以一个大的系统将它囊括进去，以为这就可以一以贯之，顺畅操习了。这恰恰偏离了孔子思想的真精神，使得“道”成为抽象观想的对象——在思考上亲切了，在实践上却疏离了。

原文

6.1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¹。”

6.2 仲弓问子桑伯子²。子曰：“可也简。”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³？”子曰：“雍之言然。”

6.3 哀公问：“弟子孰

译文

孔子说：“冉雍这个人，有能力君临天下。”

仲弓问到子桑伯子这个人。孔子说：“他简单得好。”

仲弓说：“若存心严肃认真，而以简单行之，识大体，不烦琐，来治理百姓，不也可以吗？若存心简单，又以简单行之，不是太简单了吗？”孔子说：“雍的这话是对的。”

鲁哀公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

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⁴，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学？”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人好学，不拿别人出气，也不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再也没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注释

- 1 南面：刘向《说苑·修文》说：“南面者，天子也。”与先秦文献相核对，这一说法比较可信。王引之《经义述闻》说“南面”指卿大夫，文献依据不足。杨伯峻先生从之，千虑一失。
- 2 子桑伯子：此人已无可考，很可能是卿大夫。
- 3 无乃大简乎：无乃，难道不是；大，通“太”。
- 4 不幸短命死矣：颜渊死于鲁哀公五年（前490），年仅三十一岁。

原文

6.4 子华使于齐¹，冉子为其母请粟²。子曰：“与之釜³。”

请益。曰：“与之庾⁴。”

冉子与之粟五秉⁵。

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⁶。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⁷。”

译文

公西华出使齐国，冉有替他母亲请求发给小米。孔子说：“给他一釜。”

冉有请求增加。孔子说：“再给他一庾。”

冉有却给了他五秉。

孔子说：“公西赤到齐国去，坐着高头大马拉的车，穿着轻便暖和的皮袍。我听说，君子只雪中送炭，不锦上添花。”

注释

- 1 使：音 shì，出使。

2 粟：小米。

3 釜：音 fǔ，古代容量名，相当于当时的六斗四升，约合今天的一斗二升八合；也即大约二十四斤。

4 庾：音 yǔ，古代容量名，相当于当时的二斗四升，约合今天的四升八合；也即大约九斤半。

5 秉：古代容量名，相当于当时的十六斛（一百六十斗），约合今天的三石二十升；也即大约六百四十斤。

6 衣：音 yì，活用为动词，穿。

7 周：通“赍”，救济。

原文

6.5 原思为之宰¹，
与之粟九百²，辞。子曰：
“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³！”

译文

原思任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九百，他不肯受。孔子说：“别推辞！有多的，给你家乡的穷人吧！”

注释

1 原思：孔子弟子原宪，字子思；之，指孔子而言。

2 九百：下无单位名词（即所谓“量词”）。

3 邻里乡党：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五百家为党，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

原文

6.6 子谓仲弓曰¹：
“犁牛之子骍且角²，虽欲
勿用³，山川其舍诸⁴？”

译文

孔子对冉雍说：“杂色牛的儿子浑身纯赤，两角齐整，即使想要不把它用作祭祀的牺牲，山川之神会舍得放弃它吗？”

注释

- 1 子谓仲弓曰：孔子对仲弓说。逢彬按：如3.1注1所说，《论语》中，“~~谓~~”的格式，是“~~评论~~”的意思；而“~~谓~~曰”的格式，是“~~对~~说”的意思，二者判然不紊。好些《论语》注本（包括《论语译注》）仅仅依据“情理”而将“子谓仲弓曰”标点为“子谓仲弓，曰”，是不对的。可参见9.21注1。
- 2 犁牛之子骍且角：犁牛，又作“骊牛”，黄黑杂色的牛。骍（xīng），纯赤色。周朝尚赤，祭祀时也用赤色牲畜。角，名词动用，指两角长得周正。
- 3 用：用作牺牲；据《史记·仲尼弟子传》，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孔子却认为其子“可使南面”。古代祭祀牺牲不用骊牛及骊牛之子。孔子这番话的意思是：骊牛之子如果够得上做牺牲，山川之神一定会接受这种祭享。那么，仲弓这样的人才，为什么因他父亲下贱而舍弃不用呢？
- 4 诸：“之乎”的合音字。

原文

6.7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¹，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²。”

6.8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³？”

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

译文

孔子说：“颜回呀，他的心长时间都不离开仁德，别的学生嘛，只是像太阳月亮每天升起又落下一样到这儿应应景罢了。”

季康子问孔子：“仲由这人，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仲由果敢决断，让他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又问：“端木赐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端木赐通情达理，让他从政

从政乎何有？”

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有什么困难呢？”

又问：“冉求可以让他从政吗？”孔子说：“冉求多才多艺，让他从政有什么困难呢？”

注释

- 1 三月：指较长时间。《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 2 日月至焉：“日月”，名词作状语，修饰动词“至”。焉，于此；此，指代上文的“仁”。逢彬按：这里的“日月”不是时间词，而是指太阳月亮。日月至焉，像太阳月亮每天升起又落下一样到此应应景，点点卯。《论语》时代的典籍中，“日月”一般都指太阳月亮，极少例外。参见 17.1 注 4。
- 3 何有：不难之词，意为“有何难呢”“有什么困难呢”。

原文

6.9 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¹。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²。”

译文

季氏叫闵子骞做他封地费的长官。闵子骞对来说：“好好地为我辞掉吧！如果再有人来找我，那我一定会在汶水边上了。”

注释

- 1 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孔子学生闵损，字子骞，比孔子小十五岁（前 536—？）；费，音 bì，故城在今山东费县。
- 2 汶上：汶水两岸的地带。汶，音 wèn，水名，就是山东的大汶河。逢彬按：周秦典籍中多见“某水+上”，如“淮上”“河上”“汉上”等，均指该水两岸。桂馥《札朴·汶上》说：“水以阳为北，凡言某水上

者，皆谓水北。”不确；且桂说并未举证即直接得出结论，缺乏说服力。而好些《论语》注本（包括《论语译注》）从桂说，未免失察。

原文

6.10 伯牛有疾¹，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²，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译文

伯牛生了病，孔子去探问病情，从窗子里握着他的手，说：“这人完了，这就是命吧！这样的人哪，竟有这样的病啊！这样的人哪，竟有这样的病啊！”

注释

- 1 伯牛：孔子学生冉耕，字伯牛。
- 2 之：指示代词，表泛称。

原文

6.11 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¹，一瓢饮，在陋巷²，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译文

孔子说：“颜回多么有修养啊！一竹筐饭，一瓜瓢水，住在偏僻的巷子里，别人都不堪忍受那忧愁，颜回却不改他的快乐。颜回多么有修养啊！”

注释

- 1 簞：音 dān，古代盛饭的竹器。
- 2 陋巷：偏远的街巷。逢彬按：王引之《经义述闻》说此章的“巷”为“所居之宅”，不确。王氏所引书证，不足以证明此说。杨伯峻先生未从王说，至确；但译“陋巷”为“小巷子”，或千虑之失。因为，《论语》时代直到战国末年，“陋”只有两义，一为“僻陋”义，一为“愚陋”义。前者表地，后者表人。可参见 9.14 注 2。

原文

6.12 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¹，中道而废。今女画²。”

译文

冉求说：“不是不喜欢您的学说，是力量不够。”孔子道：“力量不够的人，会半途而废。现在你却还没走就打起了小算盘。”

注释

1 力不足者：力量不足的人。逢彬按：根据汉儒的理解，这一“者”字不大可能如杨伯峻先生所说，是表停顿并兼表假设语气的（译“力不足者”为“如果真是力量不够”）。因为如果这样，汉儒在讲解时，会使用“如”“若”等假设连词。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注此句说：“力不足者，当中道而废。今女自止耳，非力极。”没有用“如”或“若”，可见汉儒是将“者”理解为“……的人”。而没有语言内部的有力证据，又不宜轻易推翻汉儒成说。可参考王力先生论文《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重视故训》（《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还可参考杨逢彬的论文《试证注古书不可轻易否定汉儒成说》（《长江学术》2014年2期）。

2 画：停止。

原文

6.13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6.14 子游为武城宰¹。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²，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译文

孔子对子夏说：“你要做个君子式的儒者！不要做那小人式的儒者！”

子游做武城的长官，孔子说：“你在这儿得到什么人才没有？”他说：“有个叫澹台灭明的，走路不插小道，不是公事，从不到我房里来。”

注释

- 1 武城：鲁国城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 2 澹台灭明：字子羽，孔子弟子。从子游答话语气来看，此时他还没向孔子受业；因为“有……者”的提法，是表示这人是听者以前所不知道的。

原文

6.15 子曰：“孟之反不伐¹，奔而殿²，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

6.16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³，而有宋朝之美⁴，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6.17 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

译文

孔子说：“孟之反不夸耀自己，在抵御齐国的战役中，右翼的军队溃退了，他走在最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便鞭打马匹，一面说道：‘不是我敢于殿后，是马匹不肯快走的缘故。’”

孔子说：“没有祝鮀的口才，只有宋朝的美貌，如今这世道恐怕难逃祸害了。”

孔子说：“谁能够外出不经房门？为什么没人从我这条道上走呢？”

注释

- 1 孟之反：鲁国大夫，《左传·哀公十一年》作“孟之侧”。
- 2 殿：殿后；译文参照《左传》所叙，有所增加。
- 3 祝鮀：卫国大夫，字子鱼，以善于辞令著称。
- 4 宋朝：宋国的公子朝。《左传》记载了他因美貌而惹起乱子的事。

原文

6.18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¹，然后君子。”

6.19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6.20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²。”

译文

孔子说：“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既有文采，又不乏朴实，这才是个君子。”

孔子说：“人活在世上，靠的是正直；不正直的人也得以活下来，那是他侥幸免于祸害。”

孔子说：“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懂得它的人不如喜爱它的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迷恋它的人。”

注释

1 文质彬彬：既文雅又朴实。

2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lè）之，意动用法，以之为乐。这一“乐”如从“叶音”读作 yào，意为“喜好”，那么“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该译为“爱好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等于是句废话。参见 6.23 注 1。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译“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为“喜爱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至确。

原文

6.21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

6.22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¹，敬鬼神而远之²，可谓知矣。”问

译文

孔子说：“智力中等以上的人，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做得到；智力中等以下的人，告诉他高深的学问，做不到。”

樊迟问怎么样才算聪明。孔子说：“管理民众的要义，是既要敬畏鬼神，但又不太接近他，这可以说是明智了。”又

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问怎样才算有仁德。孔子说：“仁人在付出努力后才收获，这就是所谓仁德。”

注释

- 1 务民之义：逢彬按：何晏《集解》引王肃说：“务所以化道民之义。”皇侃《义疏》说同。杨伯峻先生译为“把心力专一地放在使人民走向‘义’上”，这等于把此句的“之”视为动词。我们赞同王肃、皇侃之说。因为“之”作为动词表示“到……”时，在先秦典籍中，只以处所、人物、时间为宾语，从未见以抽象名词作宾语者。据我们的考察，“民之”后接一抽象意义的名词或名词词组的例证不胜枚举，如：“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而这些例证中的“之”都应译为“的”。
- 2 远：音 yuàn，动词，疏远。

原文

6.23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¹；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译文

孔子说：“聪明人以水为乐，仁人以山为乐；聪明人活动，仁人沉静；聪明人快乐，仁人长寿。”

注释

- 1 乐：音 lè，形容词意动用法，“以……为乐”的意思。逢彬按：旧从《经典释文》记载之“叶音”读作“五教切（ào）”、“义效切（yào）”，释为“喜好”“喜爱”，实误。“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之“乐”亦如此（6.20）。王力先生《古代汉语》说：“清代古音学兴起以后，‘叶音说’早已受到彻底批判，但是直到现在仍有人错误地沿用‘叶音说’。”（第二册第六单元的《通论》部分《诗经的用韵》末尾）我们对此尤当注意。“清代古音学兴起以后，‘叶音说’早已受到彻底批

判”的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清代《论语》的最好注本刘宝楠《论语正义》此章未注“五教切”或“义效切”。（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也未注，仅在附录的《论语词典》中说：“旧或读五教切，ào，及物动词，嗜好（9次）：好之者不如乐之者（6.20）。”）逢彬又按：1948年，杨伯峻先生发表《破音略考》于《国文月刊》（收入《杨伯峻学术论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其中第一例即论此章：“后人大概见《诗·关雎》‘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之‘乐’叶五教反，故‘乐山’‘乐水’之‘乐’亦作五教反乎？”蔡尚思《论语导读·自序》说：“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读的人可能较多，它的优点是比较通俗易懂，可也有不少地方解释欠妥，我只指出其一部分而已。”蔡所“指出”的五处，都是他自己错了，其中包括他认为“乐水”“乐山”应读 ào 或 yào，指责杨伯峻先生未出注，是为不知有此音读。正所谓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原文

6.24 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

6.25 子曰：“觚不觚¹，觚哉！觚哉！”

译文

孔子说：“齐国的政教一变化，就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的政教一变化，就进而合于大道了。”

孔子说：“觚不像个觚，觚哇！觚哇！”

注释

1 觚：音 gū，古代盛酒的器皿。这是孔子对当时事物名实不符发出的感慨。

原文

6.26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¹，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²，不可陷也³；可欺也，不可罔也。”

译文

宰我问道：“有仁德的人，即使告诉他说，‘井里有位仁人呢’，他会跟着跳下去吗？”孔子说：“为什么要那样呢？君子，可以让他走开，却不能使他沉沦；可以欺骗他，却不能使他迷失方向。”

注释

- 1 仁：仁人。这和《学而》“泛爱众，而亲仁”以及《微子》“殷有三仁焉”的“仁”用法相同。徐仁甫《广古书疑义举例》（中华书局1990年）有“以性状代人物例”，也可参考。
- 2 逝：一去不回。
- 3 陷：陷害，使陷入坑中。表示抽象意义时，和下句的“罔”一样，往往带有贬义，故以“沉沦”译之。

原文

6.27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¹！”

6.28 子见南子²，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³，天厌之！天厌之！”

译文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法约束这一过程，也可以不离开叛道了吧！”

孔子和南子相见，子路不高兴。孔子发誓道：“我的话如有不可信的地方，老天厌弃我！老天厌弃我！”

注释

- 1 畔：通“叛”。

- 2 南子：卫灵公夫人，把持卫国朝政，且作风不正派。
- 3 予所否者：这句的“所”，一般语法书或虚词词典都从王引之《经传释词》之说，说是表假设的连词，可译为“如果”“假若”，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之。逢彬按：这一“所”字仍然是特殊指示代词，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所”相同，表示“……的东西”“……的事情”“……的人”“……的地方”“……的原因”等等。“予所否者”大意是“我的话如有不可信的地方”。

原文

6.29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¹，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译文

孔子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大家已经缺乏它很久了。”

子贡说：“假使有这么一个人，他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生活，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了吧？”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如果一定要评价他，那就是圣了！尧舜还为此大伤脑筋呢！那个‘仁’是什么？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行得通，也要使别人行得通。能够从眼前的事实中选择例子踏踏实实去做，这就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注释

- 1 中庸：孔子的最高道德标准。中，折中，无过，也无不及；庸，平常。孔子以这两个字来表示他的道德标准，其实就是折中的和平常的东西。
- 2 夫（fú）：弱指示代词，可译作“那”“那个”，也可不译。

述而篇第七

导读

本篇主要介绍孔子为人处世的一些细节，编撰思路非常有趣，每隔几条语录，便跟随着一条孔门弟子对孔子生活的记录，恰与语录相呼应，读者可以玩味。《论语》中涉及孔子本人的内容甚多，此处仅择要讨论。

通读《论语》，读者常有疑惑，孔子时而十分自信，时而又很谦逊，是否有一定的规律呢？其实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谦虚并非首要的德行。孔子主张“求为可知”，希望获得与道德、能力相匹配的名望。谦虚的目的在于不给人以口实，是处世智慧的要求，它并非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遵从的道德律条。孔子并无在“二三子”面前谦虚的必要。理解孔子的“谦虚”，读者需要区分参与者与旁观者在角色上的不同。圣人、善人、仁人作为道德评价，不管标准是否有弹性，本身都具备一定的评价标准。道德行为的参与者却是活生生的，未必与这些理想化的标准完全符合。参与者本人能够认识到自己在主客观方面的各种不足，而作为旁观者，不论是孔子考察历史人物，还是后人考察孔子，都只能用根据文献记载的德行文章加以评判。因此，任何一个清醒的人都不会自封为圣贤，后世却自有结论。孔子感叹“知我者其天乎”（14.35），知孔子者未必只有天，还有后世学者。

因此，孔子的“谦虚”当是自知有所不足。比如“闻一知十”（5.9），孔子自认为不如颜渊，这可能是事实，圣人未必就比以好学名世的颜子更聪明。“默而识之”（7.2），孔子在与子贡对话时也说自己不是“识之者”，而是“一以贯之”者（15.3），大概孔子并不是记忆力超群一类，

所以才越发的好学深思。至于“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9.16)云云，孔子早年为官虽然政绩斐然，但鲁昭公流亡后便再不出仕，没有为官的条件；孔子年幼丧父，且为庶出，甚至可能不是婚生子，不得“事父兄”也是实情。通观《论语》，孔子在几个方面是十分自信的，一是才学能力，比如“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7.5)二是好学精神，比如“下学而上达”(14.35)“述而不作，信而好古”(7.1)“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三是对于天命的信仰，如“公伯寮其如命何？”(14.36)“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四是仁智方面，比如“无可无不可”(18.8)“我欲仁，斯仁至矣”(7.30)。这些都是后人称许孔子最多的方面。孔子对自身的评价大抵是中肯的。

孔子仁智双馨，德才并茂，在人力所能及的领域已无人可出其右，故而后世以圣人、素王称之。纵然如此，孔子也有其所忧，所谓“君子忧道”(15.32)是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4.36)“道”行或不行为超出人力所及的地方。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纵然相信天不丧“斯文”(9.5)，也只能让“后死者”“仁以为己任”(8.7)了，故而发出“吾已矣夫”(9.9)的浩叹。时代造就圣人，时代却未必能成就圣人，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对于此，孔子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将本分之事做到最好。在道德的滋养和智慧豁达下做到“乐以忘忧”(7.19)“申申如也，夭夭如也”(7.4)。

原文

7.1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¹。”

7.2 子曰：“默而识之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³？”

译文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制礼乐，相信进而喜好古代文化，且私下将我自己比作老彭。”

孔子说：“默默记住知识，学习永不厌弃，教人不知疲倦，如能做到这些，那我孔丘又算得了什么？”

注释

- 1 窃比于我老彭：老彭，何晏《集解》引包咸说：“老彭，殷贤大夫，好述古事。”大约就是《大戴礼记·虞戴德》中孔子所说的“商老彭”。逢彬按：此句当为“窃比我于老彭”，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即作“窃比我于老彭”。先秦文献中，“我”一般不直接修饰人名；相反，“比我于老彭”这种结构则是很常见的。如“尔何曾比予于管仲？”（《孟子·公孙丑上》）
- 2 识：音 zhì，记住。
- 3 何有于我哉：逢彬按：“何有于……”，是《论语》时代的习语，表示“……又算个什么”“……又算得了什么”。例如：“人情非不爱其子也，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公喜宫而妒，竖刁自刑而为公治内。人情非不爱其身也，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管子·小称》）“于子之不爱，将何有于公”“于身之不爱，将何有于公”的意思是：“他连自己儿子都不爱，主公您又算个什么”“他连自己身体都不爱，主公您又算个什么”。杨树达先生在其《中国修辞学·自序》（增订本）中说：“文字之不保，何有于修辞！”即，汉字都保存不了了，修辞又算个什么！哪里还有什么修辞可言！杨伯峻先生译“何有于我哉”为“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哪些呢”，或未得其旨。可参考《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杨逢彬的论文《〈论语〉“何有于我”解——兼论所谓“不难之词”》。

原文

7.3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译文

孔子说：“品德不培养；学问不讲习；听闻义之所在，却不能亲身赴之；有错误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呀！”

7.4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¹，夭夭如也²。

孔子在家闲居，整齐而静穆，和乐而舒展。

注释

- 1 申申：整肃的样子。
- 2 夭夭：舒缓的样子。

原文

7.5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¹！”

7.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7.7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²，吾未尝无诲焉。”

译文

孔子说：“我衰老得多么厉害呀！我好久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孔子说：“志向在‘道’，根据在‘德’，依靠在‘仁’，而游憩于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

孔子说：“只要主动送一束干肉给我，我从没有不教诲的。”

注释

- 1 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鲁国始祖，孔子最敬服的古代圣人之一。孔子以前常梦见周公，如今不常梦见，便感觉自己衰老了。
- 2 束脩：十条干肉；脩，干肉；束，十条。十条干肉是非薄的礼品。那時候初次拜见要有贽礼，孔子是非常讲究礼仪的，因此要收贽礼。

原文

7.8 子曰：“不愤不启¹，不悱不发²。举一

译文

孔子说：“教导学生，不到他有强烈求知欲的时候，不到他想说而说不清楚

隅不以三隅反³，则不复也⁴。”

7.9 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7.10 子于是日哭，则不歌。

的时候，不去启发他。教给他一个方向，却不能由此推知其他三方，便停下不再教他了。”

孔子在办丧事的人旁边吃饭，从没吃饱过。

孔子在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

注释

1 愤：心求通而未得。

2 悱：音 fěi，口欲言而未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意思是，受教者必先发生困难，有求知的动机，然后去启发他，长进才快些。

3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不能举一反三；告诉某人一个墙角如何，却不能联想到另外三个墙角也类似。反：同“返”；这里是“反应”的意思。

4 复：回来，这里指回头再教。复，繁体字写作“復”（与“複杂”的“複”不同）。

原文

7.11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¹？”

子曰：“暴虎冯河²，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译文

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就行动起来；不用，就隐藏起来。大概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

子路说：“您若统帅一国军队，找谁共事？”

孔子说：“徒步打虎，涉水过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才不和他共事呢！一定要和某人共事的话，那就是面临大事便恐惧谨慎，善于谋略而能成功的人吧！”

注释

1 与：偕同。子路好勇，见孔子夸奖颜渊，便发此问。

2 冯河：徒足涉河；冯，音 píng。

原文

7.12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¹，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7.13 子之所慎：齐²、战、疾。

7.14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译文

孔子说：“财富如果可以求得的话，就是做市场的守门员我也肯干。如果求它不得，还是干我自己喜欢的吧。”

孔子所小心谨慎的事：斋戒、战争、疾病。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的乐章，好几个月尝不出肉味，说：“想不到欣赏音乐达到了这种境界。”

注释

1 执鞭之士：指手执皮鞭维持秩序的市场守门人。

2 齐：通“斋”。古代在祭祀之前，必先斋戒。

原文

7.15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¹？”子贡曰：“诺，吾将问之。”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

译文

冉有说：“老师赞成卫君吗？”子贡说：“好的，我去问问他。”

子贡到孔子房里，说：“伯夷、叔齐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古代的贤人。”子贡说：“他俩因不肯做孤竹国国君而互相推让，双双跑到国外，是不是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为也。”

又后悔抱怨呢？”孔子说：“他们追求仁德，又得到了仁德，怨恨什么呢？”

子贡出来，说：“老师不赞成卫君。”

注释

1 夫子为卫君：为，音 wèi，意义宽泛的动词，做，搞；这里可译为“帮助”“赞成”。卫君，指卫出公辄。辄是卫灵公之孙，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得罪灵公夫人南子，逃到晋国。灵公死，立辄为君。晋国又把蒯聩送回，借机侵卫。卫抵抗晋，也拒绝了蒯聩回国。蒯聩与辄父子相残，与互相推让君位的伯夷、叔齐比较，有天壤之别。

原文

7.16 子曰：“饭疏食，饮水¹，曲肱而枕之²，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译文

孔子说：“吃粗粮，喝冷水，弯着胳膊做枕头，乐趣也在其中。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我看来就如同浮云。”

注释

1 水：古代冷水为水，热水为汤。

2 曲肱而枕之：肱，音 gōng，胳膊；枕，音 zhèn，动词。

原文

7.17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¹，可以无大过矣。”

7.18 子所雅言²，《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译文

孔子说：“让我多活几年，到五十岁的时候去学习《易经》，就可以不犯大错了。”

孔子有说雅言的时候，读《诗》、读《书》、行礼，都说雅言。

注释

- 1 《易》：又叫《周易》《易经》，五经之一，是一部古代用以占筮的书，其中的《卦辞》和《爻辞》是孔子以前的作品。
- 2 雅言：春秋时代各国语言不统一，当时较为通行的语言便是“雅言”。

原文

7.19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¹，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²。”

译文

叶公问子路孔子为人如何，子路不回答。孔子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这样说，他的为人，发愤用功而忘记吃饭，乐在其中而忘记忧愁，浑然不知衰老就要到来，不过如此而已。”

注释

- 1 叶公：叶公是叶地的行政长官，楚君称王，那长官便称公。此人叫沈诸梁，是一位贤者。叶，音 shè，楚地名，在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
- 2 云尔：云，如此，这样；尔，同“耳”，而已，罢了。

原文

7.20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7.21 子不语怪、力、乱、神。

7.22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

译文

孔子说：“我不是天生的智者，而是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去求取知识的人。”

孔子不谈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

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可以为我师法的人；我选择那些优点去学习，看出那些自己也有的缺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7.23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¹？”

点，然后改正。”

孔子说：“天在我身上生就了优秀的品德，他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注释

- 1 桓魋 (tuí)：宋国的司马向魋，他是宋桓公的后代，所以又叫桓魋。《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原文

7.24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7.25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7.26 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¹，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²，难乎有恒矣。”

译文

孔子说：“弟子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什么！我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不是与你们共同去做的，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学生：文献、实践、忠诚、信实。

孔子说：“圣人，我不能见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

孔子又说：“完美的人，我不能见到了；能见到操守坚定的人，就可以了；本来没有，却装作有；本来空虚，却装作充足；本来穷困，却要豪华，这样的人便难于坚持一定操守了。”

注释

- 1 善人：除此章外，《论语》中“善人”还出现数次：“子张问善人之

道。”(11.20)“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13.11)“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13.29)“周有大赉，善人是富。”(20.1)综合起来看，“善人”不是仅仅指善良的人，而是指较之圣人稍次的完善的人。

2 泰：用度豪华而不吝惜。

原文

7.27 子钓而不纲¹，
弋不射宿²。

译文

孔子钓鱼时，不用“纲”的办法来取鱼；
用带生丝的箭射鸟时，从不射归巢的鸟。

注释

- 1 纲：网上的大绳叫纲，用它来横断水流，再用生丝系钓于纲上来取鱼，也叫作“纲”。这里的“纲”是后者。
- 2 弋不射宿：弋，音 yì，用带生丝的箭来射；宿，已歇宿了的鸟。

原文

7.28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¹。”

7.29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²，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³。”

译文

孔子说：“大概有无知却喜欢造作的人，我没有他这种毛病。多多地听，从中择取好的加以接受；多多地看，默默记在心里；我的知，是次于‘生而知之’的‘知’啊。”

互乡这地方的人难于交谈，那里的一个少年得到孔子的接见，弟子们疑惑。孔子说：“我们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别人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而来，便应该赞成他的干净，不要死记住他的过去。”

7.30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说：“仁德难道很远吗？我要仁，这仁就来了。”

注释

- 1 次：孔子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16.9）
- 2 与：音 yù，赞同。
- 3 保：守，不变。

原文

7.31 陈司败问¹：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

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²，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³，为同姓⁴，谓之吴孟子⁵。君而知礼，孰不知礼？”

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译文

陈国的司败询问孔子，鲁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

孔子出去以后，陈司败便向巫马期做了个揖，请他走近自己，然后说道：“我听说君子不偏袒谁，难道君子也偏袒吗？鲁君从吴国娶了位夫人，吴和鲁是同姓国家，不便称她为吴姬，于是叫她为吴孟子。鲁君那样都算懂礼，那谁不懂礼？”

巫马期把这话转告给孔子。孔子说：“我孔丘哇真幸运，如果有错处，人家一定指出来。”

注释

- 1 陈司败：陈国相当于“司寇”的官。逢彬按：司败，陈、楚、唐诸国官名，相当于他国的司寇。陈司败，词组结构同《左传·襄公二十年》“与蔡司马同谋”的“蔡司马”。
- 2 巫马期：孔子学生，姓巫马，名施，字子期，比孔子小三十岁。

- 3 君取于吴：取，后来写作“娶”；吴，国名，哀公时，为越王勾践所灭。
- 4 为同姓：鲁、吴皆姬姓。
- 5 吴孟子：春秋时，国君夫人称号一般是所生长之国名加她的本姓。鲁娶于吴，这位夫人便应称“吴姬”。但“同姓不婚”是周朝的礼法，为了掩饰，便改称“吴孟子”。“孟子”可能是这位夫人的字。

原文

7.32 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7.33 子曰：“文莫¹，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

7.34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

译文

孔子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请他重唱一遍，然后自己跟着他唱。

孔子说：“书本上的学问，大约我同别人差不多。做一个践行的君子，那我还没有成功。”

孔子说：“讲到圣和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是学习和工作总不厌倦，教导别人总不疲劳，可说是不过如此而已。”公西华说：“这一点正是我们学不到的。”

注释

- 1 文莫：逢彬按：这两个字很不好解释，但两个字连读大约没有问题。“文莫，吾犹人也”，结构类似“听讼，吾犹人也”(12.13)，译文姑且用杨伯峻先生的而稍改动之。

原文

7.35 子疾病¹，子路请祷。
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²”子曰：“丘之祷久矣。”

译文

孔子病重，子路请求祈祷。
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说：“有的；诔文说：‘为你向天神地祇祈祷。’”孔子说：“我早就祈祷过了。”

注释

- 1 疾病：病重。“病”是“疾”的补语。
- 2 《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诔，音 lěi，《说文解字》作“讎”，祈祷文，异于哀悼死者的“诔”。祇，音 qí，地神。

原文

7.36 子曰：“奢则不孙¹，俭则固²。与其不孙也，宁固。”

7.37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7.38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译文

孔子说：“奢侈豪华就显得骄傲，省俭朴素就显得寒酸。与其骄傲，不如寒酸。”

孔子说：“君子胸怀宽广平坦，小人总是忧虑不安。”

孔子温和而严厉，有威仪却不凶猛，恭敬而安详。

注释

- 1 孙：通“逊”。
- 2 固：固陋，寒伦。

泰伯篇第八

导读

本篇以“泰伯”命名（泰伯是周文王之父王季的长兄），记录了孔子对先圣先贤的赞誉。上古圣贤，常常有德有位，为后世儒者所钦羨。汉儒称孔子为素王，后世追封为“公”、为“王”，都是将孔子比于上古圣王，惋惜孔子有圣王之德才却未得其位。从今天的视角反思，有德者无位并非坏事。上古乃至三代，文教未兴，爵位官职都是世袭，知识被上层垄断；直到春秋时期，知识才逐渐下移，而后诸子百家方才兴起。成圣成贤，必须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而只有处高位者才有资格获得教育，这才使得德位兼备成为常态。春秋以降，知识下移，出身庶民可以有德有才，虽然未必有位，但处江湖之远可以兴一方文教，反倒是功在千秋。想孔子若得位，未必有周游列国的见识，也未必有弟子三千的盛景，恐怕是更大的遗憾。我们今天评价孔子，未必人人称颂他的政治理想，但无不肯定他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功绩，视他为传统文化的先师。

孔子所向往的先贤，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尧、舜、文王有德，禹、汤、武王有业，但孔子最倾慕的是周公，德、才、功兼备。周公不是君主，而是得君行道，这更符合孔子对自身的预期。孔子一生向往施展才华的空间。子贡问他买卖上的问题，美玉是收藏还是出手，孔子说“我待贾者”（9.13），表达愿才华有所施展的意思。他不顾弟子反对，面见掌握政权的卫君夫人南子（6.28），打算去投奔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季氏家臣公山弗扰（17.5），都是为了获得施行仁政的机会。见南子于礼不合，投奔公山弗扰有悖“乱邦不入”的处世原则。

但孔子义精仁熟，已是“无可无不可”之人，不拘泥于一定之法门，纯为道德理想计，无所羁绊，自可从容进退。这大概就是“从心所欲”的境界。孟子评价孔子为“圣之时者”，也是称赞孔子能超出一定道德框架，不为之所累，向至善而行。这，就是圣人的境界。

原文

8.1子曰：“泰伯¹，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²。”

译文

孔子说：“泰伯，真可以说是品德高尚至极了。多次把天下让给季历，但老百姓却因不知道这事而没有称颂他。”

注释

- 1 泰伯：即太伯。周朝祖先古公亶父有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周文王）。古公预见到昌的贤明和魄力，想把君位传给季历，继而传昌。太伯为实现父亲的意愿，便偕同仲雍出走勾吴，成为吴的始祖。
- 2 民无得而称：逢彬按：可理解为“民无得称”，也即民众（因无从知道泰伯“三以天下让”之事而对他）无所称述；杨伯峻先生译为“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称赞他”，暂不从。

原文

8.2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蒺¹，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³。”

译文

孔子说：“恭敬而不懂礼教，就未免劳倦；谨慎而不懂礼教，就显得懦弱；胆大而不懂礼教，就容易闯祸；直爽而不懂礼教，就尖酸刻薄。在上位的人对待亲族宽厚仁慈，老百姓就会走向仁德；在上位的人不遗弃他的老同事、老朋友，老百姓就不会对人冷漠无情。”

注释

- 1 蒺：音 xǐ，胆怯。
- 2 绞：尖刻刺人。
- 3 偷：淡薄，不厚道。

原文

8.3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¹！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²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译文

曾参病了，便把学生们召集拢来说：“看着我的脚！看着我的手！《诗经》上说：‘小心哪！谨慎哪！好像临近深水潭边，好像走在薄冰层上。’从今以后，我才晓得自己可以免于祸害刑戮了！同学们！”

注释

- 1 启：繁体为“啓”，即《说文》的“啓”（译者按：中华书局简体字版此处错成一个“鲛”字）字，视也。
- 2 这三句诗见《诗经·小雅·小旻》。

原文

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¹。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²；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

译文

曾参病了，孟敬子探问他。曾子说：“鸟要死了，它的鸣声啊悲哀；人要死了，他说的话呀友善。在上位的人待人接物有三点是可贵的：让自己的表情严肃，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粗暴和怠慢；使自己的脸色端庄，就容易令人信服；说话时，注意言辞和声调，就可以

倍矣³。笱豆之事⁴，则有司存⁵。”

避免粗野和错误。至于礼仪的细节，自有主管人员。”

注释

- 1 孟敬子：鲁国大夫仲孙捷。
- 2 暴慢：暴，粗暴无礼；慢，怠慢、不敬。
- 3 鄙倍：鄙，粗野，鄙陋；倍，通“背”“悖”，不合理，错误。
- 4 笱豆：笱（biān）、豆都是祭器，这里代表礼仪的具体细节。
- 5 有司：主管某一具体事务的小吏。

原文

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¹——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²。”

8.6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¹，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8.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¹，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译文

曾子说：“有能力却向无能力的人请教，知识丰富却向知识缺乏的人请教；有知识却像没知识，满腹诗书却像一无所有，被人冒犯却不报复——从前我的一位朋友就曾经这样做过了。”

曾子说：“可以托付他幼小的孤儿，可以交付他国家的命脉，面临国家安危的紧要关头，却不动摇屈服——这是君子人吗？真是君子人哪。”

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宽宏大量而又果决能断，因为他负担沉重，路程遥远。以实现仁德为己任，不是很沉重吗？奋斗到死才算完，不是很遥远吗？”

注释

- 1 校：抵抗，报复。
- 2 吾友：一般认为指颜回。
- 3 六尺之孤：一般指十五岁以下的人。古代尺短，六尺，约合今一百三十八厘米。
- 4 士不可以不弘毅：唐写本《论语》郑玄注：“弘，大也；毅，强而能断也。士当宽大强断决，以其所任者重，而行之又久远。”

原文

8.8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8.9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¹

8.10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8.11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译文

孔子说：“《诗》提高我的修养，礼使我立足社会，音乐健全我的人格。”

孔子说：“老百姓，不难让他们在我们指引的道路上走，难以让他们明白那是为什么。”

孔子说：“好勇斗狠却厌恶贫困，是祸乱的根源。对不仁之人，恨得太厉害，也是祸乱的根源。”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德，只要骄傲而且吝啬，别的方面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注释

- 1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清代宦懋庸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而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不可者亦使共知之。”则此十字当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逢彬按：《论语》时代的“可”，没有这种用法。同样，断作“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不行的。《论语》时代语言中固然有“可使”“不可使”，但这“使”是“出使”的意思。与此相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读法，在《论语》时代的语言中，却是带有普遍性的。杨伯峻先生说宦懋庸等人那种读法“虽煞费苦心，反失孔子本意”，至确。另外，在当时的语言中，“可”除了单独使用，只表达客观可能（能够，做得到），不表达主观意愿（允许，要）。

原文

8.12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毂¹，不易得也。”

8.13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²，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译文

孔子说：“读书三年还没去做官，这是难能可贵的。”

孔子说：“坚信我们的道，并努力学习它，誓死保卫它。危险的国家不去，祸乱的国家不住。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不太平，就隐居。国家政治清明，自己贫贱，是耻辱；政治黑暗，自己富贵，也是耻辱。”

注释

1 毂：古代以谷米为俸禄，所以“毂”有“禄”的意义。

2 见：同“现”。

原文

8.14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8.15 子曰：“师挚之始¹，《关雎》之乱²，洋洋乎盈耳哉！”

译文

孔子说：“不处在那个职位，就不操心它的政务。”

孔子说：“当太师挚开始升歌之时，当合乐演奏《关雎》之际，曼妙的乐声一直回旋于耳啊！”

注释

- 1 始：乐曲的开端。古代奏乐，开始叫作“升歌”，一般由太师演奏。师挚，鲁国太师。
- 2 乱：乐曲的结束，犹如今天的合唱。合唱时，奏《关雎》乐章，所以说“《关雎》之乱”。

原文

8.16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¹，忼忼而不信²，吾不知之矣。”

8.17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³

译文

孔子说：“狂妄而不直率，幼稚而不老实，貌似诚恳却不守信用，这种人我真是猜不透他。”

孔子说：“做学问好像总也赶不上似的；赶上了，又总怕失去。”

注释

- 1 侗而不愿：侗，音 tóng，无知；愿，谨慎老实。
- 2 忼忼：音 kōng kōng，诚恳貌。
- 3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逢彬按：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 1956 年）有“省句例”，本章即是；如补足，应为“学如不及；及之，犹恐失之”。译文据此。

原文

8.18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¹！”

8.19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

译文

孔子说：“崇高哇，舜和禹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一点也不为自己！”

孔子说：“尧作为一个君主，真是伟大呀！崇高哇！只有天最高远无际，只有尧能够效法天。他的恩惠真是浩荡无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
乎其有文章！”

涯呀！化育百姓，他们习焉不察，所以百姓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功绩实在太崇高了，他的礼仪制度也真够美好了！”

注释

1 与：音 yù，参与，这里含着“私有”“享受”的意思。

原文

8.20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¹。”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²。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译文

舜有臣子五人而天下大治。武王说：“我有善于治理的能人十位。”孔子因此说：“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人才最为兴盛。武王的十位能人中，有一位还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位罢了。周文王得了天下的三分之二，仍然服事殷商。周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的道德了。”

注释

1 乱臣：《说文》：“乱，治也。”贾昌朝、林义光、孙德宣等认为训“治”的“乱”和“扰乱”的“乱”原本字形不同，读音不同，根本是两个词，而非什么“反训”。

2 斯：代词，指人才、能臣。

原文

8.21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²，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³，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译文

孔子说：“禹，不消我说了！自己饮食菲薄，祭品却办得极丰盛；衣服粗劣，祭服却做得极华美；住房卑下，却一心一德兴修水利。禹，不消我说了！”

注释

- 1 间：音 jiàn，空隙，引申为人与人的隔阂、嫌隙。
- 2 菲：使菲薄。
- 3 黻：音 fú，祭祀时穿的礼服；冕，音 miǎn，祭祀时戴的礼帽。

子罕篇第九

导读

本篇第一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读者可能不解。《论语》中言“利”确实不多，“利”在孔子的思想中也处于次要的地位，但“命”和“仁”在《论语》中常常出现，是理解孔子思想不可绕过的内容，为什么此处说孔子“罕言”呢？须知，《论语》是门人弟子对孔子言行记录的汇编，孔子一生对学生说过的话何止千万言，录入《论语》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不能因为《论语》中记载得多，就认为孔子一定说得多。可能恰恰是因为这两个问题极为重要，所以孔子偶尔提及，弟子便留心记录，编撰《论语》时也就尽可能地收录。也有人将此章断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这种不审句例的随意想象，在此不予置评。

从孔子教育学生的方式来看，越是高深的问题，越是不会轻易言及。孔子因材施教，不像今天的快餐式教育那样忙不迭地和盘托出。孔子主张，一个人不到十分急切地需要获得某类知识的时候，就不要教给他这些知识（7.8）；一个人水平是怎样的，就教给他什么程度的知识（6.21）；没把该说的话讲给合适的人听，那就是“失人”，而把话讲给了不合适的人听，那就是“失言”（15.8）。古代的教育家对于知识很慎重，那个时候知识尚未普及，学生如果没准备好就教给他，那么他就没办法很好地掌握和运用知识，知识可能被曲解、误用，甚至引人走入歧途。另一方面，如果知识来得太容易了，也就容易轻视知识。

孔子又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这一章初看之下以为是说人的性格习气各有异

同，故而可同行有之，不相为谋亦有之，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7.2）。但细细玩味会发现其中大有深意，实际上是谈道德修养的次序问题。欲近孔子之道，首先要有志于学，这就算立了志向；而后上了路，就算是知道方向了；再然后学有所成，懂得如何运用，就可以安身立命了；最难的是超脱于所学的局限与束缚，进入通达的境界，懂得如何权变。此章可以和《为政》第四章对照来看，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相当于“学”与“适道”；“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相当于“立”；“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相当于“权”。从文献学习来看，“学”包含一切知识教育；“适道”则相对于学《诗》，因为《诗》主政事（13.5）；“立”相当于学“礼”，学了“礼”才能立足于社会（8.8）；“权”相当于学《易》，能够进退有度而“无大过”（7.17）。

原文

9.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¹。

9.2 达巷党人曰²：“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³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⁴。”

译文

孔子很少主动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

达巷这地方的一个人说：“孔子真伟大！学问广博，可惜没地方施展抱负。”孔子听了这话，对学生们说：“我干什么好呢？是赶大车呢？还是做弓箭手呢？我赶大车好了。”

注释

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罕言，很少说到。《论语》中“利”和“命”也出现好几次，但这与孔子不常说到它们是两码事，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说，这一章当断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意为孔子很少说到利，但赞同命和仁。这说法没有什么道理，因为“命”“仁”这样的抽象

名词从不作动词“与”的宾语。杨伯峻先生也不赞同将“与”理解为“赞同”的说法，见《论语译注》本章注释。

- 2 达巷党：何晏《集解》引郑玄说：“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
- 3 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逢彬按：a. 这句话是赞美孔子并惋惜他不能施展抱负的。《论语》中类似的如：“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雍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简言之，这样的句组，如首句以感叹句来赞美，则一贯到底，不能中途转为指责。b. 当时语言中“无所VO”（VO指谓语句动词及其宾语）结构中的“所”一般都指“处所”“地方”：“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阳货》）所以，“无所成名”，不能如杨伯峻先生所说，理解为“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那样理解，是将“所”理解为代词（也有人说是助词）了——这是“所”后来才改变了的意义。
- 4 执射、执御：执射，射箭；执御，赶大车。射箭、赶大车当时算是比较卑贱的。孔子的回答是表示谦虚。他人赞美孔子伟大而博学，惋惜他无处施展抱负。孔子说我干的不过是射箭和赶大车的活；言下之意，我既不伟大也不算博学，无处施展抱负是自然的。

原文

93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¹，俭²，吾从众。拜

译文

孔子说：“用麻来织礼帽，是合于礼的；今天大家都用丝料，这样俭省点，我同意大家的做法。臣见君，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

下³，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9.4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堂又磕头，这也是合于礼的；今天，大家都只升堂后磕一次头，这是骄泰的表现。虽然违反大家的意愿，我仍然主张先在堂下磕头。”

孔子要断绝四种毛病——就是要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

注释

- 1 纯：黑色的丝。
- 2 俭：节省。绩麻做礼帽比用丝织远为费工。
- 3 拜下：臣子对君主的行礼——先在堂下磕头，然后升堂再磕头。

原文

9.5 子畏于匡¹，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²；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译文

孔子被匡地的老百姓围困，便说：“周文王去世以后，一切文化遗产不是都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灭绝这种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种文化了呀！天如果不灭绝这种文化，那匡人能把我怎么样！”

注释

- 1 子畏于匡：畏，通“围”，《淮南子·主术训》说孔子“围于匡，颜色不变，弦歌不辍”。《盐铁论·大论》也说他“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孔子离开卫国去陈国，经过匡。匡人曾遭受鲁国阳货的掠夺残杀，便误抓了长相很像阳货的孔子。
- 2 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后死者，孔子自称；与，音 yù，参与。

原文

9.6 太宰问于子贡曰¹：“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²？不多也。”

注释

1 太宰：官名。郑玄及刘宝楠都说此章“太宰”是吴太宰嚭。

2 君子多乎哉：此处“君子”指有位者，养尊处优，当然不会做多少“鄙事”。

原文

9.7 牢曰¹：“子云，‘吾不试²，故艺’。”

9.8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³，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注释

1 牢：可能是孔子的学生。

2 试：用。

译文

太宰问子贡说：“孔老先生是位圣人吗？为什么那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那本是上天推动他成为圣人，又多才多艺的。”

孔子听到后说：“太宰了解我呀！我年轻时地位低下，所以掌握了不少难以登大雅之堂的本领。君子们会有这么多本领吗？是不会的。”

译文

牢说：“孔子说过，‘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

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哇。有个种田的向我求教，很诚恳的样子；我从他那个问题的头和尾去盘问，然后尽量地告诉他。”

3 空空：逢彬按：即《泰伯》的“怳怳”(8.16)，诚恳貌；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杨伯峻先生译“空空如也”为“我本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因为，如果“空空”表示“什么都没有”，就是形容词“空”的叠用（例如“好好”）。但先秦时期，形容词的迭用一般不由“~~”式转化为“~~如”式。因此，我们只能将“空空”视为叠音形容词（例如“堂堂”）；而叠音形容词，可以有多种写法，如“空空”可作“怳怳”。

原文

9.9 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¹吾已矣夫！”

9.10 子见齐衰者²、冕衣裳者与瞽者³，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⁴

译文

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也不再出现图画，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吧！”

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穿戴礼帽礼服的人以及盲人，相见的时候，尽管他们年轻，孔子必定起身；走过的时候，一定快走几步。

注释

- 1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古代传说，凤凰出现，表示天下太平；又说，圣人受命，黄河就出现图画。
- 2 齐衰：音 zī cuī，古代丧服的一种，用缝边的粗麻布做成。
- 3 冕衣裳者：衣冠整齐的贵族。
- 4 作、趋：作，起；趋，快步走。这都是敬意的表示。

原文

9.11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

译文

颜渊赞叹道：“老师的道德文章，越仰视，越觉得巍峨高大；越钻研，越觉得坚不可摧。乍一看高深莫测——看着好像在

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¹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前面，忽然又到后面去了。但老师循序渐进善于诱导学生，用文献来充实我，用礼节来约束我，让我乐在其中，想停都停不下来。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华，假如老师又卓然有所建树，即使想再跟上去，又不知从何处走了。”

注释

- 1 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逢彬按：这两句有歧义。按照孔安国的说法，是孔子“有所立”，句中的“如”是连词，“如果”“假如”的意思；“如有所立”就是“假如（夫子）有所建树”。但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则说“此回首自谓虽卓立，未能及夫子高远尔”，又成了颜回“有所立”，句中的“如”为副词，“好像”“似乎”的意思；“如有所立”则是“似乎能够独立地工作”（杨伯峻先生译）。我们同意孔安国说。一是孔说远较《笔解》之说为早，二是《论语》中“如有”二字连言时，“如”一般都是连词，意为“如果”“假如”。

原文

9.12 子疾病¹，子路使门人为臣²。病间³，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译文

孔子病得厉害，子路便组织学生筹备治丧委员会。痊愈以后，孔子说：“这么长时间了，仲由干这种欺骗的勾当！我不该享有治丧委员会，你却要组织它。我蒙骗谁呢？蒙骗老天吗？我与其死在治丧委员会手里，还不如死在同学们手里呀！况且我即使不能高规格下葬，难道我会死在路上吗？”

注释

- 1 疾病：“病”是“疾”的补语。
- 2 为臣：和今天为有一定地位的人组织治丧委员会相似，不同者，臣在死前便开始工作。
- 3 间：音 jiàn，疾病稍有好转。

原文

9.13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韞椟而藏诸¹？求善贾而沽诸²？”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译文

子贡说：“这里有一块美玉，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还是求一个好价钱卖掉呢？”孔子说：“卖掉它，卖掉它！我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哪。”

注释

- 1 韞椟而藏诸：韞，音 yùn，包裹。椟，音 dú，匣子，柜子；这里活用为动词，用柜子装的意思。诸，“之乎”的合音字。
- 2 善贾：有两解。一解“贾”为商贾（gǔ），一解“贾”通“价”。善贾，善价，好价钱。形容词“善”在周秦时代只修饰“人”“士”等，农、工、商、贾、医、匠、庖等职业名一般则用“良”修饰；而在同期文献中，“善”修饰抽象名词如“善政”“善教”等常见。可见，读作“善价”是可以接受的。

原文

9.14 子欲居九夷¹。或曰：“陋²，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译文

孔子想搬到九夷去住。有人说：“那地方偏远闭塞，没有文化，怎么好去住？”孔子说：“有君子住在那儿，就不偏远闭塞了。”

9.15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才把音乐的篇章整理出来，使《雅》和《颂》各有适当的位置。”

注释

- 1 九夷：即淮夷，其北境与齐、鲁接壤。
- 2 陋：僻陋、鄙陋，僻远而少文。逢彬按：该词不能解为“简陋”（《论语译注》）“粗陋”（孙钦善《论语本解》），因为《论语》时代的文献中，“陋”只有僻陋、愚陋两义，前者形容地，后者形容人。可参见6.11注2。

原文

9.16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¹，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²？”

9.17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³。”

译文

孔子说：“出外便服事公卿，入门便服事父兄，有丧事不敢不全力以赴，不被酒所困扰，如能做到这些，那我孔丘又算得了什么？”

孔子在河边上叹道：“流逝的就像这个一样吧！日夜而不停！”

注释

- 1 父兄：孔子父亲早死，故此处只有“兄”有义，古人常有这种用法。
- 2 何有于我哉：与《述而》的“何有于我哉”（7.2）意思相同。
- 3 不舍昼夜：逢彬按：“舍”字读音意义有歧异。一读为 shě，意为放弃、抛弃，这一音义后来写作“捨”；一读为 shè，是由客舍义引申出的止息、停留义，古注“音赦”——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之。我们取前一音义，即音 shě，放弃、抛弃义。因为，一是先秦典籍中所有“不舍”，《经典释文》都注“音舍”，从不注“音赦”或其他；

二是，先秦典籍中，当“舍”的宾语为谓词性成分或抽象名词等较为抽象的成分时，一般都读作 shě，意为放弃、抛弃。而“昼”“夜”等时间名词也属于广义的抽象名词。

原文

9.18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9.19 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9.20 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9.21 子谓颜渊曰¹：“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

孔子说：“我还没见过喜爱道德赛过喜爱美貌的人。”

孔子说：“好比堆土成山，只差一筐土了，如果应该停止，我会停下来。好比平地堆土成山，即使才刚刚倒下一筐土，如果应该前进，我会一往无前。”

孔子说：“听我说话专心致志的，也许只有颜回吧！”

孔子对颜渊说：“可惜呀！我只看见那个不断地进步的你，从没看见那个停滞不前的你。”

注释

- 1 子谓颜渊曰：逢彬按：唐写本《论语》郑玄注说：“颜渊病，孔子往省之，故发此言，痛惜之甚。”那么，这明明是颜渊病重孔子去探视他的时候说的。先秦汉语中，“谓……曰”格式都是“对……说”的意思。几乎所有《论语》标点本（包括《论语译注》），仅仅依据语言系统之外的所谓“情理”，就把“子谓颜渊曰”标点成“子谓颜渊，曰”，实不可信。语法规律具有整齐性、严格性，如要指出其例外，须从语言系统内部找到根据以说明之。例如我们在《论语新注新译》5.26章的《考证》中，指出“共”作谓语一般要带宾语，只有见于《管子·明法解》的一处例外：“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

主而不与臣共，法政独制于主而不从臣出。”而这一例外可能是受了后句同一语法位置上的动词“出”的影响——“出”一般是不带宾语的（其使动用法除外）。这一章的“子谓颜渊曰”和7.11的“子谓颜渊曰”完全是一样的意思。诸家标点为“子谓颜渊，曰”，均未能从语言系统内部证明之，故不可从。

原文

9.22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¹！秀而不实者有矣夫！”²

9.23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9.24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³，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⁴。”

译文

孔子说：“庄稼长大了，却来不及吐穗扬花，是有的吧！吐穗扬花了，却来不及灌浆结实，是有的吧！”

孔子说：“年少的人是可敬畏的，怎么能断定他将来赶不上现在的人呢？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名声，那人也就不值得惧怕了。”

孔子说：“严肃认真的话，能不顺从吗？改正错误才可贵。顺从己意的话，能不高兴吗？分析一下才可贵。只是高兴而不分析，只是顺从而不改正，这种人我拿他是没办法的了。”

注释

1 秀：禾黍扬花吐穗。

2 “苗而不秀”不知何指，“秀而不实”当指颜回。

3 巽：音 xùn，恭顺貌。

4 末如之何：犹“莫可奈何”。

原文

9.25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¹

9.26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²，匹夫不可夺志也。”

注释

1 参见 1.8。

2 三军：据周朝制度，大国可以拥有上中下三个军，因此以“三军”作为军队的通称。

原文

9.27 子曰：“衣敝缊袍¹，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²”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9.28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9.2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译文

孔子说：“要以忠、信两种品德为主。要交比自己强的朋友。有了错误，就不怕改正。”

孔子说：“一国的军队，可以强取它的主帅；一个平头百姓，却不能剥夺他的主张。”

译文

孔子说道：“穿着破旧的絮袍与穿着狐皮大衣的人并肩而立，也不觉得惭愧的，恐怕只有仲由吧！《诗经》说：‘不嫉妒，不心贪，做好啥事都不难。’”子路听了，便老念这两句诗。孔子又说：“仅仅这个样子，怎么能够好起来？”

孔子说：“天寒地冻，才知道松针柏叶是最后凋落的。”

孔子说：“明智的人不常疑惑，仁德的人总是乐观，勇敢的人无所畏惧。”

注释

- 1 衣敝缊袍：衣，音 yì，穿；缊，音 yùn，旧丝绵絮。
- 2 这两句诗见《诗经·邶风·雄雉》；臧，善也。

原文

9.30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¹；可与立，未可与权。”

9.31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²

译文

孔子说：“能够一道学习的人，未必会和他志同道合；能够志同道合的人，未必会成为至交；能够成为至交的人，未必会和他通权达变，事事取得一致。”

古诗上说：“唐棣树的花儿，随风翻飞上下。难道不想念你吗？只因家远在天涯。”孔子说：“他不是真正的想念哪，真的想念，那有什么远呢？”

注释

- 1 与立：成为盟友。可参 15.14 注 2。
- 2 唐棣……夫何远之有：唐棣，一种植物，即《诗经·小雅·常棣》中的“常棣”，也即“棠棣”，就是郁李。“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大约就是颜回讲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9.11）。“夫何远之有”可能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7.30）的意思。

乡党篇第十

导读

本篇记载孔子在乡里、朝堂、礼宾、宴饮、祭祀、事君、交友等方面的言行举止，展现了孔子行“礼”的细节。篇中许多内容与《仪礼》《礼记》的记载相通，可能不是孔子的原创，而是他对礼仪规范的践履。礼仪规范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古人生活智慧与伦理思想在具体事务当中的体现。读者阅读此篇，可以从孔子的言行举止中观想礼仪的具体用意。例如：“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孔子官至大夫，“誾誾如”是表示对外高位者的恭敬，“侃侃如”表示对外低位者的亲近，为的是达到更融洽的朝堂氛围。“鱼馁而肉败，不食”“出三日，不食之矣”，包含着对食品安全的考虑。“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君赐生，必畜之。”君主赐下食品，马上认真品尝，是对君主馈赠的重视与感激。生食烹饪之后奉献给祖先，表示君主的恩赐不敢独享（不以君主赏赐的熟食进奉是因为祭品需要经过专门的烹饪）。活物不马上宰杀烹饪，因为活物能够保存，不轻易改变赐物的性状是对君主的敬畏，以示不擅自揣测君主馈赠的用意（活物未必仅可用于食用）。“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形象具体地表达了对君命的重视。“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表现的是对丧事、礼事、国事的敬重，对残疾人的尊重，对他人善意的恭敬以及对自然灾害的敬畏。

任何一个具体的仪节背后都有极丰富的考虑。以上粗论几例，难免挂一漏万，仅供参考。

原文

10.1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¹，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²，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³。君在，蹶蹶如也⁴，与与如也⁵。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⁶。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⁷，襜如也⁸。趋进⁹，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¹⁰，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闕。过位¹¹，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¹²，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¹³。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蹶蹶如也。¹⁴

译文

孔子在本乡本土非常恭顺，好像说不出话的样子。他在宗庙里，朝廷上，便能明白晓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只是说得不多。上朝时，在君主到来之前，同下大夫说话，温和而快乐；同上大夫说话，正直而恭敬。君主来了，便显出恭敬而局促的样子，行步却从容安详。鲁君召他接待国宾，他面色矜持庄重，走路也似逡巡不前。向两旁的人作揖，不停地左右拱手，衣裳前后俯仰，飘飘荡荡。快步向前，如鸟儿展翅。贵宾退下后，一定向君主报告：“客人已经不回头了。”走进朝廷大门，他的仪容十分敬畏，好像无处容身。站，不站在门中间；走，不踩门槛。经过国君座位，面色矜持，逡巡不前，惜字如金，好像没有多少话讲似的。提起下摆向朝堂上走，恭敬谨慎，憋住气好像不呼吸。出来，下一级台阶，面色舒展，怡然自得。下完台阶，轻快地向前走几步，如同鸟儿舒展翅膀。回到自己的位置，又显出恭敬局促的样子。

注释

- 1 恂：音 xún，恭顺的样子。
- 2 便便：音 pián pián，说话流畅的样子。
- 3 闾闾如：不卑不亢的样子。闾闾，音 yín yín，
- 4 蹶蹶如：恭敬而略显局促的样子。蹶蹶，音 cù jí。
- 5 与与如：行走安详舒泰的样子。
- 6 踬如：逡巡不前的样子。踬，音 jué，
- 7 前后：俯仰的意思。
- 8 檐如：摇动的样子。檐，音 chān，
- 9 趋进：俯身向前小步快走，用以表敬意。
- 10 鞠躬如：谨慎恭敬的样子。
- 11 过位：经过君主空着的座位；过，音 guō。
- 12 摄齐：齐，音 zī，衣裳缝了边的下摆；摄，提起。
- 13 屏气：即屏息。屏，音 bǐng。
- 14 本篇仅一章，为便于阅读，今分为九节。

原文

10.2 执圭¹，鞠躬如也，如不胜²。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蹶蹶³如有循⁴。享礼⁵，有容色。私覿⁶，愉愉如也。

君子不以绀緌饰⁶，红紫不以为褻服⁷。当暑，袗絺绤⁸，必表而

译文

孔子出使外国，举行典礼，拿着圭，恭敬谨慎得好像举不起来。向上举好像作揖，向下好像在交给别人。面色凝重如同作战，脚步紧凑好像踩着一线似的。献礼物时，满脸和气。私下见外国君臣，就显得轻松愉快。

君子不用天青色和铁灰色做镶边，浅红色和紫色的布不用来做平常居家的衣服。暑天，穿着粗的或细的葛布单衣，

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麕裘；黄衣，狐裘。⁹ 裘裘长，短右袂¹⁰。必有寝衣¹¹，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¹²。

但一定裹着衬衫，使它露在外面。黑衣配紫羔，白衣配麕裘，黄衣配狐裘。居家的皮袄较长，但右袖要做得短些。睡觉一定有小被，约有一个半人长。冬天家居时接待宾客，穿厚狐貉皮裘。

注释

- 1 圭：一种玉器；举行典礼的时候，君臣都拿着。
- 2 胜：音 shēng，能担负得了。
- 3 蹠蹠：音 sù sù，举脚密而狭的样子。
- 4 享礼：出使外国，初到，便行聘问礼。“执圭”到“如有循”正是行聘问礼时孔子的情形。聘问后，便行享礼；使臣把带来的礼物罗列满庭。
- 5 觐：音 jí，相见。
- 6 緼缁饰：緼，音 gàn，缁，音 zōu，都是颜色。饰，镶边。古代，正式礼服都是黑色，而这两种颜色都近于黑色，所以不用来镶边，为别的颜色做装饰。
- 7 红紫：高贵的颜色，故不宜家居所用。
- 8 衾絺绌：衾，音 zhēn，单，此处活用为动词，穿单衣；絺，音 chī，细葛布；绌，音 xì，粗葛布。
- 9 这三句表示衣服里外颜色应该相称。古代皮衣毛向外，故外面一定要用罩衣，即裼（xī）衣。
- 10 短右袂：袂，音 mèi，袖子。右袖较短，以求工作方便。
- 11 寝衣：即被子；古代大被叫“衾”，小被叫“被”。
- 12 狐貉之厚以居：穿着厚狐貉裘在家接待宾客。逢彬按：皇侃《义疏》说：“此谓在家接待宾客之裘也。”也即，在家接待宾客穿着厚狐貉之裘。但刘宝楠《论语正义》却认为“居”有“坐”义，“狐

貉之厚以居”是以厚狐貉皮为坐垫。几乎所有《论语》的今注本都从“坐垫”之说（杨伯峻先生对此六字未出注，译为“用狐貉皮的厚毛作坐垫”）。但刘宝楠并未能证明此处的“居”恰恰就是“坐”义，故并不可靠。《礼记·服问》：“公为卿大夫，锡衰以居，出亦如之。”意谓国君为卿大夫服丧，日常居处时服锡衰，外出时亦如此。“狐貉之厚以居”和“锡衰以居”句式完全相同。其他类似例句有许多，如：“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诗经·桧风·羔裘》）“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晏子春秋·外篇上》）简言之，“服饰+以+动词”格式，都是“穿戴着……干……”或“穿戴着……来……”的意思，服饰都是介词“以”的前置宾语。可见，皇侃《义疏》所说是道理的。

原文

10.3 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¹，必杀之²。羔裘玄冠不以吊³。吉月⁴，必朝服而朝。

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⁵。

译文

丧期满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佩带。不是上朝和祭祀时穿的礼服，一定裁去一些布。紫羔和黑色礼帽都不穿戴着去吊丧。大年初一，必定着上朝的礼服去朝贺。

斋戒沐浴的时候，一定有浴衣，用布做的。斋戒时，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居住也一定搬迁地方，不与妻妾同房。

注释

- 1 帷裳：礼服裙，上朝和祭祀时穿，用整幅布做，不加剪裁。
- 2 杀：音 shài，裁去。
- 3 羔裘玄冠：均为黑色，用作吉服，不能穿戴着去吊丧。玄冠，一种礼帽。
- 4 吉月：这两字有好些说法。程树德《论语集释》说是大年初一，姑从之。

5 迁坐：改变卧室。古代上层人物平时和妻室居于“燕寝”，斋戒时则居于“外寝（正寝）”，和妻室不同房。

原文

10.4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馐而餲¹，鱼馁而肉败²，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³，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⁴。唯酒无量，不及乱⁵。沽酒市脯不食⁶。不撤姜食，不多食。⁷

译文

粮食尽可能精细，鱼肉尽可能切细。粮食起霉变质，鱼和肉腐败，都不吃。食物变色，不吃。气味难闻，不吃。食物没煮熟或煮得过长，不吃。不到该吃的时候，不吃。不是按一定方法切割的肉，不吃。没有一定的酱料，不吃。肉虽然多，吃它不超过主食。只有酒不限量，但不能喝醉。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姜不撤除，但不多吃。

注释

- 1 食馐而餲：馐，音 yì；餲，音 ài；饮食经久而腐败。
- 2 鱼馁而肉败：馁，音 něi，鱼腐烂；肉腐烂叫“败”。
- 3 割不正：不按一定方法分解，即为“割不正”；割，牛羊肢体的分解。
- 4 食气：饭料。食，音 sì；气，“饩”的古字。
- 5 乱：神志昏乱。
- 6 沽酒市脯不食：买来的酒和肉干，担心不精致不卫生，会伤害身体，所以不吃。沽、市，都是买的意思。
- 7 不撤姜食，不多食：斋戒期间，禁止食荤（葱蒜之类有气味的蔬菜，不是指鱼和肉），姜虽辛辣，但无气味，所以不撤下。姜多食伤身，故须少吃。

原文

10.5 祭于公，不宿肉¹。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语，寝不言。

虽疏食菜羹，瓜祭²，必齐如也³。

译文

助祭于国君，分得的祭肉不留到第二天。自家的祭肉留存不超过三天。超过了三天，便不吃了。

吃饭不交谈，睡觉不说话。

即使是糙米饭、小菜汤和瓜的祭祀，祭的时候也一定像斋戒了一样。

注释

- 1 不宿肉：分配的祭肉不过夜。大夫、士都须助君主祭祀。祭祀当日杀牲举行祭典，次日又祭，然后依等级分祭肉，此时肉已不太新鲜。若留一夜再吃，恐对身体有害。
- 2 瓜祭：逢彬按：《鲁论语》作“必祭”，有些注本便以为“瓜”字是因形近而讹（包括《论语译注》）；其实“瓜”字不讹。唐写本《论语》该“瓜”字有草字头，郑玄注“三物虽薄，祭之必敬”，与邢昺《疏》同。“三物”是指“疏食”“菜羹”和“瓜”。《礼记·玉藻》：“瓜祭上环，食中，弃所操。”证明“瓜祭”并非于文献无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有“探下文而省例”，“疏食菜羹”的“祭”因“瓜”后的“祭”字而省略。
- 3 齐，通“斋”，斋戒。

原文

10.6 席不正¹，不坐。

乡人饮酒²，杖者出，斯出矣。

乡人傺³，朝服而立于阼阶⁴。

译文

坐席摆得不端正，不坐。

行乡饮酒礼后，要等老年人都出去了，自己才出去。

本地的人们迎神驱鬼，穿着朝服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问人于他邦⁵，再拜而送之⁶。

康子馈药⁷，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

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托人给在外国的朋友问好送礼，要拜两次送别受托者。

季康子送药给孔子，孔子拜而接受，说：“我不太了解这药性，还不敢试服。”

马棚失了火。孔子刚好退朝，问：“伤了人吗？”却不问马。

注释

- 1 席：古代没有椅和凳，都是在地面上铺席子，坐在席子上。现在朝鲜、日本仍保留此种习惯。“席不正”是布席不合礼制。
- 2 乡人饮酒：即行乡饮酒礼，详见《礼记·乡饮酒义》。
- 3 傺：音 nuó，古代风俗，迎神以驱逐疫鬼。
- 4 阼阶：东面的台阶，主人所立之地。阼，音 zuò。
- 5 问：问讯，问好。古代问讯，常致送礼物。
- 6 拜：拱手并弯腰。
- 7 馈：音 kuì，赠送。

原文

10.7 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君赐腥，必熟而荐之¹。君赐生，必畜之。侍食于君，君祭，先饭²。

疾，君视之，东首³，加朝服，掩绅。⁴

译文

国君赐给熟食，孔子一定摆正座位先尝一尝。国君赐给生肉，一定先煮熟，再给祖宗进供。国君赐给活物，一定养着它。和国君一同吃饭，当他举行饭前祭礼的时候，自己先吃饭。

孔子病了，国君来探问，他便把头朝东，把朝服盖在身上，拖着大带。

国君召见，不等车辆驾好马，立即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入太庙，每事问。⁵

先步行。

到了周公庙，孔子每件事情都发问。

注释

- 1 荐：进奉。这里进奉的是自己的祖先，但不能视为祭祀。
- 2 饭：动词，吃饭，不包括吃菜。
- 3 东首：国君自以为是全国的主人，就是到其臣下家，也从主人方位的东阶上下，病卧在床的孔子只好脸朝东了。
- 4 加朝服，拖绅：孔子卧病，只能将朝服盖在身上；绅，腰间所束的大带。
- 5 此六字与 3.15 重复。

原文

10.8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¹。”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寝不尸，居不容²。

译文

朋友死了，没人收敛，孔子便说：“丧葬由我来料理。”朋友的赠品，即使是车马，只要不是祭肉，孔子接受时也不行礼。

孔子睡觉不像死尸一样仰卧直躺，平时坐着，也不像接见客人或自己做客人一样跪着，臀部放在足跟上。

注释

- 1 殡：这里指一切丧葬事务。
- 2 居不容：逢彬按：应为“居不客”，意为日常起居不必如做客般保持仪容。《经典释文》说“居不容，苦百反”，“苦百反”即是“客”的反切。唐石经《论语》亦作“居不客”。据考察，“容”在先秦典籍中，其容貌、仪容义（名词）活用为动词（如《史记·刺客列传》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十分罕见，“客”活用为动词则并不罕见。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已将《论语》原文直接改为“居不客”。

原文

10.9 见齐衰者，
虽狎，必变。见冕
者与瞽者，虽褻，
必以貌。

凶服者式之¹。
式负版者²。

有盛饌，必变
色而作。

迅雷风烈必变。

升车，必正立，
执绥。车中，不内
顾，不疾言，不亲
指。

色斯举矣，翔
而后集。曰：“山梁
雌雉，时哉时哉！”
子路共之³，三嗅而
作。

注释

- 1 式：通“轼”，古代车辆前的横木叫“轼”，这里用作动词，用手伏轼的意思。
- 2 版：国家图籍。
- 3 共之：何晏《集解》：“共具之。”“共具”就是伺候吃饭的意思。

译文

孔子看见穿齐衰以上孝服的人，即便是最亲密的，也一定改变仪容以示同情。看见戴礼帽的人和盲人，即使常相见，也一定有礼貌。

在车中遇着拿了送死人衣物的人，便手扶车前的横木，俯身，以示同情。遇见背负国家图籍的人，也手扶车前横木。

他人款待以丰盛美食，一定改变仪容，起立示敬。

遇见疾雷、大风，一定改变态度。

上车后，一定先端正地站好，拉着扶手带登车。在车中，不向内回顾，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孔子一行在山谷中行走，看见几只野鸡。野鸡似乎觉得来者不善，马上飞向天空，盘旋一阵，又都停在一处。孔子说：“这些山梁上的母野鸡，得其时啊！得其时啊！”子路理会错了孔子的意思，张网将它们捕获，煮熟端上给孔子吃，孔子闻了几下，站起身不吃它。

先进篇第十一

导读

本篇多言孔门弟子事，故而后世儒者常常认为先进、后进指的是弟子入门先后（11.1），其实未必。《论语》的编撰虽然分篇有一定主旨，但随机性仍然较大。本篇“先进”“后进”具体指代不明，大可以效法孔子“多闻阙疑”，就本章解本章，而后触类旁通，不应颠倒次序。

后世注家对本篇第一章（11.1）有种种不同的见解，大抵源于对孔子崇“野人”、非君子感到困惑。孔子推崇君子，但说君子就应该胜过“野人”，其实没有根据。君子，其本意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后来被赋予了道德属性。《论语》中不乏以君子指有地位的人之例，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4.11）“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19）以德言的更多，例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14）“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16）“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6.13）“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7.37）“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12.17）本章的“君子”乃以位言。孔子之世，礼崩乐坏，正“礼失，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引孔子言）之际。“野人”远离文化中心，受后世的习气影响小，保留的正是“礼失”之前的遗风，故而孔子欲征三代之礼，当从“野人”，不从君子。

读者读到第二十六章，也常感困惑，明代大学者王阳明的学生就问老师，子路、冉有和公西华说的都是实用的正经事，为什么孔子不置可

否，曾点说的事情近乎玩物丧志，圣人却赞许他呢？阳明先生的解释颇得要领，一是“二三子”有“意”“必”（9.4），于是乎偏向一边，有得必然有失，这就堕入了“器”的层次，不是孔子的精神；而曾点的志向正好符合他的身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悠然自得，正应了“君子不器”（2.12）之说。二是，孔子从能力上认可子路、冉有、公西华。可以补充的是，说“吾与点也”，孔子是觉得曾点的志向与自己更相近，这里有孔子自身的生命体验参与其中，不是说曾点就胜过“二三子”。如果《孔子家语》的记载可信的话，曾点并不是一个潇洒从容的人。曾点的儿子，孔子的爱徒曾子，因为锄草弄断了瓜秧，被曾点一棒子打到昏厥，让孔子大为光火。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但始终“守死善道”（8.13）。“道之不行”是命，孔子只能泰然处之，“居易以俟命”。“孔颜之乐”指的就是“居易”的状态，这是“乐山乐水”的高明境界。圣人不可学，孔子的“乘桴浮于海”与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看似相近，本质上却不同。另一种解释是杨树达先生所说的，“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论语疏证》）。社会安定祥和是孔子一直向往并孜孜以求的。理想型的社会是人人各安其是的社会，是为无为而治的社会；能者有其位的社会其实是次一等的，但孔子就连次一等的社会也不曾够着，不能在现实中触碰理想，便只能在精神上遥契了。

原文

11.1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¹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11.2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²皆不及门也。”

译文

孔子说：“秉持着西周以前礼乐文教的，是野人；秉持着东周以后礼乐文教的，是君子。若要用礼乐，我主张用西周以前的。”

孔子说：“跟着我在陈国、蔡国之间忍饥挨饿的人，都不在我这里了。”

注释

- 1 先进、后进：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均见《八佾》）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在位之君子所行者，均非古制；而乡间鄙远，古风存焉，所谓“礼失，求诸野”也。
- 2 从我于陈、蔡者：从，音 zòng。据《史记·孔子世家》：楚使人聘孔子，适子在陈、蔡之间。二国大夫因平时言行与孔子相左，畏孔子为楚所用，于己不利，因使人围困孔子一行于郊野。绝粮，随从者都饿得爬不起来，唯孔子弦歌不绝。后使子贡至楚，楚兴师，围乃解。

原文

11.3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¹：子游、子夏。

11.4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11.5 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译文

孔子的学生各有千秋。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能说会道的有宰我、子贡。擅长处理政务的有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

孔子说：“颜回呀，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孔子说：“孝顺哪，闵子骞！别人对于他爹娘兄弟称赞他的话没有异议。”

注释

- 1 文学：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

原文

11.6 南容三复白圭¹，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11.7 季康子问²：“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

注释

- 1 白圭：白圭的四句诗见于《诗经·大雅·抑》，意思是白圭的污点还可以磨掉，我们言语中的污点却没法去掉。大概南容是个谨慎的人，能做到“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5.2）。
- 2 季康子问：鲁哀公也有此问，孔子回答较详，由此可见孔子对鲁君和季氏的态度。可参 6.3。

原文

11.8 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¹。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²，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³，不可徒行也。”

译文

南容把“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几句诗反复诵读，孔子便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他。

季康子问：“你的学生中，哪个好学？”孔子答道：“有一个叫颜回的好学，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

译文

颜渊死了，他父亲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来替颜渊置办外棺。孔子说：“不管有才还是没才，但总是各自的儿子。我儿子鲤死了，也只有内棺，而无外棺。我不能卖掉车子步行来替他买外棺。因为我也曾随行于大夫行列之后，是不能步行的。”

注释

- 1 颜路……为之椁：颜路，颜回父，名无繇（yóu），字路，也是孔子学生；椁，音 guǒ，棺材外面的大棺。
- 2 鲤：字伯鱼，孔子的儿子，年五十死，时孔子年七十。
- 3 以吾从大夫之后：这是谦逊的说法，意为“我曾为大夫（孔子曾任鲁国司寇）”。

原文

11.9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

11.10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¹？”

11.11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²。”

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译文

颜渊死了，孔子说：“唉！老天要我死啊！老天要我死啊！”

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很伤心。随从孔子的人说：“先生太伤心了！”孔子说：“真是太伤心了吗？我不为那个人伤心，还为谁伤心呢？”

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们想要很丰厚地埋葬他。孔子说：“不可以。”

学生们仍然很丰厚地埋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呀，你对待我好像对待父亲哪！我却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你呀！这不能怪我呀，是你的那些同学干的呀！”

注释

- 1 非夫人之为恸：夫人，那人，作“恸”的前置宾语。这句可理解为“非为夫人恸”。
- 2 不可：当时礼制规定，丧葬厚薄要根据家庭经济状况来定。颜渊家

贫，应薄葬。他的同学出于好意想要厚葬他，孔子遵守礼制，反对这样做。

原文

11.12 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问死¹。”曰：“未知生，焉知死？”

11.13 闵子侍侧，阊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²；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³

注释

- 1 敢：表敬副词。古代地位低下者向尊贵者进言，多用之。
- 2 行行如：刚强负气的样子；行，音 hàng。
- 3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过于刚直，孔子担心，提醒他注意。后来子路果然死于非命。

原文

11.14 鲁人为长府。
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译文

子路问怎样服事鬼神。孔子说：“人还不能服事，又怎能去服事鬼？”

子路又说：“我冒昧地请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

闵子骞站在孔子身旁，显得恭敬而正直；子路显得很刚强；冉有、子贡显得温和、愉快。孔子很高兴。但又说：“像仲由这样子，像是不得善终的呀！”

译文

鲁国翻修金库——长府。闵子骞道：“仍像原来的样子如何？为什么一定要翻修呢？”孔子说：“那人平时不大开口，一开口却十分中肯。”

11.15 子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¹

11.16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²”

孔子说：“仲由鼓瑟，为什么在我这儿来弄呢？”学生们因此瞧不起子路。孔子又说：“由嘛，已经登上堂了，只是还没有进入室中。”

子贡问孔子：“颛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两个人谁强？”孔子说：“师啊，有点过分；商呢，有点赶不上。”

子贡说：“那么，师强一点吗？”孔子说：“过分和赶不上一个样。”

注释

- 1 升堂、入室：堂是正厅，室是内室。先入门，次升堂，后入室，表示做学问的几个阶段。
- 2 过犹不及：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6.29）太过与不及都不是中庸，所以孔子这样说。

原文

11.17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11.18 柴也愚¹，参也鲁，师也辟²，由也喭³。

译文

季氏比周公还有钱，而冉求还替他搜括，增加更多的财富。孔子说：“冉求不是我们的人，你们学生大张旗鼓地去攻击他，是可以的。”

高柴愚笨，曾参迟钝，颛孙师重容貌，仲由太卤莽。

注释

- 1 柴：高柴，字子羔，孔子学生，比孔子小三十岁（前521—？）。
- 2 辟：不实在。朱熹说：“辟，便辟也。谓习于容止，少诚实也。”

3 彥：音 yàn，粗暴，卤莽。

原文

11.19 子曰：“回也其庶乎¹，屡空²。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³。”

11.20 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11.21 子曰：“论笃是与⁴，君子者乎？色庄者乎？”

译文

孔子说：“颜回的学问道德差不多了吧，可是常常穷得没办法。端木赐不安本分，囤积投机，猜测行情，却屡屡猜中了。”

子张问怎样做才是善人。孔子说：“不踩着别人的脚印走，道德文章也难以到家。”

孔子说：“总是推许言论笃实的人，他是真正的君子呢？还是故作深沉的人呢？”

注释

1 其庶乎：其庶几乎，可以了吧，差不多了吧。

2 空：既贫（无财货）且穷（行不通）。

3 亿：臆断，猜测，类似现在股民的猜测行情涨和跌。

4 论笃是与：与，许，赞许，推许。论笃，论笃者；“论笃”是“与”的前置宾语。

原文

11.22 子路问：“闻斯行诸¹？”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

译文

子路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爸爸哥哥还健在，怎么能听到就干起来？”

冉有问：“听到就干起来吗？”孔子说：“听到就干起来。”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²，故退之。”

注释

1 诸：“之乎”的合音字。

2 兼人：兼有两个人的勇气，敢作敢为。

原文

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11.24 季子然问¹：“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²。”

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11.25 子路使子羔为费

公西华说：“仲由问听到就干起来吗，您说‘爸爸哥哥还健在不能这样做’；冉求问听到就干起来吗，您却说‘听到就干起来’。我给弄糊涂了，大胆地来问问您。”孔子说：“冉求平时做事退缩，所以我给他打打气；仲由却有两个人的胆量，所以我要给他泼点冷水。”

译文

孔子在匡被围困了之后，颜渊最后才来。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健在，我怎么敢死呢？”

季子然问：“仲由和冉求可以说是大臣吗？”孔子说：“我以为您是问别人，原来问的是由与求哇。我们所说的大臣，应心怀仁义来服事君主；如果这样行不通，就宁愿辞职不干。如今由和求呢，可以说是初具资格的臣属了。”

季子然又问：“那么，他们唯命是从吗？”孔子说：“杀父亲和君主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的。”

子路叫子羔去做费地行政长官。

宰。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孔子说：“这是害了那里人的儿子！”

子路说：“那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为什么定要读书才叫作学问呢？”

孔子说：“所以我讨厌那巧舌如簧的人。”

注释

1 季子然：当为季氏同族之人。

2 具臣：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言备臣数而已。”逢彬按：“具”之有“才具”义大约在南北朝之后，故“具臣”不当如《论语译注》理解为“有才具之臣”。

原文

11.26 子路、曾皙¹、冉有、公西华侍坐。²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³：‘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译文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陪孔子坐着。

孔子说道：“因为我比你们痴长几天，老了，没有人用我了。你们平时说：‘人家不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们，打算请你们出去，那你们怎么办呢？”

子路不假思索地答道：“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局促地处在几个大国之间，外面有军队侵犯它，国内又常闹灾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以后，可以使人人有勇气，而且懂得大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⁵，如五六十⁶，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⁷，以俟君子。”

又问：“冉求！你怎么样？”

答道：“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我去治理，等到三年以后，可以使人民丰衣足食。至于如何做才合于礼乐，那只有等待贤人君子了。”

注释

- 1 曾皙：名点，曾参的父亲，也是孔子学生。
- 2 从这一句到“宗庙会同……孰能为之大”为一章，今为阅读方便，分为三节。
- 3 居：平居，平常。
- 4 比：音 bì，等到。
- 5 方六七十：方圆六七十里。
- 6 如：或者。
- 7 如其礼乐：（至于要）合乎礼乐；如其，符合，合于。

原文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¹，愿为小相焉²。”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³，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

译文

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

答道：“不是说我已经有能力了，我愿意这样学习：祭祀的工作或者同外国会盟，我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司仪者。”

又问：“曾点！你怎么样？”

他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起来答道：“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

孔子说：“有什么关系呢？正是要

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⁴，春服既成⁵，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⁶，风乎舞雩⁷，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⁸：“吾与点也⁹！”

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啊！”

曾皙便说：“暮春时节，春天衣服都已穿定了，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再唱着歌儿回家。”

孔子长叹一声说：“我同意曾点的主张！”

注释

- 1 端章甫：端，礼服；章甫，礼帽。这里都活用作动词。
- 2 相：音 xiàng，赞礼者。
- 3 作：站立。
- 4 莫：“暮”的本字。
- 5 成：定。
- 6 沂：音 yí，水名，源出山东邹城市西北，西经曲阜与洙水合，入于泗水。
- 7 舞雩：用以求雨的台名。在今曲阜市南郊。雩，音 yú。
- 8 喟然：长叹息貌；喟，音 kuì。
- 9 吾与点也：与，赞同，同意。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说：“孔子所以与曾点者，以点之所言为太平社会之缩影也。”

原文

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

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译文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都出去了，曾皙后走。曾皙问道：“那三位同学的话怎样？”

孔子说：“也不过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

“唯求则非邦也与¹？”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唯赤则非邦也与？”

“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其小，孰能为之大？”

曾皙又说：“先生为什么对仲由微笑呢？”

孔子说：“治理国家应该讲求礼，可是他的话一点都不谦让，所以笑笑他。”

“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

孔子说：“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地就不够一个国家呢？”

“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

孔子说：“有宗庙，有国际间的盟会，不是国家是什么？我笑仲由的不是说他不能治理国家，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譬如公西赤，他是个十分懂得礼仪的人，但他只说愿意学着做一个小司仪者。如果他只做一个小司仪者，又有谁来做大司仪者呢？”

注释

1 唯：用在句首，是引出话题的助词。

颜渊篇第十二

导读

“信”是“孔门四教”之一。汉代大儒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举，被后世称为“五常”。但在《论语》中，“信”还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孔子教授的“信”，是教学生如何通过修养德行，锻炼与人相处的能力来获得他人的信任。“信”固然有言出必践、“守信”的意涵，比如在“忠信”连用的情况下，但更多是与朋友、民、政相关联，意思是讲诚信而被人信服。两者的使用，都是在与人交往的语境下，在孔子看来，“信”并不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内在的德目。对自己负责的道德律条有绝对性，比如“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4.5)。与人交往的品质是外在的，视一定条件而定的，需要权变，不能死守。言出必践，恪守承诺固然可以如子路一样被人尊重(12.12、12.13)，但如果不懂得割舍，为了追求外部的评价而绑架自身，就本末倒置了。因而孔子说“言必行，行必果”是小人所为(13.20)。被世人评价为正直守信的微生高，孔子就不承认他“直”(5.24)。孔子的评价是切中要害的。根据《庄子》的记载，微生高与女子相约桥下，女子没来，微生高苦等不肯离开，最后因为涨水被淹死了。孔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任何协议的达成，都应当预留出调整和更改的空间，这本身是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子夏说，君子在大是大非上不舍糊，在小细节上不用斤斤计较(19.11)，这是对孔子观点的通俗表达。

“信”在社会政治层面十分重要。孔子提倡上行下效的德性政治，在这个目标下，当政者是否为民众所信任就极为关键。本篇第七章，孔子

说一个政权要能运转，需要有财赋、有军备，更重要的是有百姓的信任。国家如果遇到问题，比如饥荒，首先要裁撤军队，这样可以减少开支，使其回归生产。如果还不行，就要减免税赋，乃至开仓赈民。粮食发放完了，横竖不过饿死；如果有粮不放，还整饬军队防止叛乱，那么老百姓就会对统治者失去信任，国家就要乱，后果不堪设想。此章与第九章“年饥，用不足”时孔子主张削减税赋，正是异曲同工。有的学者批评孔子，说孔子为了强调他所谓的道德，宁可让老百姓饿死，这是伦理异化。他们不了解孔子的思想性格，孔子从不蹈虚，总是就实际可能发生的情况而言，对去食、去兵、去信的理解也不是建立在抽象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也不了解《论语》的语例，论语中凡问“政”或问“为政”，孔子的回答如果没有明确指代，都是以当政者为谈话对象。去兵与去食都是就执政者而言，二者的对象相同，不是说去除百姓的口粮。

原文

12.1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¹。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12.2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

译文

颜渊问仁德。孔子说：“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回复到礼所允许的范围，就是仁。一旦这样做成了，天下的人都会归向仁德。实践仁德，全靠自己，难道还靠别人不成？”

颜渊说：“请问行动的纲领。”孔子说：“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

颜渊说：“我虽不聪敏，也要实行您这话。”

仲弓问仁德。孔子说：“出门工作好像去接待贵宾，役使百姓好像去承担大祀典，事事严肃认真，小心谨慎。自己所不

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²”

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喜欢的事物，就不强加于别人。仕于诸侯不心生怨恨，仕于卿大夫也不心生怨恨。”

仲弓说：“我虽然不聪敏，也要实行您这话。”

注释

1 天下归仁：天下（的百姓）都将归向仁德。逢彬按：清代毛奇龄说这章的“归仁”乃是“称仁”的意思（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之），不确。《孟子·离娄上》：“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圜也。”“归”和下文“就下”“走圜”的“就”“走”，同样具有“移动”这一义素，这就才有可比性，故用“犹”字以比方之。

2 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在邦，指在诸侯朝廷做事；在家，指在卿大夫采邑中做事。参见 12.21。《左传·文公四年》“在国必乱，在家必亡”的“家”，也指卿大夫的采邑。无怨，不是指别人无怨于我，而是指我对别人没有怨恨。

原文

12.3 司马牛问仁¹。子曰：“仁者，其言也讷。”

曰：“其言也讷，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讷乎？”

12.4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

译文

司马牛问仁德。孔子说：“仁人，他的言语迟钝。”

司马牛说：“言语迟钝，这就叫作仁了吗？”孔子说：“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够不迟钝吗？”

司马牛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

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作君子了吗？”孔子说：

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12.5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注释

1 司马牛问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问仁于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讷。’”

2 商：卜商，字子夏。

原文

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¹，肤受之诉²，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诉，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

注释

1 谮：音 zèn，谗言。

2 诉：控诉，这里指诬告。

“问心无愧，那有什么可以忧愁和恐惧的呢？”

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就我没有。”子夏说：“我听说过：死生交给命运，富贵全凭老天。君子只管严肃认真，没有过失，对他人谦恭有礼，普天之下，到处都是兄弟！君子哪里用得着担心没有兄弟呢？”

译文

子张问怎样才能明察秋毫。孔子说：“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般的谗言，以及表面肤浅未及实情的控告，你都不接受，那你可算是明察秋毫了。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般的谗言，以及表面肤浅未及实情的控告，你都不接受，那你可算是具有远见卓识了。”

原文

12.7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¹。”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请教执政之道。孔子说：“充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就信任政府了。”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者之中先放弃哪一项？”孔子说：“放弃军备。”

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还要去掉一项，在剩下的两者之中先放弃哪一项？”孔子说：“放弃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一死，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国家不可能站得住。”

注释

- 1 信：信任，相信。“听其言而信其行。”（5.10）按：此处“信”不能释为“信仰”，因为《论语》时代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信”都没有“信仰”的意义。

原文

12.8 棘子成曰¹：“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²。”

译文

棘子成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行了，要那些文采干什么？”子贡说：“可惜呀，先生竟这样谈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本质和文采，是同等重要的。假若把虎豹和犬羊两类兽皮拔去有文采的毛，那这两类皮革就很难区别了。”

注释

1 棘子成：卫国大夫。古代大夫都可被尊称为“夫子”。

2 鞞：音 kuò，去了毛的兽皮。

原文

12.9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12.10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¹，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²。”

译文

鲁哀公向有若问道：“年成不好，国家用度不足，该怎么办？”

有若答道：“为什么不实行十分抽一的税率呢？”

哀公说：“十分抽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十分抽一呢？”

答道：“如果百姓的用度够，您怎么会不够？如果百姓的用度不够，您又怎么会够？”

子张问如何推崇道德，明辨惑乱。孔子说：“依靠忠诚信实，唯义是从，这就是推崇道德。喜爱他，就希望他活着；讨厌他，恨不得他死掉。既要他活，又要他死，这便是惑乱。正所谓‘不但捞不着，只让人奇怪’。”

注释

1 徙义：徙于义，以义为归依。徙，迁往，归附。

2 诚不以富，亦只以异：见《诗经·小雅·我行其野》。只，仅仅。郑玄说，孔子引此诗，只是要强调那个“异”字。

原文

12.1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¹，其由也与？”

12.13 子路无宿诺。²

12.14 子曰：“听讼³，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注释

- 1 片言：单辞，即单方面的言辞。打官司一定有原告、被告两方面的人，叫作“两造”。孔子说子路片言可以折狱，不过表示他的为人诚实直率，别人不愿欺他罢了。
- 2 根据《经典释文》将此五字单独列为一章。
- 3 听讼：孔子曾任治理刑事的大司寇一职。

原文

12.15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12.16 子曰：“博学于文，

译文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答道：“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爹要像个爹，儿要像个儿。”景公说：“对呀！若真是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爹不像爹，儿不像儿，即使有很多粮食，我能吃得上吗？”

孔子说：“根据一方面的言语就可以判决案件的，大概只有仲由吧！”

子路从不拖延诺言。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不能做到完全不留遗憾；如果一定要消除纷争带来的伤害和创痛，除非做到没有争讼才行。”

译文

子张问政治。孔子说：“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执行政令一心一德。”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

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¹

12.17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注释

1 参见 6.27，内容一致。

原文

12.18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12.19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12.20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¹：“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注释

1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季孙肥（康子）袭其父位于鲁哀公三年七月。以上三章季康子之问，当在此以后。

献，再用礼节约束自己，也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吧！”

孔子说：“君子成全他人，而不促人作恶。小人却和这相反。”

译文

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答道：“‘政’字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谁敢不端正呢？”

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向孔子求教。孔子答道：“假如您不贪求太多的财货，就是奖励偷抢，他们也不会干。”

季康子向孔子请教政治，说道：“假若杀掉坏人来亲近好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您治国理政，为什么要杀戮？您想把国事办好，百姓就会好起来。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

原文

12.21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12.22 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¹，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注释

1 修慝：修，修理，整理，清理，清算，修饰，修好，修治。按：“修”

译文

子张问：“读书人要怎样做才可以叫作通达？”孔子说：“你所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答道：“在朝廷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工作时一定有名望。”孔子说：“这是闻名，不是通达。怎样才是通达呢？品质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颜色，从思想上愿意对别人退让。这样，他在朝廷做官必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也一定事事通达。至于闻名，表面上似乎爱好仁德，实际行为却不如此，而自己竟以仁人自居而毫不怀疑。这种人，做朝廷的官时一定会博取名望，在大夫家工作时也一定会博取名望。”

樊迟陪同孔子在舞雩台下游玩，说：“请问怎样尊崇道德，怎样消除别人隐藏的怨恨，怎样辨别哪些是糊涂事？”孔子说：“问得好！先劳动，而后收获，不是尊崇道德吗？对于缺点错误，自我批评，而不批评别人，不就消除了隐藏的怨恨吗？因为偶然的忿怒，便失去理智，甚至连累双亲，不是糊涂吗？”

含义颇宽泛，既可修德、修好、修城、修垣（例多不举），又可“修怨”（《左传·隐公四年》《哀公元年》，清理、清算旧怨之谓）。此外“修慝”的“修”，是“修治”的意思，故译为“消除”。慝，音 tè，藏匿于心中的怨恨。

原文

12.23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

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¹，能使枉者直。”

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²，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³，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⁴，选于众，举伊尹⁵，不仁者远矣。”

注释

1 举直错诸枉：错，通“措”，安放，安置；诸，“之于”的合音字；枉，不正。

2 乡：通“向”，刚才。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善于了解别人。”

樊迟还不理解。孔子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安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能够使不正直的人正直。”

樊迟退了出来，找到子夏，说道：“刚才我去见老师，请教什么是智，他说：‘提拔正直的人，把他安置在不正直的人之上，能够使不正直的人正直。’这是什么意思？”

子夏答道：“这话的意义多么丰富哇！舜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提拔了皋陶，坏人就被疏远了。汤有了天下，在众人之中挑选，提拔了伊尹，坏人就被疏远了。”

3 皋陶：音 gāo yáo，舜的臣子。

4 汤：商朝开国之君，名履，伐夏桀而得天下。

5 伊尹：汤的辅相。

原文

12.24 子贡问友。子曰：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毋自辱焉。”

12.25 曾子曰：“君子以
文会友，以友辅仁。”

译文

子贡问如何对待朋友。孔子说：
“忠心地劝告他，好好地引导他，他
不听从，也就罢了，不要自取其辱。”

曾子说：“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
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自己培养仁
德。”

子路篇第十三

导读

这一篇讨论了“正名”和“直”。为何要“正名”(13.3)?和秩序井然的西周相比,孔子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失去了固有的秩序。以“季氏旅于泰山”(3.6)为例,泰山是天下第一大山,是天子祭祀天地的地方,虽然在鲁境,但也是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所以鲁国才有资格祭祀。在孔子看来,季氏只是鲁国的大夫,没有权利在泰山行祭。如果季氏都能在泰山行祭,那么天子封禅还有什么威严可言呢?百姓如何还会敬畏呢?一定的权利需要匹配一定的名分,这样大家才会清楚明白,官员才会配合,百姓才会服从。名分是对实务的规定,一旦乱了,实务也会受到影响。“正名”之后,才可能协调各方;礼乐刑罚各得其正之后,老百姓才知道要如何行事。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这个道理,如果君、父不按自己的身份(名分)来做事,那么臣子就不会把他们当作是君主、父亲,社会就会陷入无序,结果就是“虽有粟”不得而食(12.11)。归结到君子的言行上来,就是说话一定与实际行动相匹配。孔子以“文、行、忠、信”教授弟子,“文”与“行”相合,然后忠、信才成为可能;“言”属于“文”,如果不能与“行”相匹配,忠、信就无从谈起。

本篇第十八章是孔子关于“直”的案例探讨。《论语》中的“直”,在“正直”的义项下包括两层意涵,一是直率,二是正直。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区分这两层意涵,因为二者有较大差别,前者是

性情的流露，没有明确的道德内涵；后者有理性色彩，是道德评判。由于在同一义项下，前后文条件（即语境）是相同的，且这是以现代人的观念强生区别，故既不可操作，也不可取。“直”兼有这两层意涵，是一种从本性出发，同时又符合道德的品质。儒家特别强调性情的陶冶，道德不是强制人性，而是顺乎人性。“仁”的根本是“爱人”，首先是爱父母亲人，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道德情感。在儒家思想的语境中，良善的情感本就是道德的源头，情感流露和为人正直不是两回事。所以孔子一方面批评那种以狂妄、好逞口舌之快为“直”的论调（在道德上不善）；另一方面又批评那种以拐弯抹角的方式做好事的行为（不是真性情）。

叶公认为儿子举报父亲是“直”，但孔子却认为父子相互隐瞒罪过，才是“直”的表现。叶公的“直”也是兼有两层意涵的。从直率的层面考虑，儿子知道顺手牵羊是不对的，这是本能判断，因为做了坏事就应该接受惩罚，顺理成章。从正直的角度看，坚持正确的事情，捍卫国法，不徇私舞弊，似乎也合乎道德。但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会发现，对错的观念以及法律意识都是后天教给的，人最本真的情感应该是爱自己的亲人，一个正直的人也应该孝敬父母。孔子的考虑正是从最本真的道德情感出发。亲子之情是一切善行的发端，如果一种道德伦理是以牺牲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与最亲密的关系为基础的话，这种伦理本身就是病态的。儒家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仁爱是一种差等之爱，爱父母与爱邻居不同，但是可以将对父母的爱扩展开来，进而爱他人，安定他人，爱天下人，安定天下人（14.42）。差等之爱正是建立在人自然的情感基础之上。差等不是以生存空间上的距离测算的，而是生活实践中实际的情感距离。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14.34），被人用道德的方式对待还是以私怨的方式对待，会在情感上形成差等。孔子不主张一视同仁，而是要用“直”的方式对待私怨，比如诉诸法律。这里的“直”可以翻译为正直，并不是像某些公知说的那样“用大板砖拍他”。

“直”德，或者说“亲亲相隐”的观念被孟子继承和发扬。学生问孟子，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皋陶要去抓他，舜该怎么办。圣人当然不能干预司法，也不能置父亲于不顾，这是一个道德的两难。孟子的

回答是，舜会“窃负而逃”，偷偷地背着父亲逃跑，过流亡的生活。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舜视得天下若敝履，自然也就摆脱了必须裁制瞽叟的困局，换来浪迹天涯，共享天伦之乐的机会。在孟子这里，罪过从攘羊上升到了杀人，尽孝也从隐瞒升级为“窃负而逃”。孟子在一种更为极端的情况下，肯定了亲情的优先性，这是对孔子“直”德的发展。在汉代，亲属间的容隐被写入法律；唐代容隐制更是从血亲扩展到了“同居”关系，并且从权利上升到了义务，这是孔子的“直”德在制度层面的落实。

从今天的视角来审视，孔子的“直”德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选择告发还是容隐实际上是选择人的自然天性还是政治身份的问题。有的学者说“亲亲相隐”“窃负而逃”是把小家放到大家之上，是自私自利，是腐败。这实则是一种狭隘而平面的观点。这种观点的预设是社会比血亲更能保护每一个个体，但历史的教训恰恰是相反的。在个体（家庭）与社会一分子的身份发生对立时，孔子选择了个体（家庭）。因为个体（家庭）在实际的关系上从来就比社会更亲近人性。人的社会属性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权的更迭而改变，但血缘亲情的纽带却是不变的，尤其在政治黑暗的时代，对血缘亲情的肯定更能保护个体免遭骨肉相残的灾难。有的学者说孔子的“直”德是中国特色，事实也并非如此。西方法律传统中就有容隐制，现代司法举证，亲属也有权回避。在与孔子相当的时代，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就记载了古希腊的传统，儿子告发父亲是不虔敬的。古希腊也有其他传统，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阿尔刻提斯》里描绘了另一种道德的两难。国王阿德墨托斯将被神祇夺取性命，但如果有人愿意替他去死就可以换他一命。阿德墨托斯向他的父母提出这一要求后被拒绝，他因而十分愤怒。他的愤怒被观众所理解，因为在城邦民主制发达的古希腊，公民的身份压过了个体的家庭角色。老人因为难以创造价值，被社会观念认为是无用的，他们一贯被轻视，代替年轻人去死理所当然。国王的父亲拒绝这一要求的理由也只是，作为自由人的他有权利选择不同意，他没有任何义务替儿子去死。老人地位低下是生产力不发达时代的常态。我们应当庆幸的是，在物质文明同样不发达的

春秋时期，因为儒家学说的存在，我们的祖先接受到的不是那种不人性的观点。血缘亲情、家庭纽带除了为个人提供生活成长的空间外，也是保证社会有序与和谐的重要基石。亲情得不到保护，家庭被践踏，人的尊严也就不复存在，社会也就会变得冷漠可怕。

原文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原文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¹，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

译文

子路问执政之道。孔子说：“先给百姓做榜样，然后役使他们。”子路请求多讲一点。孔子又说：“兢兢业业地工作。”

仲弓当了季氏的管家，向孔子问政治。孔子说：“给工作人员做榜样，原谅别人的小过失，推举贤能的人。”

仲弓说：“怎样去识别贤能的人并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推举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舍弃他吗？”

译文

子路对孔子说：“卫君等着您去治国理政，您准备首先干什么？”

孔子说：“政事本来难分先后，如果非要先做某一项，那就是正名吧！”

子路说：“您的迂腐竟到了如此地步吗！何必正什么名？”

孔子说：“你怎么这样粗野！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大概采取保留态度

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²。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而不会像你这样乱说。用词不当，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言语不顺理成章，工作就不能搞好；工作搞不好，国家的礼乐制度也就举办不起来；礼乐制度举办不起来，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无所适从，连手脚都不晓得摆在哪里好。所以君子给某一事物命名，一定有可以这样说的理由；而这样说了，也一定要能行得通。君子对于他的措辞，要做到一点也不马虎才算完事。”

注释

- 1 卫君：卫出公，名辄。
- 2 错：通“措”，放置。

原文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¹！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夫。”又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

樊迟出去了。孔子说：“樊须真是小人！居上者讲礼节，老百姓就没人敢不尊敬；居上者讲道理，老百姓就没人敢不服从；居上者讲信誉，老百姓就没人敢不说真话。能做到这样，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小儿女来投靠，为什么要自己种地呢？”

注释

1 樊须：字子迟。

原文

13.5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¹虽多，亦奚以为²？”

译文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让他处理政务，却不能顺畅通达；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即便读得多，又如何去做呢？”

注释

1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古代使节，只接受使命，至于交涉应对，全靠随机应变，这就是“专对”。又，当时的外交酬酢和谈判，多以背诵《诗经》来表达己意。

2 亦奚以为：奚以，怎样，如何；为，做。

原文

13.6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3.7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13.8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说：“当权者自己行得正，不发命令，政令也能贯彻；自己行为不检点，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听从。”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像兄弟一般相差无几。”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一点，便说：‘差不多合适了。’增加了一点，又说道：‘差不多完备了。’多有一点，便说道：‘差不多美轮美奂了。’”

注释

1 苟合：差不多合适，基本上够了。逢彬按：俞樾《群经平议》说这一“苟”是“诚”的意思，说与“苟有用我者”“苟正其身矣”的“苟”义同。俞说不确。当“苟”解作“诚”，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真的”，作假设连词用时，它一定处于一个假设复句的首句。而本章“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的三处“苟”都不符合条件，当然不能解为“诚”。俞樾又说“合”通“洽”，举《孟子·梁惠王上》“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为例。但此句意为“我这种心情和王道相合，是什么道理呢”，与“洽”无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俞樾说，或未免失察。

原文

13.9 子适卫，冉有仆¹。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²，三年有成。”

13.11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13.12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³。”

译文

孔子到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子。孔子说：“人真多呀！”

冉有说：“人口已经众多了，又该干什么呢？”孔子说：“让他们富起来。”

冉有说：“已经富裕了，又该干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孔子说：“如有用我主持国家政事的，一年也就差不多了，三年便会很有成绩。”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克服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呀！”

孔子说：“假如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

注释

- 1 仆：动词，驾御车马。
- 2 期月：一年；期，音 jī。
- 3 世：三十年为一世。

原文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¹？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13.14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²。”

注释

- 1 何有：有什么困难。
- 2 与：音 yù，参与。据《左传》，季氏曾用田赋的事征求孔子意见，可见孔子的“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是有根据的。但冉有不明白“政”和“事”的区别，孔子又讲求“正名”，故有此章。

原文

13.15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¹。人之言曰：‘为君

译文

孔子说：“假若端正了自己，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连自身都不能端正，又怎能端正别人呢？”

冉有下班回来。孔子说：“今天为什么回得晚了呢？”答道：“有政务。”孔子说：“那只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务，虽然不用我了，我也会知道的。”

译文

鲁定公问：“一句话兴盛国家，有这事吗？”

孔子答道：“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不留余地。不过，大家都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易。’如

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

曰：“一言而丧邦，有诸？”

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果知道做君主的艰难，不近于一句话便兴盛国家吗？”

定公又说：“一句话丧失国家，有这事吗？”

孔子答道：“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不留余地。不过，大家都说：‘我做君主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任何话都没人敢违抗。’如果说得话正确而没人敢违抗，不也好么？如果说得话不正确也没人敢违抗，这不就接近一句话便丧失国家了吗？”

注释

- 1 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逢彬按：有些《论语》注本作“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我们不取。“若是其”为当时习语，其后通常接形容词，表示“如此……”“像这样地……”，如《孟子·梁惠王下》：“若是其大乎？”《晏子春秋·内篇杂下》：“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荀子·王霸》：“若是其固也。”几，音 jī，近；这里可译为机械、拘泥。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连读，译作“说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至确。

原文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¹

13.17 子夏为莒父宰²，问

译文

叶公问政治。孔子说：“只有境内的人欢悦，境外的人才会来归。”

子夏做了莒父的行政首长，

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问政治。孔子说：“不要图快，不要顾小利。图快，反而达不到目的；顾小利，大事就办不成功。”

注释

- 1 近者悦，远者来：逢彬按：这两句话杨伯峻先生译为“境内的人使他高兴，境外的人使他来投奔”；孙钦善先生译为“境内的人使他们欢悦，远方的人使他们来归”。我们不取。因为，按《论语》的句法，如要这样翻译，应作“近者悦之，远者来之”。我们认同皇侃《义疏》所说：“言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欢悦，则远人来至矣。”
- 2 莒父：鲁国之一邑；莒，音 jǔ。

原文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¹，而子证之²。”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³。”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那里有个正直坦率的人，他父亲顺手牵羊，他便告发。”孔子说：“我们那里正直坦率的人和你们的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

注释

- 1 攘：《淮南子》高诱注：“凡六畜自来而取之，曰‘攘’也。”
- 2 证：告发，检举。
- 3 直在其中：孔子伦理哲学的基础就在于“孝”和“慈”，因之说父子相隐，直在其中。除极个别国家外，现代各国刑法都有“亲属容隐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隐者无罪。“亲属容隐制”在我国废除六十多年后，最近得以恢复，是法制史上一大进步。

原文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¹，不可弃也。”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²！抑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³，何足算也？”

注释

1 之：到，往。

2 硜硜然：浅薄固执的样子。硜，音 kēng。

3 斗筲之人：指气度狭小的人。筲，音 shāo，饭筐。

译文

樊迟问仁。孔子说：“平日容貌态度端正庄严，工作严肃认真，为别人忠心诚意。这几种品德，即便到了夷狄那里，也是不能废弃的。”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作‘士’？”孔子说：“自己行为保持羞耻之心，出使各国，不负君主的使命，这就可以叫作‘士’了。”

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里称赞他恭敬兄长。”

子贡又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言语一定信实，行为一定坚决，这是不问黑白而只管自己贯彻言行的小人哪！但也可以说是再次一等的‘士’了。”

子贡说：“现在的执政诸公怎么样？”孔子说：“唉！这班小肚鸡肠的人，哪值得拿来排等次？”

原文

13.21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¹！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²。’善夫！”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不能得到言行方正的人和他相交，又硬要交友的话，那总要交到狂放和狷介的人吧！狂放者敢于进取，狷介者还不至于做坏事。”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作为一个人，却没有恒心，连巫者和医生都做不了。’这话说得好哇！”

《易经·恒卦》的爻辞说：“三心二意，翻云覆雨，总有人招致羞耻。”孔子又说：“这话的意思是叫无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卦罢了。”

注释

1 狷：音 juàn，洁身自好。

2 巫医：巫者和医师。逢彬按：杨伯峻先生注：“‘巫医’是一词，不应分为卜筮的‘巫’和治病的‘医’两种。”我们以为，古代汉语某一结构是词还是词组，要看它出现频率是高是低，形式是否固定。如果是词，出现频率相对较高，形式相对固定；词组则反之。《论语》《左传》时代，“医”“巫”都出现多次，“巫医”却只出现在《论语》一次。即使迟至汉代史书，形式也未固定——有时“巫医”连言，有时又“医巫”连言。可见本章“巫医”是词组，即巫者和医师。

原文

13.23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¹

译文

孔子说：“君子追求在正确前提下的和谐，却不肯盲从；小人只会盲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从，却不肯坚持正确立场。”

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

子贡又说：“一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最好一乡的好人都喜欢他，一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注释

- 1 和、同：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和，指多种事物的和谐相处，即所谓相反相成。“和”表现在君臣关系上，就是臣子赞成君主的正确意见，而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同，则与之相反，只是一味地盲从，以求明哲保身。

原文

13.25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¹。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13.26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²

译文

孔子说：“在君子手下工作容易，却难取悦于他。不用正当的方法取悦他，他是不会高兴的；等到他用人的时候，却能使人各得其所。在小人手下工作很难，取悦他却容易。用不正当的方法取悦他，他会高兴的；等到他用人的时候，却求全责备。”

孔子说：“君子自负，但不盛气凌人；小人盛气凌人，心中却未必自负。”

注释

- 1 易事而难说：易事，容易共事；说，音 yuè，通“悦”。
- 2 泰、骄：逢彬按：“泰”和“骄”是同义词，且都是贬义。其共同特点是看上去自高自大，严厉不好接近。“泰”是矜持自负之意。“骄”则不但自大，还盛气凌人，且显摆自己。此章实辨明君子的缺点和小人的做派是有本质区别的。为何不从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把“泰”译作“安详舒泰”？乃是因为先秦文献中，除此章存疑待考外，再也找不到“泰”作“安详舒泰”解的用例。

原文

13.27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¹，怡怡如也²，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译文

孔子说：“刚强、果断、质朴、说话谨慎，有这四种品德的人近于仁德。”

子路问道：“怎么样才可以叫作‘士’了呢？”孔子说：“互相批评，和睦相处，就可以叫作‘士’了。朋友之间，互相批评；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注释

- 1 切切偲偲：互相批评，共同促进；偲，音 sī。
- 2 怡怡：和顺貌。

原文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¹，亦可以即戎矣²。”

译文

孔子说：“善人教导人民七八年，也能够叫他们作战了。”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³，
是谓弃之。”

孔子说：“用未经训练的人
民去作战，这等于糟蹋生命。”

注释

- 1 七年：约数，好几年。
- 2 即戎：即，就，往；戎，兵戎。
- 3 不教民：即“不教之民”。

宪问篇第十四

导读

这一篇涉及“勇”“贫富”以及“无为而治”。勇，即勇气，周秦文献多所提及，意义与现代汉语无大差异。《论语》中的“勇”取俗义，可以解释为一种本真的生命力，用以突破内在或外在的险阻。其意义与后儒所说的“气”相近，故而在后世“勇”“气”连用成词。生命力本身是质朴的，没有善恶之别；生命力也是必须的，必须予以肯定。孔子肯定勇气，但是十分注意勇气的使用。孔子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6.18），“勇”属于“质”的一方面，必须“文之以礼乐”（14.12）。他反对不经思考的爆发式的勇气，反对将勇气用在不恰当的地方，反对以恶德驱使勇气。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17.23）。他赞许的是义理感召下的勇气，是见义能为的勇气。本篇第五章，羿与奡都勇力过人，但都不得好死；大禹和后稷却靠辛劳赢得天下。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14.4），大禹出仁入圣，三过家门而不入，难道不需要勇气吗？这是一种道德感召下的勇气，是可浩大持久的，孟子称之为“浩然之气”。爆发式的勇气固然也有价值，但义理坚守下的勇气却更为难得。本篇第十七章，学生认为管仲不肯殉职，算不上仁者。自杀当然需要勇气，一了百了，痛快直接，但那是匹夫之勇，不是仁者之勇。管仲委曲求全，坚持理想，实则需要更大的勇气。《赵氏孤儿》故事中，程婴对公孙杵臼说，一死难，还是抚养孤儿难？这是慷慨赴死抑或从容就义的两难选择，程婴毅然选择了后者。孔子总是指给我们一条更为崎岖坎坷的

道路，因为世事本来艰辛，一锤子买卖很少能够解决问题。亲近现实，以实践为本，是孔子思想的真精神。

孔子的时代是贵族政治日渐式微的时代，这时财富与地位正逐渐分离，贫富问题已经脱离了有位无位的问题而独立存在。在那一时代，想要实现政治理想，还是需要以“位”为基础的，贫富只是个人生活的物质条件，与道德理想无关。对“富”或者“利”，孔子是持宽容态度的，他说富贵是所有人都想要的，贫贱是所有人都不喜的（4.5），如果财富可以（道德允许）获得，那么就算是在集贸市场当个维持秩序的小卒，他也愿意（7.12）。孔子特别戒惧的是以不道德的方式获得财富，以及为了获得财富而耽误道德学问的提升。

贫富被孔子用来检验君子的品格。本篇第一章与《泰伯》第十三章意思相近，孔子说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一个人穷得叮当响，这就说明他没本事或者人品有问题，这是可耻的；如果国家政治黑暗，这个人当官赚大钱，这说明他在发国难财，人品也是有问题的，照样可耻。财富只有通过合乎道德的方式获得才值得肯定。外部条件如果不允许，就应该安于贫贱，如果因此牢骚满腹，觉得羞耻，那就算不得正人君子（4.9）。当孔子之世，各国普遍政治混乱，颜回“箪食瓢饮”“不改其乐”（6.11），子路“衣敝缁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9.27），便为孔子所称许。人在富贵的条件下容易产生骄奢的情绪，这时他如果还能保持谦逊俭朴便是难能可贵的；如果他能把钱用在礼乐等该用的地方，那就能为孔子所称道了（1.15）。

以上都是从君子的修养角度来说的。从执政者治民的方面看，孔子主张“庶、富、教”（13.9）的养民步骤，“富”是仁政的根本，如果老百姓贫穷饥馑，那就是执政者失职，礼乐教化都无从谈起。

本篇第十九章、四十章大致反映了孔子理想政体的一个方面。孔子主张“无为而治”（15.5），但孔子的无为而治不同于老子的无为而治，不是不治，而是政不自君主出。在孔子的理想中，君主作为国家元首是国家形象的象征，是道德的楷模，是权力的来源，但不必是决策的制定者。具体的行政事务应该由专门的大臣负责，并在“冢宰（宰相）”处汇总。

孔子特别推崇虞舜的执政理念，“恭己正南面”（15.5），然后“修己以安百姓”（14.42），达到上行下效的理想效果，具体事务则交给皋陶、大禹等贤臣。

在这种政体下，即使是后世家天下的君主道德才智低下，国家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商高宗和卫灵公都不是有道之君，但因为“冢宰”执事，百官听命，所以国家“不丧”。孔子说这种政体是“古之人皆然”也不是没有根据。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用贤臣伊尹为“冢宰”，商汤薨后几年，他的孙子太甲当了天子。太甲胡作非为，伊尹屡劝不止，于是就把太甲流放到商汤的墓地软禁起来，让他闭门反省。三年之后，太甲改过迁善，伊尹又把太甲迎了回来。太甲不在的三年，政事全由伊尹做主，政局由乱返治。

曾子把孔子的对君主“无为而治”的理想与君子的修养相联系，认为君子端正品貌就够了，具体的事务自有专人负责。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也因此把儒家思想讲得过于内向了，容易导致忽视才能，轻视实务的流弊。

原文

14.1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穀；邦无道，穀，耻也。”¹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译文

原宪问何为耻辱。孔子说：“国家政治清明，就从政领薪；国家政治黑暗，还从政领薪，这就是耻辱。”

原宪又说：“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心都不曾表现过，这可以算具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可以算是难能可贵了，有没有仁德，我可不知道。”

注释

1 这一段应与 8.13 对照看。

原文

14.2 子曰：“士而怀居¹，不足以为士矣。”

14.3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²；邦无道，危行言孙³。”

14.4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注释

1 士而怀居：士，不能简单等同于“读书人”。春秋时代的“士”，是能文能武的。俄国废除农奴制较晚，是故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士人如安德烈等人，都是文武双全的。所以，“士”不作今译。怀，留恋；居，安居。

2 危：危险，不安，冒险。

3 孙：通“逊”。

原文

14.5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¹：“羿善射²，奭荡舟³，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个士人，却留恋安居，便不配做士人了。”

孔子说：“政治清明，言语行为都敢冒险犯难；政治黑暗，行为敢于冒险，言语却谦逊谨慎。”

孔子说：“有德者定有至理名言，但有名言者却不一定有德。仁人定有大勇，但有大勇者却不一定仁。”

译文

南宫适问孔子：“羿擅长射箭，奭擅长驾船，都没有得到好死。禹和稷自己下地种田，却得到了天下。怎

下。”夫子不答。

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样理解这些历史？”孔子没有答复。

南宫适退出去后，孔子说：“这个人，好一个君子！这个人，多么崇尚道德！”

注释

- 1 南宫适：孔子学生南容。适，音 kuò。
- 2 羿：音 yì，夏代有穷国君主，射箭能手。
- 3 羿荡舟：羿，音 ào，夏代寒浞的儿子，字又作“浇”。荡舟，顾炎武《日知录》说是“覆舟”；又说：“古人以左右冲杀为‘荡’。陈其锐卒，谓之‘跳荡’；别帅谓之‘荡主’。‘荡舟’盖兼此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之。逢彬按：顾说不确。“跳荡”始见于《旧唐书》，“荡主”始见于《宋书》，均晚起文献，未足采信。经典中“荡”为摇动、动荡义。例多不举。

原文

14.6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14.7 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¹，能勿诲乎？”

译文

孔子说：“作为一个君子却不仁的，是有的吧？从来没有是个小人却有仁德的。”

孔子说：“爱他，能不磨砺他吗？忠于他，能不教诲他吗？”

注释

- 1 忠焉：孔子时代，“忠”可以指对朋友，甚至对晚辈的负责。

原文

14.8 子曰：“为命¹，裨谌草创之²，世叔讨论之³，行人子羽修饰之⁴，东里子产润色之⁵。”

译文

孔子说：“郑国外交辞令的撰写过程，由裨谌打草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修改，东里的子产做文辞上的加工。”

注释

- 1 为命：据《左传》，这里的“命”为外交辞令。
- 2 裨谌：音 pí chén，郑国大夫。
- 3 世叔讨论之：世叔，即《左传》的子太叔（古“太”与“世”通），名游吉；讨论，一个人研究而后提意见。
- 4 行人子羽：行人，外交官；子羽，公孙挥的字。
- 5 东里：地名，在今郑州市，子产所居。

原文

14.9 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问子西¹。曰：“彼哉！彼哉！”²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骍邑三百³，饭疏食，没齿无怨言⁴。”

译文

有人向孔子问子产是怎样的人物。孔子说：“他是宽厚慈惠的人。”

又问到子西。孔子说：“那个人哪，那个人哪！”

又问到管仲。孔子说：“是个人物。剥夺了伯氏骍邑三百户的封地，使他只能吃粗粮，却到死也没有怨言。”

注释

- 1 子西：子产的兄弟公孙夏。

- 2 彼哉！彼哉：当时表示轻蔑的惯用语；彼，指示代词，那，那人。
- 3 伯氏駢邑：伯氏，齐国大夫；駢邑，地名，在山东临朐的柳山寨。
- 4 齿：人的寿命。

原文

14.10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14.11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¹，不可以为滕薛大夫²。”

译文

孔子说：“贫穷却没有怨恨，很难；富贵却不骄傲，倒容易做到。”

孔子说：“孟公绰，让他做晋国卿大夫赵氏、魏氏的家臣，是能胜任而愉快的，但没有能力做滕、薛这类小国的大夫。”

注释

- 1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孟公绰，鲁国大夫；老，大夫的家臣；优，优裕，优游。
- 2 滕薛：鲁国附近的两个小国。

原文

14.12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¹，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²，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³，亦可以为成人矣。”

译文

子路问如何做个完美的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睿智，像孟公绰那样淡泊，像卞庄子那样勇敢，像冉求那样多才，再用礼乐来提高修养，也可以说是完美的人了。”又说：“现如今完美的人何必如此？见到利益能够想起道义，遇到危险敢于付出生命，长期艰难困顿也不忘记平日许下的诺言，也可以算是完美的人了。”

注释

- 1 臧武仲：鲁国大夫臧孙纥。他很聪明，能预见齐庄公被杀而设法辞去庄公给他的田。
- 2 卞庄子：鲁国的勇士。
- 3 要：通“约”，穷困。

原文

14.13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¹：“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²。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

译文

孔子问公明贾公叔文子如何，说：“他老人家不说话，不笑，不拿，是真的吗？”

公明贾答道：“是由于传话的人说错了。他老人家该说的时候才说，别人便不讨厌他的话；快乐了才笑，别人便不讨厌他的笑；该拿才拿，别人便不讨厌他的拿。”孔子说：“是这样吗？难道真是这样吗？”

注释

- 1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公叔文子，卫国大夫。公明贾，卫人；贾，音 jiǎ。
- 2 以告者过也：这是由于传话者的错误所致。有些注本说这一“以”读作“此”，不确。这是一个判断句（上古判断句如：陈胜，阳城人也。现代汉语判断句如：陈胜是阳城人），只是判断句的主语没有说出来罢了。

原文

14.1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¹，虽曰不要君²，吾不信也。”

14.15 子曰：“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³

译文

孔子说：“臧武仲逃到齐国之前，凭借着他的封地防城请求立其子弟继他为鲁国卿大夫，即便有人说他这不是要挟，但我不信的。”

孔子说：“晋文公好玩手段且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好玩手段。”

注释

- 1 臧武仲以防求为后于鲁：此事见《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防，臧武仲的封地，离齐国很近。
- 2 要：音 yāo，要挟。
- 3 晋文公谄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谄：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他俩是春秋五霸中最有名声的两个霸主。谄，音 jué，欺诈，玩弄权术阴谋。

原文

14.16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¹。”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²，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³！如其仁！”

译文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公子纠的师傅召忽因此自杀，但是他的另一师傅管仲却活着。”接着又说：“管仲怕是不仁吧？”孔子说：“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消弭了战祸，这都是管仲的力量。他这样做符合仁德！符合仁德！”

注释

- 1 管仲不死：小白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襄公无道，小白便由鲍叔牙侍奉逃到莒（jǔ）国，公子纠也由管仲和召忽侍奉逃往鲁国。后襄公被杀，小白先入齐国为君，是为桓公。兴兵伐鲁，逼鲁杀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管仲却做了桓公的宰相。
- 2 九合：齐桓公纠合诸侯共十一次，“九”是虚数。
- 3 如其仁：合于“仁”，符合“仁”。此句王引之说：“如，犹‘乃’也。”杨伯峻先生从之，译为“这就是管仲的仁德”。逢彬按：此说不确。例如，王引之解“如”犹“乃”，释《诗经·大雅·常武》“如震如怒”为“乃震乃怒”，我们不妨多引一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王奋厥武，如震如怒。……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绵绵翼翼。”显然，这首诗的所有“如~如~”都是“像~那样，像~那样”的意思。“如其”和“如”一样，可译为“合于”“符合”。例如：“唯所纳之，无不如志。”（《左传·僖公十五年》，沈玉成《左传译文》译后句为“没有不如意的”，也即“没有不合于心意的”。）“观瞻曰：‘如志。’”（《哀公十八年》，沈译为“符合你的意愿”。）

原文

14.17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¹，吾其被发左衽矣²。岂

译文

子贡说：“管仲该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不能以身殉难，还去辅助他。”孔子说：“管仲辅助桓公，称霸诸侯，使普天之下都得以匡正，人民到如今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着，沦落为夷狄

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³，自
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⁴？”

了。他难道要像普通男女的守信那样，
在水沟里自杀，还没人知道吗？”

注释

- 1 微：非，没有。
- 2 吾其被发左衽矣：被，通“披”；左衽，当时夷狄衣襟朝左边开。
- 3 谅：小信，无原则地守信。
- 4 自经于沟渎：自经，自尽；渎，音 dú，沟。

原文

14.18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
僎与文子同升诸公¹。子闻之，
曰：“可以为‘文’矣。”

14.19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
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丧²？”孔子曰：“仲叔圉治
宾客³，祝鮀治宗庙，王孙贾
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14.20 子曰：“其言之不怍⁴，
则为之也难。”

译文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和
文子一道升为国家的大臣。孔子
听说了这事，便说：“公叔文子足
以溢为‘文’了。”

孔子说到卫灵公的荒淫无道，
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却不
败亡？”孔子说：“他有仲叔圉接
待宾客，祝鮀管理祭祀，王孙贾
统率军队。既如此，为什么会败
亡？”

孔子说：“如果那人大言不
惭，实行起来就难了。”

注释

- 1 诸：用法约同“于”。
- 2 奚：为什么。逢彬按：俞樾说“奚而”即“奚为”，杨伯峻先生从之，或未免失察。《论语》中“奚”十一见，除此例外，十例中有六例可

译为“为何”。例如：“子奚不为政？”（《为政》）“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先进》）至于“而”，在此仍为连词，用以加强反诘语气。

3 仲叔圉（yǔ）：即孔文子，卫国大夫。

4 怍：音 zuò，惭愧。

原文

14.21 陈成子弑简公¹。孔子沐浴而朝²，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

孔子曰³：“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译文

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后朝见鲁哀公，报告说：“陈恒杀了他的君主，请您出兵讨伐他。”哀公说：“报告那三位先生吧！”

孔子退出以后，说：“因为我曾忝列大夫，不敢不来报告，君主竟然说‘报告那三位先生吧！’”

又到三位大臣那儿报告，不同意出兵。孔子说：“因为我曾忝列大夫，不敢不报告。”

注释

1 陈成子弑简公：陈成子，就是陈恒；简公，齐简公，名壬。

2 沐浴而朝：这时孔子已告老还家，特为这事来朝见鲁君。

3 孔子曰：这是孔子退朝后的话。

原文

14.22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译文

子路问怎样服事人君。孔子说：“不要欺骗他，却可以顶撞他。”

14.23 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¹

14.24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孔子说：“君子不断充实完善自己，小人则堕落沉沦。”

孔子说：“古代学者是为了提高自己的道德文章做学问，现代学者做学问却是为了装门面给人家看。”

注释

- 1 上达、下达：古今众说纷纭，今暂从《淮南子·主术训》之说：“士处卑隐，欲上达，必先反诸己。上达有道，名誉不起，而不能上达矣；取誉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誉；信于友有道，事亲不说，不信于友；说亲有道，修身不诚，不能事亲矣；诚身有道，心不专一，不能专诚。”

原文

14.25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¹。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²，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³。”

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译文

蘧伯玉派一位使者访问孔子。孔子和他一道坐下，而后问道：“他老人家干些什么？”使者答道：“他老人家想减少过错却还未能做到。”

使者出去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好一位使者！”

注释

- 1 蘧伯玉：卫国大夫，名瑗。孔子曾住他家。
2 孔子与之坐：孔子和他一道坐下。逢彬按：此句“与”为介词，不当如《论语译注》解为动词（杨伯峻先生译为“孔子给他座位”）。从先秦“与……坐”的文例看，“坐”是谓语动词，不是意为“座位”

的名词。意为“座位”的最早一例大约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的“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

3 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淮南子·原道训》：“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

原文

14.26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¹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14.27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14.28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

14.29 子贡方人²。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

译文

孔子说：“不处在那个职位，就不操心它的政务。”

曾子说：“君子所考虑的不超出自己的职位。”

孔子说：“君子以为可耻的是，说的超过做的。”

孔子说：“君子之道有三，我都没能做到：仁者常乐天，智者不疑惑，勇者大无畏。”子贡说：“这正是他老人家的自我刻画。”

子贡讥评别人。孔子对他道：“你就很好吗？我却没这闲工夫。”

注释

1 这段话又见《泰伯篇》。

2 方：谤，诽谤。

原文

14.30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14.31 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

14.32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¹？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

注释

1 是：如此，这样。

原文

14.33 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

14.34 或曰：“以德报怨¹，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14.35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

译文

孔子说：“我不愁别人不了解我，我愁的是自己没能力。”

孔子说：“不先入为主怀疑别人是在欺诈，也不臆测别人不信实，而一旦欺诈和信实的事发生，却能及早发觉，这样的人该是贤者吧！”

微生亩对孔子说：“你为什么老是这样忙忙碌碌呢？难道要逞口舌之快吗？”孔子说：“不敢逞口舌，只是讨厌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译文

孔子说：“称千里马为‘骥’，不是称赞它的力气，而是称赞它的品质。”

有人对孔子说：“拿恩德来回答怨恨，怎么样？”孔子说：“那拿什么回报恩德呢？该拿正直回答怨恨，拿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叹道：“怕是没有人了解我了吧！”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了解您呢？”孔子说：“不怨恨天，不责备

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人，学习些日常的技能，却充实完善自己到很高的境界。了解我的，大概只有老天吧！”

注释

1 以德报怨：当时的成语。

原文

14.36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¹。子服景伯以告²，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³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译文

公伯寮在季孙那里污蔑子路。子服景伯告诉孔子，并且说：“他老人家固然有些糊涂想法；但对于公伯寮，我的力量还足以将他的尸首示众街头。”

孔子说：“我的主张将实现吗，全听凭命运哪！我的主张将永不实现吗，也听凭命运哪！公伯寮能奈何我的命运吗？”

注释

1 公伯寮诉子路：公伯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公伯缭”，字子周。

2 子服景伯：鲁大夫，名何。

3 夫子固有惑志……肆诸市朝：他老人家固然有糊涂想法，但对于公伯寮，我的力量还能把他的尸首在街头示众。惑志，糊涂的想法。肆，陈尸示众；诸，之于；市朝，集市和朝廷。逢彬按：现在有好些《论语》注本，包括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这段话都是下面这样标点的：“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在北大出版社《论语新注新译》这一章的《考证》中，我们从好些方面证明当断为

“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证据确凿，绝无可疑。论证过程较为复杂，在此仅举两点：1.《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犹能肆诸市朝”。不但在“固有惑志”后点断，且可明显看出，“寮也”正是“于公伯寮”的改写。2.“诸”为“之于”二字的合音字，而代词“之”一般不指代谓语后的“于”字介宾结构的宾语。如果读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之于）市朝”，那么，从语感上，“之”只能是指前句的“夫子”；而如果断作“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之于）市朝”，由于“于”字介宾结构前置“大都出现在表示强调的句子中”（何乐士先生《左传虚词研究》），“之”便可以指代它的宾语。

原文

14.37 子曰：“贤者辟世¹，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14.38 子路宿于石门²。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译文

孔子说：“有些贤者逃避乱世而隐居，次一等的择地而处，再次一等的避免不好的脸色，再次一等的躲避恶言。”

孔子又说：“这样的人出现过七位了。”

子路在石门住了一晚，第二天清早进城，司门者说：“打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司门者道：“就是那个知道做不到却偏要去做的人吗？”

注释

1 辟：通“避”。

2 石门：鲁都曲阜城门。

原文

14.39 子击磬于卫，有荷蓑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¹

子曰：“果哉！末之难矣。”

译文

孔子在卫国，一天正敲着磬，有一个挑着草筐的汉子路过门前，说：“意味深长啊，这个敲磬！”待会又说：“磬声铿铿的，可鄙呀！没人了解自己，就撂挑子好了。水深，索性连衣裳走过去；水浅，不妨撩起衣裳走过去。”

孔子说：“好坚决！没有什么可以说服他了。”

注释

- 1 深则厉，浅则揭：这两句诗见《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水深比喻社会黑暗，只得听之任之；水浅比喻社会黑暗程度不深，便无妨撩起衣裳，免得浸湿。

原文

14.40 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¹，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

14.41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译文

子张说：“《尚书》说：‘殷高宗住在凶庐，三年不说话。’什么意思？”孔子说：“不仅仅高宗，古人都是这样。君主死了，继承的君主三年不问政事，各部门的官员听命于宰相。”

孔子说：“居上位者喜好依礼行事，老百姓就易于使唤。”

注释

1 谅阴：居丧时所住的房子，又叫“凶庐”。所引两句见《尚书·无逸》。

原文

14.42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人¹。”

曰：“如斯而已乎？”

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译文

子路问怎样做君子。孔子说：“通过修养自己，来严肃认真对待一切。”

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来安定别人。”

子路说：“这样就行了吗？”孔子说：“修养自己来安定众人。修养自己来安定众人，尧舜还为此大伤脑筋呢！”

注释

1 人：别人，他人。逢彬按：赵纪彬《论语新探》说，《论语》中的“人”指奴隶主，“民”指奴隶。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受其影响，说“修己以安人”的“人”指“上层人物”。我们已详证赵说之误，指出“人”指个体的人，“民”指群体的人；“民”与“君”相对而言，却不与“人”相对而言；“人”也指别人、他人。详见本书《附录》之《也谈〈论语〉中的“人”与“民”》。

原文

14.43 原壤夷俟¹。子曰：“幼而不孙弟²，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

译文

原壤两腿张开平坐在地上，等着孔子。孔子说：“小时候不懂礼貌，长大了毫无成就，命倒是老长，

其胫。

14.44 阙党童子将命³。
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
“吾见其居于位也⁴，见其与
先生并行也⁵。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这就叫害人精。”用拐杖敲他小腿。

阙党的一个少年来给孔子带口信。有人问孔子说：“是个好孩子吗？”孔子说：“我看见他坐座位上，又看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不是个肯求上进的人哪，是个急于求成的人。”

注释

- 1 原壤夷俟：原壤，孔子的老朋友，他母亲死的时候，孔子去帮助他治丧，他却站在棺材上唱起歌来。夷，箕踞，张开腿坐在地上；俟，等待。
- 2 孙弟：同“逊悌”。
- 3 阙党童子将命：阙党，孔子故里；将命，持命，传达消息。
- 4 吾见其居于位：《礼记》：“童子无事则立主人之北，南面。”可见“居于位”是不合当时礼节的。
- 5 见其与先生并行：春秋时礼节，童子不能和成人并行。

卫灵公篇第十五

导读

中国传统文化推崇谦虚，有轻视“名”的一面，许多人以为是孔子的主张，那是对《论语》的误读。“名”有善名，有恶名；有符实之名，有不符实之名；有治世之名，有乱世之名。不加以辨析就一概贬斥，那是主张超越精神的道家思想，不是孔子的思想性格。

本篇第二十章，孔子说君子会因一辈子不为人所知而痛心疾首。不为人所知，就难以为君所用，政治理想无从谈起；不为人所知，就难以传播好的影响，教育理想也不可能实现。所以君子“求为可知”(4.14)。但君子求名，不是到处推销自己，而是“求诸己”(15.21)，在自己的品德、能力上下功夫，并做到谨言慎行，仪容神色端正，自然而然地让人敬重和信任。君子为人正直，讲原则，难免得罪人，在清明的政治环境下能够获得理解与重用，但在昏暗的政治生态中就难免遭受诋毁甚至迫害。所以君子要有“卷而怀之”(15.7)的智慧，要懂得“辟”和“隐”，这时他的名声不显是正当的，不必抱怨没人知道自己。天下之大，总有能够施展才华的地方，但人难免眷恋乡土，君子既然有志于道，就要克服“怀土”(4.11)、“怀居”(14.2)的贪图安逸，为道德理想奔走。

同时，“名”也是考察他人的依据。对于近距离的人，人们可以“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2.10)。但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尤其对于远距离的人，最先接触到的就是这个人的口碑。口碑的形成原因复杂，未必见得人品好口碑就好，人品差口碑就差。孔子对此也十分慎

重，自己评论他人就秉承“有所试”（15.25）的原则，不考察清楚不轻易张口。孔子也深知，任何人都不完美，坚持操守，奉行善道难免得罪人。反而是那些好好先生，无原则地迎合他人，反倒饱受赞誉。孔子最反感的就是这类好好先生，称之为“德之贼”（17.13），因为这些人的存在会左右世人的评价，反而在舆情上凌驾于君子，让君子处世变得困难重重。本篇第二十八章“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就是要防备这类人裹挟民意乘势而起。正人君子一定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的，而是“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13.24）。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讨厌他，这样的人才是真有道德的人。

原文

15.1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¹。
孔子对曰：“俎豆之事²，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译文

卫灵公问孔子军队如何布阵。孔子答道：“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到过；军队的事情，却从没学过。”第二天便离开了卫国。

注释

- 1 陈：就是现在的“阵”字。
- 2 俎豆之事：礼仪之事；俎豆，古代祭器。

原文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¹，小人穷，斯滥矣。”

译文

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供应，跟随的人都饿病了，爬不起来。子路拉长了脸来见孔子，说：“难道君子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固然有穷愁潦倒的时候，不过小人穷愁潦倒的时候，就无所不为了。”

注释

- 1 固穷：固然有穷愁潦倒的时候。逢彬按：何晏《集解》说：“君子固亦有穷时，但不如小人穷则滥溢为非。”朱熹《集注》同意何说，却又说：“程子曰：‘固穷者，固守其穷。’亦通。”杨伯峻先生采“固守其穷”说，译作“君子虽然穷，还是坚持着”。但《论语》时代，“固”作谓语时多表示“（使）巩固”，未见“固守”用例，也不带“穷”这类表示抽象意义的宾语，但作副词表“固然”者则极为常见。

原文

15.3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¹。”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得多又记得住的人吗？”子贡答道：“对呀，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孔子说：“不是的，我用一个观念把学到的知识贯穿起来。”

孔子对子路说：“由！了解‘德’的人可不多啦。”

孔子说：“不必劳苦受累而让天下大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干了什么呢？庄重地坐在朝堂之上罢了。”

注释

- 1 一以贯之：这和《里仁》“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一贯”相同。子贡他们所重视的，是孔子的博学多才，而孔子自己所重视的，则在于他的以忠恕之道贯穿于其整个学行之中。

原文

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¹，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²。”子张书诸绅³。

译文

子张问怎样才能行得通。孔子说：“言语忠诚老实，行为忠厚严肃，即使到蛮貊的国度，也行得通。言语不忠诚老实，行为不忠厚严肃，即使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立时，看见‘忠诚老实忠厚严肃’几个字在面前晃着；在车里，看见它刻在前面的横木上，那样才能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大带上。

注释

- 1 参于前：仿佛看见“言忠信，行笃敬”两句话在自己前边与自己并列而三。参，同“叁”。
- 2 夫：远指代词，那，那样。
- 3 绅：古代士大夫束在腰上的大带子。

原文

15.7 子曰：“直哉史鱼¹！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译文

孔子说：“好一个刚直不阿的史鱼！政治清明，他像箭一般直；政治黑暗，他也像箭一般直。好一个君子蘧伯玉！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政治黑暗，就可把自己的本领取藏起来。”

注释

- 1 史鱼：卫国大夫史鮒，字子鱼。《韩诗外传》卷七记载，史鮒临死时嘱咐儿子说：“我在卫国朝廷，不能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这说明我作为臣子不能帮助君上正直。活着不能帮助君上正直，那么死了也不能采用与大臣相称的葬礼。我死之后，你把我的遗体放置在窗下。”他儿子照做了。卫灵公来吊唁，感到奇怪。其子据实以告。灵公愕然变色，说：“这都是我的错呀！”于是下令将史鱼遗体“殡于客位”（古礼：出殡之前，遗体应放置在客位），并进用蘧伯玉，斥退弥子瑕，古人称这种行为为“尸谏”。

原文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可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不可与言，失言¹。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15.9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15.10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²。”

译文

孔子说：“可以跟他说，却不跟他说，这会错失人才；不可以跟他说，却去跟他说，这是说错了话。聪明人既不错失人才，也不说错话。”

孔子说：“志士仁人，没有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的，只有牺牲自己来成全仁德的。”

子贡问如何成就仁德。孔子说：“工匠要把事情干好，一定先要完善他的工具。我们住在某国，就要侍奉该国大夫中的贤人，结交该国土人中的仁人。”

注释

- 1 失言：说错话。杨伯峻先生译“失言”为“浪费言语”。逢彬按：《论语》时代的“失言”，都是说错话的意思，书证很多。
- 2 士：有时指有一定修养的人，如“士志于道”（4.9）；这里指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原文

15.11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¹，乘殷之辂²，服周之冕³，乐则《韶》《舞》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译文

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就用《韶》和《舞》。放弃郑国的乐曲，斥退小人。郑国的乐曲淫秽，小人危险。”

注释

- 1 行夏之时：夏朝用自然历（相当于今之农历），较合乎自然现象。
- 2 辂：音 lù，商代的车子，较为质朴。
- 3 服周之冕：周代礼帽比较华美，孔子是赞同礼服华美的。
- 4 《韶》《舞》：《韶》是舜时的音乐；《舞》同《武》，是周武王时的乐曲。

原文

15.12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15.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¹。”

译文

孔子说：“一个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忧患必定近在眼前。”

孔子说：“完了吧！我还从没见过喜欢美德如同喜欢美貌一样的呢。”

注释

1 可参9.18。

原文

15.14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¹！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²。”

译文

孔子说：“臧文仲大概是个尸位素餐的人，明知柳下惠贤良，却不与他同朝共事。”

注释

- 1 臧文仲：鲁国大夫臧孙辰。可参《公冶长》“臧文仲居蔡”章。
- 2 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柳下惠，鲁国贤者，本名展获，字禽，又名展季；不与立，不与他做盟友，也即不与之并立于朝。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注：“立，同‘位’，说详俞樾《群经平议》。”逢彬按：俞说不确。周秦典籍中未见一例“与位”，却数见“与立”：“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不数世淫，弗能毙也。”（《左传·昭公元年》）“鲁虽无与立，必有与毙。”（《哀公八年》）“立”与“毙（仆倒）”是反义词，“与立”大约相当于同盟、盟友，“与毙”则是共患难者。本章的“与立”作谓语，“不与立”，不与他做盟友，也即不与之并立于朝。《子罕》：“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这里的“与立”大约也是成为盟友或挚友的意思。

原文

15.15 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¹，则远怨矣。”

15.16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

译文

孔子说：“多责备自己而少责备别人，便不会招致怨恨了。”

孔子说：“不常自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拿这种人也不知

也已矣。”

15.17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

道怎么办了。”

孔子说：“一帮人整天混在一块，说的又毫不涉及道义，只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人难有所成啊！”

注释

1 躬自厚：即“躬自厚责”，责字探下而省，严于律己的意思。

原文

15.18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¹，信以成之。君子哉！”

15.19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15.20 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15.21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15.22 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15.23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译文

孔子说：“君子以义为本质，依礼行事，言语谦虚，靠诚信取得成功。这才是君子啊！”

孔子说：“君子只惭愧自己没有能力，不怨恨别人不了解自己。”

孔子说：“君子深感遗憾的是到死而名字不被人称道。”

孔子说：“君子严格要求自己，小人苛刻要求别人。”

孔子说：“君子保持尊严，但不争执；合群，但不结党营私。”

孔子说：“君子不因为别人话说得好就提拔他，也不因为他是坏人而废弃他的好话。”

注释

1 孙以出之：孙，通“逊”；出，出言，讲话。

原文

15.24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5.25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15.26 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¹

译文

子贡问道：“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吗？”孔子说：“大约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诋毁了谁？称赞了谁？如果对谁有称赞，一定是有所考验的。夏、商、周三代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所以那时能直道而行。”

孔子说：“我还能够看到史书中有存疑以待后人的地方，如同有马自己不会调教而先借给别人使用一样。今天恐怕没人这样做了吧！”

注释

1 吾犹及……今亡矣夫：何晏《集解》引包咸说：“古之良史于书字有疑，则阙之以待知者也；有马不能调良，则借人乘习之。孔子自谓及见其人如此，至今无有矣。”“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可以理解为“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如有马者借人乘之”。参见杨树达先生《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省句例》（载《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华书局1956年）及8.17注释。

原文

15.27 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¹，则乱大谋。”

译文

孔子说：“花言巧语足以败坏道德。小小的不忍心，便会败坏大事情。”

15.28 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²

孔子说：“众人厌恶他，一定要考察；众人喜爱他，也一定要考察。”

注释

1 忍：忍心；杨伯峻先生译“小不忍，则乱大谋”为“小事情不忍耐，便会败坏大事情”。逢彬按：据全面统计，从《论语》《左传》时代到战国末年，“不忍”不带宾语时，都是“不忍心”的意思。盖谓对巧言乱德之人稍有仁慈，则足以败坏大事。汉代人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如《史记·梁孝王世家》：“袁盎等人见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终，欲谁立？’太后曰：‘吾复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祸，祸乱后五世不绝，小不忍害大义状报太后。太后乃解说，即使梁王归就国。”

2 此章当与 13.24 共读。

原文

15.29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15.30 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15.31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15.32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¹

译文

孔子说：“人能够把道发扬光大，而不是用道来光大人。”

孔子说：“有错误而不改正，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孔子说：“我曾经整天不吃，整夜不睡，用来思考，没用，不如去学习。”

孔子说：“君子谋划仁道，不谋划衣食。耕种，也免不了饿肚子；学习仁道，也能得到俸禄。君子忧虑仁道不推行，不忧虑衣食无着。”

注释

1 这一章可与 13.4 结合着看。

原文

15.33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¹，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

15.34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15.35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²。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

注释

1 莅：音 lì，临近。

2 甚于水火：这句话有歧义。何晏《集解》引马融说：“水火与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为甚。”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从之，并译为：“百姓需要仁德，更急于需要水火。”但皇侃《义疏》引王弼说：“民之远于仁，甚于远水火也。”我们认同后者。因为，1.《论语》时代，

译文

孔子说：“你的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但你的仁德不足以保持它，即使得到，必定失去。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不态度严肃地对待它，百姓也不会严肃认真。聪明才智足以得到它，仁德足以保持它，也能态度严肃地对待它，假如不用礼去带动百姓，也不算尽善尽美。”

孔子说：“君子往往在小事上不甚了了，却可以接受重大考验；小人经不起重大考验，却往往在小事上精明得很。”

孔子说：“百姓害怕‘仁’，超过害怕水火。水火，我看见进去便死了的，却从没见过实践仁德而死的。”

“甚”作为动词，多为“过分”“严重”的意思。该词用作谓语时，通常用于描述一些不好的、恶劣的事物。2.《论语》时代的典籍中，“水火”通常代表可怕的、容易伤害人的事物。

原文

15.36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¹

15.37 子曰：“君子贞而不谅。”

15.38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译文

孔子说：“仁德当前，义无反顾，即便是老师，也不谦让。”

孔子说：“君子追求真理一往无前，却未必在小事上处处守信。”

孔子说：“对待君上，认真工作，把拿俸禄的事放在后面。”

注释

1 当仁，不让于师：与孔子同一时代的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有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与此章相通。

原文

15.39 子曰：“有教无类¹。”

15.40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15.41 子曰：“辞达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区别。”

孔子说：“主张不同，不互相商议。”

孔子说：“言辞，足以表达想说的就够了。”

注释

- 1 有教无类：赵纪彬《论语新探》读“有教无类”为“域教无类”，说：“总而言之，《论语》‘有教无类’的‘教’字，乃是奴隶主贵族对于所域之民施行的教化，发布的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逢彬按：1.“教”的宾语经常是国君、贵族。例如：“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2.“有……无……”乃是《论语》时代的语言中的常见句式，我们至今常说的“有备无患”即属这一句式。因此，“有教无类”当然如同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区别”。详见本书《附录》之《也谈〈论语〉中的“人”与“民”》。

原文

15.42 师冕见¹，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译文

师冕来见孔子，走到阶梯边，孔子便说：“这是阶梯呀。”走到坐席旁，孔子说：“这是坐席呀。”都坐定了，孔子告诉他说：“某人在这里，某人在这。”

师冕辞了出来。子张问道：“这是同盲人说话的方式吗？”孔子说：“对的；这本来是帮助盲人的方式。”

注释

- 1 师冕：师，乐师，一般是盲人；冕，人名。

季氏篇第十六

导读

“三桓”之祖为鲁桓公之子季友。季友正直贤能，时值鲁国公室内乱，他戡定判乱，拥立鲁僖公有功，被封为上卿，采邑在费地。他的子孙世袭罔替，与鲁桓公另外两个儿子的后裔并称“三桓”，季氏为“三桓”之首。《论语》中“三思而后行”的季文子是季友的孙子，那时鲁国的朝政掌握在鲁僖公的儿子东门氏手里，孟孙氏、叔孙氏与东门氏抗争，都吃了大亏。季文子低调谨慎，等到东门氏失道寡助时一鸣惊人，驱逐了东门氏，夺回实权。季文子生季武子，季武子生季平子。季氏的权势在武子、平子的时候达到鼎盛。季平子专横跋扈，鲁昭公带兵讨伐季平子，兵败出逃，从此季平子权势更盛，一时鲁人不知有鲁君，但知有季氏。因为齐国和晋国的干预，季平子不得不迎回鲁昭公，但昭公在回国的路上病逝，鲁定公即位。季桓子是季平子的儿子，贪好美色，荒疏朝政，鲁国和季氏的权柄逐渐到了季氏家臣阳货手中。季桓子与家臣发生矛盾，被阳货、公山弗扰抓住，签订城下之盟后获释。季桓子逃脱后联合孟孙氏、叔孙氏击败了阳货。孔子担任大司寇时，摄行相事，鲁国政局转向清明。孔子主张“隳三都”（依照礼制拆除“三桓”逾制的城墙），季桓子想起之前阳货和公山弗扰叛乱，自己因为封邑费地（由公山弗扰控制）城高难攻所以吃了亏，于是支持孔子。在拆毁了叔孙氏的郈邑城墙后，季氏家臣公山弗扰率费人攻打国都。都城被攻破后，定公躲入季氏宫中，孔子指挥军队击败了叛军，而后拆除了季孙氏的城墙。“三都”城墙已隳其二，但郈邑邑宰坚决反对，适逢齐军压境，只能不了了之。

之后“三桓”联合逐走了孔子，但季氏的实力已大受影响。季桓子死后，他的儿子继任，此人就是屡屡向孔子请教的季康子。康子继任后，迎回了已入暮年的孔子。

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几代把持朝政，政令不自鲁君出，甚至季氏家臣阳货也能专权擅政，绑架鲁君，这是孔子最不愿意看到的，但孔子想在鲁国实现政治理想，又不得不与季氏虚与委蛇。鲁哀公（6.3）和季康子（11.7）都曾问孔子哪个学生最好学，孔子答曰颜回，但和哀公说得细致，和康子说得粗略，可见孔子对季氏的态度。

本篇第二章说礼乐征伐的权力不在天子，下放到诸侯，国命难有十代，大夫难有五代，陪臣难有三代，都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历史观察总结出来的，注释中有简要说明。第三章说“禄之去公室五世”，是指从宣公失权到当时的定公，经历成公、襄公、昭公，共五代君主。“政逮于大夫四世”是从季文子夺回权力到季桓子，经历武子、平子，共四代。根据第二章总结的经验，孔子认为“三桓”把持政权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历史的发展大抵不出孔子所料，虽然在季桓子时季氏的权势已不如前，但“三桓”在苦撑几代之后，到战国早期鲁穆公时才被完全削平。

原文

16.1 季氏将伐颛臾¹。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²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³？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⁴，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译文

季氏将要攻打颛臾。冉有、子路两人谒见孔子，说：“季氏将要对颛臾下手了。”

孔子说：“冉求，难道不该责备你吗？那颛臾，先王授权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而且它就在国境之中，这正像和鲁国安危与共的重臣，为什么要去攻打它呢？”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⁵：‘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⁶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说：“季孙他老人家要这样干，我们两个臣子都是不愿意的。”

孔子说：“冉求！周任说过这样的话：‘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觉得行，就干；不行的话，就放手。’好比瞎子遇到危险，不去扶持；将要摔倒了，不去搀扶，又何必用那助手呢？况且你的话大错特错——老虎犀牛逃出囚笼，龟壳美玉毁坏在盒子里，这是谁的过错？”

注释

- 1 颛臾：音 zhuān yú，鲁国的附庸国，在今山东费县西北。
- 2 有事：《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有事”即指用兵。从这一段到“而在萧墙之内也”为一章，今为阅读方便，分为二节。
- 3 尔是过：“尔”是“过”的宾语，可理解为“过尔”，“责备你”的意思。
- 4 东蒙：即蒙山，在今山东蒙阴县南，接费县境。
- 5 周任：古代史官。
- 6 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将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然后到与这种能力相称的岗位上工作；感觉自己能力不够时，就辞职不干了。

原文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孔子曰：“求！君子疾

译文

冉有说：“当今那颛臾，城墙既坚牢，而且离费很近。如今不去拿下，后世定然遗祸子孙。”

孔子道：“冉求！君子就讨厌那种不说自己贪得无厌却一定找些说辞的

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²。”

做派。我听说过：有国家或有封地的人，不必担心衣食太少，只须担心不平均；不必担心贫困，只须担心不安定。因为如果平均了，就没有所谓贫穷；社会和谐，就不会缺衣少食；和平安定，社稷就不会倾危。这些都做到了，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再修明文教礼乐来招致他们。招来了他们，就要使他们安心。如今仲由和冉求两人辅佐季孙他老人家，远方之人不归服，却不能招致；国家土崩瓦解，却不能保全；反而想在国境之内大动干戈。我怕的是，季孙忧虑的不是颛臾，却是宫里那人哪。”

注释

- 1 费：音 bì，鲁国季氏采邑，在今山东费县西南。
- 2 萧墙之内：萧墙，鲁君所用的屏风；萧墙之内，暗指鲁君。当时季孙把持鲁国朝政，怕鲁君起兵收回主权时，颛臾凭借有利地势帮助鲁君，于是要先下手为强。

原文

16.2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

译文

孔子说：“天下太平，制礼作乐以及出兵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混乱，制礼作乐以及出兵便由诸侯决定了。由诸侯决定，大约传到十代还能维持的，就很少了；由大夫决定，传到五代还能维持的，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¹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16.3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²。”

就很少了；若是由大夫的家臣操纵国家命运，传到三代便很少还能维持。天下太平，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力就不会由大夫掌握。天下太平，老百姓就不会议论纷纷。”

孔子说：“国家政权离开了鲁君，已经五代了；政权到了大夫手里，已经四代了，所以那桓公的三房子孙现在也衰微了。”

注释

- 1 孔子这段话可能是考察历史得出的结论。从齐桓公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至简公为陈恒所杀，共历十代；鲁自季友专政，至季桓子为阳虎所执，共历五代；而季氏家臣南蒯、公山弗扰、阳虎之流都当身而败，不曾三世。愈近变动年代，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便愈加激烈。
- 2 三桓：鲁国的三卿，仲孙（即孟孙）、叔孙、季孙都出于鲁桓公，故称“三桓”。

原文

16.4 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16.5 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

译文

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友，同信实的人交友，同见多识广的人交友，便有益了。同阿谀奉承的人交友，同口蜜腹剑的人交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友，便有害了。”

孔子说：“有益的快乐有三种，有害的快乐有三种。以得到礼乐的调

矣。乐骄乐，乐佚游，乐宴乐，损矣。”

16.6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¹：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注释

1 愆：音 qiān，过失。

原文

16.7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

16.8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¹，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注释

1 大人：指在高位的人。

节为快乐，以揄扬他人的优点为快乐，以有许多善良能干的朋友为快乐，就有益了。以显摆身份为快乐，以整天闲逛为快乐，以吃喝玩乐为快乐，就有害了。”

孔子说：“陪同君子容易有三种过失：还不该他说却说了，叫作急躁；该他说了却不说，叫作隐瞒；不察言观色张口就说，叫作瞎了眼。”

译文

孔子说：“君子有三件事要戒备：年轻时，身体心理尚未健全，要戒备迷恋女色；到了壮年，气血正旺盛，要戒备争强好胜；等到年老了，血气已经衰弱，要戒备贪得无厌。”

孔子说：“君子敬畏三件事：敬畏天命，敬畏大人物，敬畏圣人的话。小人不懂得天命，因而不知敬畏，对待大人物举止轻佻，轻侮圣人的话。”

原文

16.9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16.11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16.12 齐景公有马千驷¹，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²；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³？

译文

孔子说：“天生聪明智慧的，是第一等；学习后聪明智慧的，是第二等；困境中再去学的，又降低一等；遇见困难都不学，芸芸众生才沦为这最下等的呀。”

孔子说：“君子有九处用心思：看要注意看清楚；听要注意听明白；脸色要注意温和；容貌要注意端庄；言语要注意忠实；工作要注意认真；有疑要注意请教；生气要注意后患；有利可图，要注意该不该得。”

孔子说：“遇见善良，好像赶不上它似的紧追不舍；遇见邪恶，好比手就要挨到沸水般赶紧避开。我见过这样的人，还听过这样的话。避世隐居以求保全初衷，依义而行以求贯彻主张。我听过这样的话，却还没见过这样的人。”

齐景公有马四千匹，死了以后，老百姓没有谁称颂他；伯夷、叔齐在首阳山下饥肠辘辘，老百姓直到现在还称颂他们。大概就是说的这个吧！

注释

1 千驷：古代一般用四匹马驾一辆车，一驷就是四匹马。

2 民无德而称焉：同 8.1 “民无得而称焉”，可参见 8.1 注 2。

3 其斯之谓与：从这一句和此章没有“子曰”来看，可能前面有阙文。

原文

16.13 陈亢问于伯鱼
曰¹：“子亦有异闻乎？”

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16.14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²

译文

陈亢问伯鱼说：“您在老师那儿，也有与众不同的闻见吗？”

答道：“没有。他曾经独自站在庭中，我恭敬地走过。他问我：‘学《诗》没有？’我说：‘还没呢。’他便说：‘不学诗，没法说话。’我退下后就开始学诗。过了几天，他又独自站在庭中，我又恭敬地走过。他问：‘学礼没有？’我说：‘还没呢。’他说：‘不学礼，没法立足社会。’我退下后就开始学礼。就只听到这两件。”

陈亢回去后高兴地说：“我问一而了解了三：了解了诗，了解了礼，又了解君子是如何疏远儿子的。”

国君的妻子，国君称她为“夫人”，夫人自称为“小童”；国人称她为“君夫人”，对外国人则称她为“寡小君”；外国人称她也为“君夫人”。

注释

1 陈亢：即陈子禽；亢，音 gāng。

2 这章可能也是孔子所言，却遗落了“子曰”两字。

阳货篇第十七

导读

《诗》是周代王公贵族奏乐时用的歌词。诗的体例有《风》《雅》《颂》，《风》是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主要通过乐官采诗和地方献诗的途径收录；《雅》是王畿的诗歌，其中《大雅》主要为朝会、宴饮的歌词，《小雅》为贵族创作的诗歌；《颂》为祭祀用的歌词。今天 we 看到的《诗经》，十五《国风》在章法体例上大体一致，这可能是周代乐官整理编修的结果，也可能是孔子的编撰所致。《汉书》记载“孔子删诗”，“删”是选编的意思。春秋末期，周王室东迁已久，礼崩乐坏，诗文散佚。《史记》记载孔子接触到的诗歌大约有三千首，孔子去其重复，选择那些思想纯正、有利于实行礼教的诗文编撰成集，即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2)，数目正合于今天传世的《诗经》三百零五篇。未被选入的诗文即为“逸诗”，先秦文献中多有引用。

“采诗”的本意是记录风俗民情，编排成曲，供朝堂听闻，也用以教授贵族子弟。《诗》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博，包括史事、政事、战争、朝会以及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诗》的社会功能极为丰富，孔子总结出它的作用有四种，即兴、观、群、怨(17.9)。“兴”是指赋《诗》调动情绪，抒发志向；“观”是指可以通过学习诗歌掌握知识，了解为人处世的道理；“群”是指诗歌可以用于社交场合；“怨”是指诗歌的内容可以用来讽刺现实，批判现实政治。学《诗》可以广博见识，所以孔子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中多有先圣先贤之事，故而可以知“事父”“事君”的道理。《诗》在周代被使用得十分广泛，贵族社交常常引《诗》赋

《诗》。《诗》在外交场合也十分有用，赋《诗》是外交礼仪的一部分，可以将己方意愿委婉暗示出来，不至于碰硬钉子下不来台。根据《左传》记载，郑国欲请鲁国出面协调与晋国的关系，郑大夫赋《小雅·鸿雁》，暗示郑国有难，盼望鲁国援助。鲁大夫季文子赋《小雅·四月》以示婉拒。郑大夫又赋《邶风·载驰》再次恳求。季文子赋《小雅·采薇》表示愿意奔走。因为《诗》在社交场合有如此作用，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16.13）。

孔子教授《诗》，一方面用它熏陶学生的性情，即“兴于诗”（8.8）。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使用它的社会功能，强调如何活学活用，不限于诗文的本意。所以孔子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把“《诗》三百”背得烂熟，让他从政却干不来，让他出使外邦却说不好话，那又有什么用呢？（13.5）。孔子与门弟子交流，也常常引《诗》。比如子贡引“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15），意指砥砺人格；孔子用“绘事后素”来点评子夏引的《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3.8），暗示子夏，接受礼仪的教化首先要有敦厚的品行。《诗》能够帮助在这个文化语境中的人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事实上《诗》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母本之一，可以给人提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和启迪。

原文

17.1 阳货欲见孔子¹，孔子不见，归孔子豚²。

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

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

译文

阳货想要孔子来拜会他，孔子不去，他便派人送给孔子一个蒸熟了的小猪，想让孔子到他家来道谢。

孔子打听到他不在家的时候，去拜谢，两人在路上相遇。

他对孔子叫道：“来！我要和你说话。”孔子走了过去。他又说：“怀有一身本领，却听任国事混乱不堪，这可以叫作

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³，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⁴，岁不我与。”

孔子曰：“诺，吾将仕矣⁵。”

仁爱吗？”孔子不作声。他又接着说：“不可以！一个人喜欢做官，却屡屡错过机会，这可以叫作聪明吗？”孔子仍不作声。他又一次接着说：“不可以！太阳月亮升起又落下，岁月可不饶人哪！”

孔子这才说：“好吧，我打算做官了。”

注释

- 1 阳货：即阳虎，季氏的家臣，此时他正权倾朝野，炙手可热。
- 2 归：通“馈”，赠送。
- 3 亟：音 qì，屡屡。
- 4 日月逝矣：太阳月亮升起又落下。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译“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为“时光一去，就不再回来了呀”。逢彬按：《论语》时代的典籍中，“日月”一般都指太阳月亮，极少例外，且“逝”的主语或逝去的多为具体事物或人物，未见表示时间这类抽象概念的名词；因此这里的“日月”是指太阳月亮，而非指时间。
- 5 吾将仕矣：孔子于阳货当权时，并未出仕。

原文

17.2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17.3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¹

17.4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²，曰：“割鸡焉用牛刀？”

译文

孔子说：“各人的本性都相差不远，只因所受的影响不同，才拉开了距离。”

孔子说：“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没法改变的。”¹

孔子到了子游当政的武城，听到了弹琴唱歌的声音。孔子微微一笑，说道：“杀鸡，哪里用得着宰牛的刀？”

子游答道：“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做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官的学习了，就会爱护他人；老百姓学习了，就容易使唤。可见教育总是有用的。”

孔子说：“同学们，言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的话不过是和他开玩笑罢了。”

注释

- 1 此章当与 16.9 合看。
- 2 莞尔：微笑貌；莞，音 wǎn。

原文

17.5 公山弗扰以费畔¹，召，子欲往。

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²，何必公山氏之也³？”

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⁵”

译文

公山弗扰盘踞费邑准备造反，叫孔子去，孔子准备去。

子路很不高兴，说：“没有地方可去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

孔子说：“那个叫我去的人，难道是白白召我吗？假若有人用我，我大概会让周文王、周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吧？”

注释

- 1 公山弗扰以费畔：公山弗扰，又名公山不狃（niǔ），字子泄，鲁国大夫季孙氏的家臣。畔，通“叛”，反叛。
- 2 末之也已：句式同 9.11 “末由也已”；“也已”为复合语气词。武亿《经读考异》读作“末之也，已”，不可据。

- 3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即“何必之公山氏也”。第一个“之”，用于复指宾语“公山氏”的代词；第二个“之”，动词，往。
- 4 而岂徒哉：这句话说完整是“而岂徒召我哉”。
- 5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这两句话有两解。据何晏《集解》说，是用疑问语气表示肯定，当直译为“假若有人用我，我这儿大约就是东方之周吧？”据戴望、刘宝楠说，则是用反问表示否定，应直译为“假若有人用我，我难道只是复兴一个东周吗？”逢彬按：前说为确诂，因为先秦“其为……乎”句式都是用疑问语气表示肯定，表示“该会是……吧”。例如：“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左传·哀公元年》）——沈玉成《左传译文》：“二十年以后，吴国的宫殿恐怕要成为池沼了。”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假若有人用我，我将使周文王、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至确。

原文

17.6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17.7 佛肸召¹，子欲往。

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

译文

子张向孔子问仁。孔子说：“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便是仁人了。”

子张说：“请问哪五种？”孔子说：“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遭致侮辱，宽厚就能得到拥戴，诚实就被别人任用，勤敏就有大的贡献，慈惠就足以让人为你出力。”

佛肸叫孔子去，孔子打算动身。

子路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亲自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肸盘踞中牟谋反，您却要往，如何解释？”

孔子说：“对，我说过这话。都

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²；不曰白乎，涅而不缁³。吾岂匏瓜也哉⁴？焉能系而不食？”

说那坚硬的东西呀，磨也磨不薄；都说那洁白的东西呀，染也染不黑。我难道是个匏瓜？只能够挂在那里而不给人吃吗？”

注释

- 1 佛肸(xī)：晋国范中行的家臣，为中牟(晋邑，故址在今河北邢台、邯郸间)行政长官。赵简子攻打范中行，佛肸据中牟抗拒赵。
- 2 磷：音 lìn，薄。
- 3 涅而不缁：涅，音 niè，染黑；缁，黑。
- 4 匏瓜：匏，音 páo。何晏《集解》说“匏，瓠也”，即葫芦，可系于腰凫水。

原文

17.8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¹？”对曰：“未也。”

“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²；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译文

孔子说：“仲由哇！你听过那六字真言也会有六种弊病吗？”子路答道：“没有。”

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爱仁德，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愚蠢；爱玩弄小聪明，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博闻而不精专；爱诚实，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容易伤害他人；爱直率，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出言尖刻刺人；爱勇敢，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捣乱闯祸；爱刚强，而不爱学问，它的弊病就是容易与人冲突。”

注释

- 1 六言：言，这里指字；六言，即仁、知、信、直、勇、刚六字。
- 2 绞：尖刻刺人。

原文

17.9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¹？诗，可以兴²，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³迩之事父⁴，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译文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人学那诗歌？读诗，可以用它借景抒情，可以用它观察世俗，可以用它相互切磋，可以用它抨击时政。近呢，靠它侍奉父母；远呢，靠它服事君上；还可多多记住鸟兽草木的名称。”

注释

- 1 莫：没有人。
- 2 可以：可以用它。可，可以；以，用。“以”的宾语没有出现。
- 3 兴、观、群、怨：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说：“兴，引譬连类。”引郑玄说：“观风俗之盛衰。”引孔安国说：“群居相切磋。怨，刺上政。”
- 4 迩：音 ěr，近。

原文

17.10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¹？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²？”

译文

孔子对伯鱼说：“你学《周南》《召南》了吗？作为一个人，却不学《周南》《召南》，就好比面朝墙壁而站着吧！”

注释

- 1 《周南》《召南》：《诗经·国风》排在最前面的两个部分，《周南》有

11 首诗,《召南》有 14 首。

2 正墙面而立:意思是说虽近在咫尺,却不能见,不能行。

原文

17.11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17.12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¹?”

17.13 子曰:“乡愿²,德之贼也。”

17.14 子曰:“道听而涂说³,德之弃也。”

译文

孔子说:“礼呀礼呀,仅仅是指玉帛吗?乐呀乐呀,仅仅是指钟鼓吗?”

孔子说:“某些人脸色严厉,内心怯弱,怕像个挖洞跳墙的小偷吧!”

孔子说:“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是足以败坏道德的小人。”

孔子说:“听到小道消息就四处传播,这为有德者所不齿。”

注释

1 穿窬:穿,在墙上打洞;窬,音 yú,翻墙。

2 乡愿:《孟子·尽心下》作“乡原”,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

3 涂:通“途”。

原文

17.15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¹?其未得之也,患得之²。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译文

孔子说:“乡巴佬,难道能同他一道侍奉君主吗?当他没得到的时候,害怕会得到;已经得到,又害怕会失去。假如总担心失去,就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了。”

注释

- 1 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逢彬按：王引之《经传释词》谓“可与”即“可以”，误。与，介词，其宾语“之”未出现。介词“与”后的宾语常常不出现，特别是当它的宾语在前文出现过时。类似句子如：“晋未可与争。”（《左传·成公三年》）“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孟子·离娄上》）可与事君，即可与他一道侍奉君主。杨伯峻先生注曰：“可与，王引之《释词》谓即‘可以’，今不取。”至确，不愧为语法学家！
- 2 患得之：古今诸学者认为“得之”上脱去一“不”字，此说俨然已成定论（《论语译注》亦从之）。逢彬按：未必如此。1. 迄至战国晚期，文献中未见“不得之”。当“得”为“获得”“取得”义时，“得之”的否定形式都是“不得”；也即当时语言中不会出现“不得之”。2. 连词“既”两边的成分具有一致性。既然后句为“既得之”，前句就不可能是“患不得之”，而只能是“患得之”。3. 《老子》十三章：“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可知当时语言中有着与“患得患失”类似的说法。

原文

17.16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¹，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17.17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²

译文

孔子说：“古代的人民还有三种可贵的毛病，现在呢，或许连这些也没有了。古代的狂人放言无忌，现在的狂人只是放荡无羁；古代矜持的人凛然不可冒犯，现在矜持的人却一味恼羞成怒；古代的愚人还直率，现在的愚人只是耍耍欺诈手段罢了。”

孔子说：“花言巧语，满脸堆笑，这种人，是没有多少仁德的。”

注释

- 1 廉：本义是器物的棱角，引申为行为方正有威。
- 2 此章与 1.3 重复。

原文

17.18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¹，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17.19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译文

孔子说：“我憎恶紫色夺去了大红色的光彩和地位，憎恶郑国的乐曲破坏了典雅的乐曲，憎恶伶牙俐齿颠覆国家的人。”

孔子说：“我想不说话了。”子贡说：“您假如不说话，那我们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还是照样运行，万物还是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

注释

- 1 紫之夺朱：春秋时，紫色已逐渐取代朱色的正色地位了。

原文

17.20 孺悲欲见孔子¹，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²，取瑟而歌，使之闻之³。

译文

孺悲要会晤孔子，孔子托言有病推辞。传命的人刚出房门，孔子便取下瑟边弹边唱，故意让他听见。

注释

- 1 孺悲：鲁国人。
- 2 将命者：孺悲派来的表达孺悲想见孔子的人。

3 据孟子所说，这样做也是“教”的一种方法。

原文

17.21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¹，期可已矣²。”

子曰：“食夫稻³，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

“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⁴，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⁵，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译文

宰我问道：“父母死了，守孝三年，也似乎太久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一定会毁坏；三年不奏音乐，音乐一定会崩塌。陈谷既已吃完，新谷又已登场，打火用的燧木又经过了一个轮回，一年，应该是够了。”

孔子说：“吃着那白米饭，穿着那花缎衣，你就心安吗？”宰我说：“安。”

“你觉得安，你就这样做吧！君子守孝，吃美味不觉甘甜，听音乐也不快乐，住在家里不以为舒适，才不这样做。如今你既然心安理得，就去这样做好了！”

宰我退出去后，孔子说：“宰予真不仁哪！儿女生下来三个年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天下都是这样的。宰予难道就没有从他父母那里得到三年怀抱的呵护吗？”

注释

1 钻燧改火：古代钻木取火，被钻的木，四季不同，一年一轮回。

2 期：音 jī，一年。

3 稻：古代北方稻的耕种面积很小，稻米自是珍品。

4 居处不安：古代孝子要住在草棚里，睡草垫子，用土块做枕头。这里“居处”是指平日的居住生活。

5 三年：三个年头。

原文

17.22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无有博弈者乎¹？为之，犹贤乎已²。”

17.23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³？”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译文

孔子说：“整天吃饱了撑着，凡事不操心，不行的呀！不是有掷采下棋的游戏吗？干干也比闲着好。”

子路问道：“君子崇尚勇敢吗？”孔子说：“君子认为义是最值得崇尚的，君子只有勇，没有义，就会捣乱造反；小人只有勇，没有义，就会做土匪强盗。”

注释

1 博：一种棋局。

2 已：不动。

3 尚：通“上”，但用作动词，“以……为上”的意思。

原文

17.24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¹？”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汕上者²，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

译文

子贡说：“君子也有所憎恶的事吗？”孔子说：“有憎恶的事：憎恶专讲别人缺点的人，憎恶在下位而诋毁上级的人，憎恶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憎恶勇于贯彻自己的主张，却顽固不化，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孔子又说：“赐，你也有所憎恶的事吗？”子贡随即答道：“我憎恶抄袭别人的

乎？”“恶徼以为知者³，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⁴。”

成果还自以为得计的人，憎恶毫不谦虚却自以为勇敢的人，憎恶揭发别人隐私却自以为直率的人。”

注释

- 1 恶：音 wù，厌恶，憎恶。
- 2 居下流而讪上：流，晚唐以前的《论语》文本无此字，可见为衍文；讪，音 shàn，诋毁。
- 3 徼：音 jiāo，徼袭，抄袭，据为己有。
- 4 讦：音 jié，揭发别人隐私。

原文

17.25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¹，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17.26 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

译文

孔子说：“只有教养女子和小人是困难的，亲近了，他便无礼；疏远了，他又怨恨。”

孔子说：“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这个人的一生啊就算完了。”

注释

- 1 女子：逢彬按：据我们从《左传》《论语》中全面调查，这一时代“女子”含义和当今该词含义大致相当。《左传》中，“女子”既指老年的哀姜（《僖公元年》），又指刚出生“赤而毛”的女婴（《襄公二十六年》），还指年轻的季平（《定公四年》）和中年的辟司徒之妻（《成公二年》），其实就是女性的意思，可不必今译。有的文章说“女子”意为“你的儿子”“你这位先生”，大误。杨树达先生说：“前人于训诂之学有一大病焉，则不审句例是也。”这些文章，是“不审句例”的典型。

微子篇第十八

导读

本篇主要记录孔子对“逸民”的看法以及与“逸民”接触的事迹。“逸民”即隐士，孔子对逸民的态度总体上说是推崇的，每每听闻有“逸民”在左近，总是想去见上一面，但往往不可得。《尧曰篇》记录的周初的诰文有“举逸民”一说，让隐居的贤者出山从政是政治清明的象征。

本篇第八章孔子总结出三种“逸民”，其实也是君子行乎乱世的三种处世方式。其一是坚持自身道德操守，洁身自好，不曲意逢迎；其二是在坚持道德底线的基础上尽可能适应时局，不同流合污，但是难免遭致羞辱；其三是隐居世外，畅快逍遥。伯夷、叔齐即为隐士。本篇第一章中的箕子、比干近于第一种，差别是他们是在位者，结果是一囚一死。孔子的学生冉有近乎第二种，因为过度迎合季氏为孔子所不喜。本篇提到的楚狂接舆、长沮、桀溺与“丈人”是第三种，孔子对他们一方面向往，但始终“异于是”。相比于三者，孔子的境界更加高明，他始终是在仕与不仕之间，根据具体情况做出选择。三者都未臻善境，原因在于他们不能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觉得自己是某一类人，必须要做或者必须不做某一类事，往往就使得自己陷入两难，只能以殉道或者遁世等极端的方式回应。从更高的层面看，其实孔子也有“意必”，即“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坚守道义也是一种“意必”。但孔子的“意必”不是他个人的“意必”，而是任何一个有限的个体面对无限的外部环境与无限的理想事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孔子正是直面了这种矛盾：一方面坚持理想，一方面不因理想难以实现而惶惶不可终日，

反倒是享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7.16)的义理之乐。这正是孔子超脱于凡人的地方，孟子感叹“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公孙丑上》)，也是因为此。

孔子总结君子躲避污浊外部环境的四种层次，即“辟世”“辟地”“辟色”“辟言”(14.37)。这四者看似有贤愚之别，其实不然。本篇第六章，桀溺对子路说，你跟着一个躲着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社会的人。躲着人并不就比躲着社会境界低，“辟”或者“隐”不是孔子的价值追求，而是保全自身的权宜之策。孔子主张的是一种中庸的处世智慧，在“枉”与“直”之间进退有度，在“仕”与“隐”之间自处从容。

原文

18.1 微子去之¹，箕子为之奴²，比干谏而死³。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译文

纣王荒淫残暴，微子便离开了他，箕子做了他的奴隶，比干进谏而被杀。孔子说：“殷朝有三位仁人。”

注释

- 1 微子去之：微子，名启，纣王兄；之，指商纣王。
- 2 箕子：纣叔父，数谏纣王，不听，佯狂为奴。
- 3 比干：纣叔父，力谏纣王，被剖心致死。

原文

18.2 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译文

柳下惠当法官，多次被撤职。有人对他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他说：“正直地工作，到哪里去不多次被撤职？不正直地工作，用得着离开祖国吗？”

18.3 齐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则吾不能；
以季孟之间待之。”曰：
“吾老矣，不能用也。”¹
孔子行。

齐景公讲到怎样对待孔子时说：
“用鲁君对待季氏的规格，那我做不到；
我要给他次于季氏而高于孟氏的待遇。”
又说：“我老了，没什么作为了。”孔子
便离开了齐国。

注释

1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逢彬按：这两句话有歧义：是齐景公说的，还是孔子说的，有不同解释；如果是齐景公说的，是景公说自己“不能用”，还是说不能用孔子，也有不同解释。首先，我们认为是齐景公说的。因为，一是，如果这话是孔子所说，根据《论语》句例，作为主语的“子”或“孔子”必须在“曰”前出现。此处没有出现，所以，“吾老矣，不能用也”只能是前文出现的主语“齐景公”说的。二是，“吾老矣，不能用也”的下文“孔子行”也说明这句话不是孔子说的；否则，依《论语》句例，“孔子”不必出现。与之相关，本章“曰”之前没有出现的主语若是孔子，依当时句例，应当不是“孔子行”，而是“遂行”或“乃行”。其次，我们认为是齐景公说自己“不能用”。当时语言中，如果是景公说不能用孔子，则“用”之后要带宾语。以上两处歧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虽未说明理由，却都选择了正确的一方。孙钦善《论语本解》则译为“孔子说：‘我已经老了，不能做什么了。’”详见北大出版社《论语新注新译》这一章的《考证》。

原文

18.4 齐人归女乐¹，季
桓子受之²，三日不朝，孔
子行。

译文

齐国送了许多歌姬舞女给楚国，季
桓子接受了，三天不问政事，孔子就离
职走了。

18.5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²。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楚国的狂人接舆一边走过孔子车旁，一边唱着歌：“凤凰啊凤凰！你的德行已经衰微。过去的不可劝止，未来的还可追回。罢手吧，罢手吧！如今的执政者岌岌可危！”

孔子下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连忙躲开，孔子没和他谈成。

注释

1 归：通“馈”。

2 季桓子：即季孙斯，时为掌握鲁国权柄的执政上卿。

3 接舆：《论语》所记隐士皆非真名。如司门者谓之“晨门”，持杖者谓之“丈人”，被问津者谓之“沮”“溺”，接（靠近）孔子之舆（车子）者谓之“接舆”。

4 犹可追：赶得上，来得及的意思。

原文

18.6 长沮、桀溺耦而耕¹，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²？”

子路曰：“为孔丘。”

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

译文

长沮、桀溺两人一同耕田，孔子从那儿路过，让子路去问渡口。

长沮问子路：“那位驾车的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他又说：“是鲁国的孔丘吗？”

子路说：“对呀。”

长沮说：“他嘛，早晓得渡口在哪儿了。”

又去问桀溺。

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
曰：“是鲁孔丘之徒与？”
对曰：“然。”

桀溺说：“您是谁？”
子路说：“我是仲由。”
桀溺说：“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
答道：“是的。”

注释

- 1 耦而耕：古代一种人力耕田法，但春秋时已普及牛耕，这里的“耦而耕”不过是二人做庄稼活罢了。从“长沮、桀溺耦而耕”到“丘不与易也”为一章，今为阅读方便，分为二节。
- 2 执舆：驾车。因子路已下车，所以孔子代为驾御。

原文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¹，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耒而不辍²。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³：“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译文

桀溺便说：“洪水猛兽遍天下，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你与其跟着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逃避人类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干农活。

子路回来把这些报告给孔子。

孔子很失望地说：“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鸟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类打交道，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注释

- 1 而与其从辟人之士：而，通“尔”；辟，通“避”。
- 2 耒：音 yōu，即播种之后，再以土覆之。

3 怵然：怅惘失意貌；怵，音 wǔ。

原文

18.7 子路从而后¹，
遇丈人，以杖荷蓑²。

子路问曰：“子见
夫子乎？”丈人曰：“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孰
为夫子？”植其杖而芸。
子路拱而立。

止子路宿，杀鸡为
黍而食之，见其二子
焉。

译文

子路跟随着孔子，掉了队，碰到一
个老头儿，用拐杖挑着除草用的工具。

子路问道：“您看见了我的老师吗？”
老头儿道：“你这人，四肢不劳动，五谷
不认识，谁认识你的老师？”说完，便扶
着拐杖去除草。

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

老头儿便留子路到他家住宿，杀鸡、
做饭给子路吃，又叫他两个儿子出来相
见。

注释

1 从“子路从而后”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为一章，今分为二节。

2 蓑：音 diào，古代除草用的农具。

原文

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隐者也。”
使子路反见之。至，则
行矣。

子路曰：“不仕无
义。长幼之节，不可废
也；君臣之义，如之何

译文

第二天，子路追上孔子，报告了这
件事。

孔子说：“这是位隐士。”叫子路返
回去再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他却走
开了。

子路便说：“不做官是不对的。长幼
间的人伦，是不可能废弃的；君臣间的

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18.8 逸民¹：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²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大义，怎么能不管呢？你原想洁身自好，却不知这样做便违反了君臣之间的大伦常。君子出来做官，只是为了应尽之责；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早就知道了。”

古今隐逸不仕的贤人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降低自己志向，不辱没自己身份的，是伯夷、叔齐吧！”又说：“柳下惠、少连降低了自己的志向，辱没了自己的身份，可是言语合乎法度，行为经过思虑，那也不过如此罢了。”又说：“虞仲、夷逸避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被废弃的是他的权术。我就和他们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注释

- 1 逸民：隐逸之民。逢彬按：何晏《集解》：“逸民者，节行超逸也。”皇侃《义疏》：“逸民者，谓民中节行超逸不拘于世者也。”我们不取此说，因为终先秦之世，未见“逸”表“超逸”者。“逸”有“安逸”义，似乎与“超逸”义近，但多含贬义。《论语》时代“逸”最为常见的意义是“逃逸”，进而引申出“隐逸”义。而伯夷、叔齐、柳下惠诸人均隐逸不仕者。上文的长沮、桀溺就是所谓“逸民”。杨伯峻先生译“逸民”为“遗落的人才”，与我们所说相近。
- 2 虞仲、夷逸、朱张、少连：四人言行多已不可考。

原文

18.9 大师挚适齐¹，
亚饭干适楚²，三饭缭适
蔡³，四饭缺适秦，鼓方叔
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⁴，
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⁵。

译文

大师挚逃到了齐国，亚饭乐师干逃
到了楚国，三饭乐师缭逃到了蔡国，四
饭乐师缺逃到了秦国，打鼓的方叔入居
黄河之滨，摇小鼓的武居汉水之涯，少
师阳和击磬的襄入居海边。

注释

- 1 大师挚：可能是《泰伯》中的“师挚”(8.15)，即鲁国太师。如果这样，下文的各人也都是鲁国乐官。大，音 tài。
- 2 亚饭：古代天子诸侯用饭要奏乐，所以乐官有“亚饭”“三饭”“四饭”之名。
- 3 缭：音 liáo。
- 4 鼗：音 táo，有柄的小鼓。
- 5 磬：音 qìng，石制的乐器，形状似矩。

原文

18.10 周公谓鲁公曰¹：
“君子不施其亲²，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³，
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18.11 周有八士：“伯
达、伯适、仲突、仲忽、叔
夜、叔夏、季随、季弼。”⁴

译文

周公对鲁公说道：“君子不怠慢
他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没被信用。
老臣故人没有不忠不孝，就不抛弃
他。不要对某一入求全责备！”

周朝有八个有教养的人：“伯达、
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随、季弼。”

注释

- 1 鲁公：周公旦的儿子伯禽。
- 2 施：音 shǐ，通“弛”。
- 3 大故：孔安国说：“大故，谓恶逆之事。”即不忠不孝之事。
- 4 此八人已无可考；弼，音 guā。

子张篇第十九

导读

本篇主要记载孔子身后几位重要弟子的言行。

通观《论语》，多有弟子问学事，但散见于各处，又缺少上下文参考，所以读者对孔门弟子的行状学问往往不甚了了。本篇应当是《论语》的编撰者刻意汇集拢来，希望读者对孔子门下影响最大的几位弟子有所了解，有所评判。

通篇最有趣的当是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关于为人治学的不同主张。子张批评子夏与人结交过于自我。子游批评子夏授徒过于细碎，缺乏一以贯之的主旨。子游、曾子批评子张未至于仁德，也无益于他人提升品格。从这些往来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来子张是一个善于与人相处的人，曾子说“堂堂乎张也”，大约是他做到了诸如“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类端正仪容色貌的事情，很有君子风度，但在“躬行君子”(7.33)方面做得不够，可能学问也一般。孔子说“师也辟”(11.18)，意思是子张注重外在容止，在正心诚意方面有所欠缺。从《论语》记录的子张向孔子的提问中也可以看出来，他问的多是事务性的问题，而孔子总是从“反求诸己”的方面回答(12.15)(2.18)(12.21)，大概是看到了子张的不足，有意引导他多在自身德业上下功夫。子张一派在战国时期有一定影响，荀子在《非十二子》文末(子张、子夏、子游三派无资格列入“十二子”，只是顺带着批评)，批子张一派为“贱儒”，说他们只学到了圣人的表象，只懂得在外貌上下功夫。

子夏和子游都被列入了“孔门十贤”，是文学科的代表。从子张对

子夏的批评来看，子夏大概有些类似于今天的书呆子、工科男，不大懂得与人打交道，比较木讷。他问孔子的问题也多与学术有关，樊迟问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是什么意思，他以舜举皋陶的典故来解释，可见子夏既博学，且崇尚知识。子游对子夏的批评应该也是到位的，子夏可能缺乏夫子“一以贯之”之道，博而不通。孔子提醒子夏“无为小人儒”，意思是，你别做个只知道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夏因为儿子亡故，悲伤过度哭瞎了双眼，可能在心性修养上确有不足。

子游在《论语》里出场不多，相关史料也缺乏，从他批评子夏看来，可能较子夏而言多务于“通”的一方面，这与荀子的评价相合。子夏、子游也都是荀子口中的“贱儒”，荀子批评子夏一派只知道在细枝末节上下功夫，连话都说不好；批评子游一派不重视实务，懒惰而讲究，品行不佳。从荀子的批评来看，子夏可能学到的是孔子“刚、毅、木、讷近仁”（13.27）的一面；而子游学到的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9.6）的一面。孟子的评论则远较荀子宽厚，他说子夏、子游、子张都具备了孔子一个方面的品质，而冉伯牛、闵子骞和颜回（此三人都属于德行科）则具备了圣人的大概，只不过规模小些罢了（《孟子·公孙丑上》）。

曾子是孔子学生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论语》中孔子的学生都以字来记录，唯独曾子和有子以姓加“子”来记录，可见《论语》的编撰者最为推崇曾子与有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有子因为貌似孔子，所以孔门弟子以师礼事之。曾子以孝行名世，孔子命他研究孝道，著有《孝经》。《礼记·大学》据说也是曾子的作品。曾子还是孔子的孙子孔伋的老师。孔伋就是子思子，根据《荀子·非十二子》记载，子思著有《五行篇》（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有此篇。“五行”即五种德行：仁、义、礼、智、圣。子思还注意区分了“行”和“德之行”，认为是道德规范的两种层次），他的思想为孟子所继承。孔子说“参也鲁”（11.18），但曾子善于反省，宋明儒特别推崇曾子“反求诸己”的精神，认为他才是最得孔子真传的弟子。《论语》记录的曾子语录都极为精彩，不看章首只看语录，难以区分是孔子语还是曾子语。

本篇末四章是子贡追誉孔子的语录。子贡是晚于孔子辞世的学生中跟老师感情最深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辞世，弟子守孝三年，子贡守孝六年。子贡是孔子学生中能力最强，事业最大的。他善于经商，财力雄厚；精于从政，官至鲁相。子贡口才极佳，是外交领域的天才。《仲尼弟子列传》记载，齐国加兵于鲁，子贡欲救鲁国于将亡。他先是入齐军，以私利说服将军田恒按兵不动，等待吴国攻齐。然后去吴国说服吴王攻齐救鲁。吴王担心越王趁虚而入，子贡自告奋勇替吴国出使越国。子贡到越国让越王假意示好，等吴军败了再攻吴。子贡回禀吴王之后去晋国，提醒晋君，吴军击败齐军之后必来犯境，须修兵备战。其后果然吴王发兵破齐，然后转攻晋国，晋国以逸待劳击败吴军，吴军败归迎战越军，最后吴王城破身死。子贡出国一趟而鲁国得救，齐国削弱，晋国巩固，吴国灭亡，越国称霸。子贡才华横溢，权重官高，所以时人常以为子贡贤于乃师孔子。但子贡辩才无碍，他将孔子的才学比喻成官墙、日月、天空，不能逾越，无法企及。孔子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很大的原因是子贡这样一位高足在为之弘扬。

原文

19.1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19.2 子张曰：“执德不弘¹，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译文

子张说：“士人看见危险便肯献出生命，在利益面前考虑是否该得，祭祀时想到要严肃恭敬，居丧时记着要悲痛哀伤，那也就可以了。”

子张说：“对德行的秉持不坚定，对道义的信守不执着，这种人，有他也可，无他也可。”

注释

1 弘：大，用以表程度。有人说这里应该用“强”而不该用“大”来表

程度，这是用现代汉语的语言表达习惯去解释古汉语，当然不对；但翻译为“强”是可以的。

原文

19.3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19.4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19.5 子夏曰：“日知其所长，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

19.6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¹，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注释

- 1 笃志：笃于其志，坚守自己的志向。《荀子·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王念孙《读书杂

译文

子夏的学生向子张请教怎样交朋友。子张说：“子夏说了些什么？”

答道：“子夏说，可以交的结交他，不可以交的拒绝他。”

子张说：“这不同于我所听到的：君子尊敬贤人，也容纳普通人；鼓励好人，可怜无能的人。我是大好人吗，什么人容不下呢？我是坏人吗，别人将拒绝我，我还如何去拒绝别人呢？”

子夏说：“即便是小技艺，也一定有可取之处；恐怕它影响远大目标，所以君子不去从事。”

子夏说：“每天学习所未知的，每月复习所掌握的，就可以说是好学了。”

子夏说：“广泛地学习，坚守自己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多考虑当前的问题，仁德就在这中间了。”

志》曰：“笃志而体，谓固其志以履道。”《左传·昭公十三年》言重耳：“亡十九年，守志弥笃。”“守志笃”即“笃志”，也即“笃于其志”。杨伯峻先生注：“孔注以为‘志’与‘识’同，那么，‘博学笃志’便是‘博闻强记’之意，说虽可通，但不及译文所解恰切。”其译文“坚守自己志趣”就是“笃于其志”。

原文

19.7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19.8 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19.9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

19.10 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已也。”

19.11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¹，小德出入可也。”

译文

子夏说：“工匠们在工棚里完成他们的任务，君子则通过学习来求得真理。”

子夏说：“小人对于错误必加掩饰。”

子夏说：“君子有三变：远望着庄严令人敬畏；走近又显得和蔼可亲；听他说话，则严厉不苟。”

子夏说：“君子得到信任后才劳役人民；得不到信任，会以为你在折磨他们。也必须得到信任后才劝告父母或君上；得不到信任，会以为你在毁谤他。”

子夏说：“人的重大节操不能逾越界限，生活小节上稍微放松一点是可以的。”

注释

1 闲：栅栏，此指一定的范围。

原文

19.12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¹，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

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19.13 子夏曰：“仕而优则学²，学而优则仕。”

译文

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叫他们做做打扫、接待客人、应对进退的工作，是可以的。不过这都只是末节，学术的根本他们却缺乏。这怎么可以呢？”

子夏听了这话，便说：“嗨！言游说错了！君子的学术，哪一项先传授，哪一项后讲述呢？学术好比草木，是要区别为各种各类的。君子的学术，如何可以歪曲？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传授学术而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

子夏说：“做官了，有空闲便去学习；学习了，有空闲便去做官。”

注释

- 1 门人小子：此四字古来连读。清代武亿、潘维城等认为：“‘小子’即‘门人’，经文复出，无谓矣。”程树德也说：“此小子即门人也。古人无此累坠重复文法。”他们都主张在“小子”后点断，作“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按：古人有此文法，且并非“累坠重复”，而是一种修辞手法，可加强表达效果。相关书证不少，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孟子·梁惠王下》）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此四字连读，极是。
- 2 优：优游，得闲，得空。

原文

19.14 子游曰：“丧致乎哀而止。”

19.15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

19.16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

19.17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19.18 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¹，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

译文

子游说：“居丧，真正做到了哀伤也就够了。”

子游说：“我的朋友子张是难能可贵的了，然而还算不上仁。”

曾子说：“子张真够得上是威仪堂堂了，难以携带别人一同进入仁德。”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人一般不会让感情任意宣泄；实在没忍住的情形，那是在父母亡故的时候吧！”

曾子说：“我听老师说过：孟庄子的孝，别的都容易做到；而他留用父亲的旧臣，保持父亲的旧政，这是难以做到的。”

注释

- 1 孟庄子：鲁大夫孟献子仲孙蔑之子，名速。这一章当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11）结合看。

原文

19.19 孟氏使阳肤为士师¹，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²。如得其情³，则哀矜而勿喜！”

译文

孟氏任命阳肤为法官，阳肤向曾子求教。曾子说：“在上位的人胡作非为，百姓早就流离失所了。你如果能够审出罪犯的真实情形，便应该抱着同情的态度，千万别以此为乐！”

注释

- 1 阳肤：曾子的弟子。
- 2 民散：逢彬按：与“民处”“民聚”意义相反，指人民流离失所。《管子·七法》：“百姓不安其居则轻民处而重民散。轻民处，重民散，则地不辟。”《礼记·大学》：“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刘宝楠《正义》说：“‘离散’谓民心畔离。”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据此译“民散”为“百姓离心离德”，或未得其旨。
- 3 情：实情，真实情形。

原文

19.20 子贡曰：“纣之不善¹，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19.21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19.22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²：“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译文

子贡说：“商纣的坏，不像现在传说的这么厉害。所以君子憎恶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的坏事都归结于他了。”

子贡说：“君子的过失好比日食月食：犯错的时候，人们都能看见；改正的时候，人们都很敬仰。”

卫国的公孙朝向子贡问道：“孔仲尼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散在人间。贤能的人便抓住大处，不贤能的人只抓些末节。文王、武王之道无处不在。我的老师何处不学，又为什么要有一定的老师、专门的传授呢？”

注释

- 1 纣：即帝辛，殷商最末之君，为周武王所伐，自焚死。
- 2 卫公孙朝：公孙朝，人名。言“卫公孙朝”者，以别于鲁、楚、郑诸国之公孙朝也。

原文

19.23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¹：“子贡贤于仲尼。”

子服景伯以告子贡。

子贡曰：“譬之宫墙²，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³，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⁴。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译文

叔孙武叔在朝堂之上对众官员说：“子贡比仲尼还要强些。”

子服景伯便把这话告诉了子贡。

子贡说：“把这事儿比作围墙吧：我家的围墙只能齐肩，谁都能一望而知房屋的美好。我老师的围墙高达数丈，找不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那宗庙的雄伟，百官的富赡。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不多吧，那么，武叔他老人家说这话，不是很自然吗？”

注释

- 1 叔孙武叔：鲁大夫，名州仇。
- 2 宫墙：围墙。
- 3 仞：七尺。
- 4 百官：俞樾及杨树达先生谓“官”字的本义是房舍，其后才引申为官职之义，说见《群经平议》和《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逢彬按：《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未引《论语》此例；而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亦未提及此例。经典中“百官”所在多有，均指众官吏。根据语言的社会性原则，我们仍解释此例“百官”为“众官吏”。杨伯峻先生注云：“这里也是指房舍而言。”译“百官之富”为“房舍的多种多样”。

原文

19.24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¹。”

19.25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

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注释

- 1 多：程度副词，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多”用法一样，可翻译为“足以”“确实”。逢彬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依王引之《经传释词》说“多”表示“只”，恐不确。形容词“多”作状语由表示数量多进而表程度高，其词义的引申是完整而一贯的。当主语、宾语

译文

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子贡说：“不要这样做！仲尼是骂不倒的。别人的贤能，好比山丘，还可以越过去；仲尼，简直是太阳和月亮，是不可逾越的。一个人纵然要自绝于太阳月亮，那对太阳月亮有什么损害呢？足以显示他不自量罢了。”

陈子禽对子贡说：“您太谦虚了，仲尼难道比您还强吗？”

子贡说：“有身份的人可以因一句话表现出他的智慧，也可因一句话表现出他的无知，所以说话不可不谨慎。他老人家的遥不可及，好比不可以踏着台阶上青天。他老人家若能君临一方，有所树立必能卓然而立，有所引导必能闻风而行，有所安抚必能扶老携幼而至，有所役使必能协力同心而为。活着时万民拥戴，逝去了四海悲哀，又如何能赶得上呢？”

为可数的个体时，“多”表示“大多”“很多”，如：“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左传·昭公二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孟子·梁惠王下》）当“多”修饰的成分比较抽象时，它便表示频度的经常和程度的高、深，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隐公元年》）“尔不可使多蓄憾。”（《文公十四年》）“多行无礼，弗能在矣！”（《文公十五年》）“多见其不知量”的“多”与上举数例的“多”，无论词性词义其实都一样。

尧日篇第二十

导读

“命”或“天命”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极重要的，欲了解“命”的真切意涵，需要把握一对矛盾，即有限与超越。有限指的是个体的局限性。人的局限性毋庸多言，人人都有体会。寿命有限，生活空间有限，出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时代是不由自主的。人又可以一定程度上超出自身的有限性。人不是自然物，人有智慧，能丰富自身，能改造环境。我们不能突破命限，但可以丰满生命的维度；我们不能选择出生的环境、时代，但可以择善而居，也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甚至开辟一个新的时代。孔子对人的有限与超越有着很深的体认，他发现一个人的品德智虑越高，就往往更能正视自己的有限，进而超越自身的有限。孔子强调“君子不器”（“器”意味着有限，2.12）、“观过知仁”（人有局限，所以会犯错，改过自新就是突破有限，4.7）、“不改其乐”（安于贫贱就是正视有限，不事遮掩，同时不妨害自己无限的一面，通过学习丰富自身，6.11），反对“怀土”“怀居”（对生存环境的眷念会拖累人超越有限，4.11、14.2），就是希望人能通过完善自己的品德，从而超越有限的束缚，通向更高明的境界。

实现“仁”的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30），从个体（的欲望）走向他者（的福祉），欲望升华为德行，这就是从有限走向超越，“仁”正是这样一种内在超越的德行。“仁”是就道德实践者自身而言，“命”则是就道德实践者对外部的观察和体认而言。

天、帝、后的观念由来已久，指的是绝对无限的存在，既是存在的

依据，又是价值（道德）的来源。天和帝、后又不同，帝、后有人格神的意味。殷商之前多言帝、后，是外在的绝对无限，和人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有关系，也只是和统治者，即天子有关，是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到了周代，有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的观念，天被赋予了道德性，所以要“以德配天”（《诗经·大雅·文王》）。本篇第一章说的“谨权重，审法度，修废官”“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等，就是要通过美好的政治举措回报天命。孔子基本继承了周代的天命观，同时又打破了天命只与统治者挂钩的局限，主张有德者可以“知天命”（2.4），这时的天既是外在的规律性的存在，又与每个人挂钩，提供价值的指引。有道德的人可以从天那里获得指引，比如“唯天为大，唯尧则之”（8.19），但天不能通过学习把握，而是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体认，所以尽管《论语》中时有提及“天”与“天命”，但都是孔子经由自身体认而发出的感慨，没有系统的论说。孔子对于天、天命是信而不论、崇而不论的。

“天命”是天的命令，这种命令不是直接的，孔子说“天何言哉”（17.19），人只能通过对天养育万物的观察，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把握当中窥见一斑。具体到人的实践，人需要了解什么样的选择是符合天命这一最高价值的。这是具体的智慧，需要通过道德实践细细领会，不可能一概而论。孔子的信仰是天“未丧斯文”（9.5），人类的历史总是向善的，“郁郁乎文哉”（3.14）的周代礼乐文明不会消灭。这不仅仅是对历史趋势的判断，信仰终归是要落实到自身的，即“天生德于予”（7.23），要通过“为之不厌”（7.34）的实践去打破有限，追求天命所赋予的无限。天是无限的，但人却有有限性的一面，人的有限性也是天赐的，在《论语》中以“命”的形式出现，比如“死生有命”（12.5）。孔子也会发出“吾已矣夫”（9.9）的浩叹，感慨在终已一生无法恢复“斯文”了；但如果“斯文”终究不丧的话，这项事业仍然会继续下去，所以要“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君子之道就是要正视有限，安于有限，并希望超越。最能表现孔子通达于有限与超越的一句话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7.19），这正是孔子一生的写照。

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古人观念中的“有限”很多已被超越，但这仅仅是物质的超越，精神的超越在今天反而变得日益匮乏。很多人会问：超越精神到底有何意义？过好日常生活不就好了吗？的确，任何道德实践都离不开日常生活，但如果总是在日常生活中打转，人的生命就会停滞、困顿、失去活力。一个长期两点一线，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人会更容易觉得生活烦闷，他会渴望不同，比如一次旅行，去接受不一样的生活体验。但旅行只是治标之策，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上打破有限，就只能在困顿中循环，不断用外界的刺激补偿自身的无助。超越精神包含着对未知领域的敬畏与向往，人丧失对超越的向往就容易陷于一时一地的得失，变得目光短浅，没有前进的方向。人性当中本有对超越的企望，忽视它同时也就失去了面对有限性的坦然。好比一个有着致富梦想却每月只拿固定工资的人，他希望过好的生活往往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而那些真的为了致富而奋斗的人，即便暂时生活还不如那个拿固定工资的人，反而可以活得更加坦然。古今中西，很多崇高的德行往往都有宗教的背景，有一定的信仰作为基础，而在宗教精神日益淡漠的今天，崇高逐渐成为个性的东西，不具备普遍的感召力。这是时代的缺失与遗憾。孔子的“仁”论与天命观正可以补足我们今天信仰的缺位，这是读者学习《论语》应当再三致意的。

原文

20.1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²，敢昭告于皇皇后帝³：有罪不

译文

尧让位给舜的时候，说道：“啧啧！你这舜哪！上天的大命已经轮到你身上了，切实掌持那正确航程吧！如果天下的百姓都困苦贫穷，上天给你的禄位也会永远终止。”舜让位给禹的时候，也说了这番话。

汤说：“我后生晚辈履谨用黑色牡牛作牺牲，斗胆明白无误地禀告光明伟大的天帝：有罪的人我不敢擅自去赦免他，诸臣工

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

的好处我也不隐瞒掩盖，您心里应该是清楚明白的。我本人若有罪，就不要牵连天下万方；天下万方若有罪，都归我一人来承担。”

注释

- 1 此章文字前后不相连贯，疑有脱落，今分作六节，以便观览。
- 2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予小子，同“予一人”，上古帝王自称之词；履，汤的别名；玄，黑；牡，母牛。
- 3 皇皇后帝：皇皇，光明伟大的样子；“后”和“帝”同义，都是帝王的意思。注意，转换为繁体字时，这个意义的“后”依然是“后”，不能转换为“後”；前后、先后、后面、然后的“后”的繁体字才是“後”。
- 4 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帝臣，天子之臣；不蔽，不蔽其善；简，检阅，明白。此句谓众臣之善我也不隐瞒掩盖，您心里是清楚明白的。逢彬按：大多数《论语》注本（包括《论语译注》）解“不蔽”为不掩饰罪恶（因而标点为“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但经籍中言“不蔽”者，多为不蔽其善、其贤、其能。

原文

周有大赉¹，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²

谨权量，审法度，³修废官，⁴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

译文

周朝大举封赏天下，要使善人都富起来。“我虽然多有至亲，却不如多有仁人。百姓如果有过错，责任由我来担承。”

谨慎对待度量衡，详细审定法令制度，修复弃置的职官，全国的政令就畅通了。复兴灭绝的国家，承续断绝的后

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

所重：民、食、丧、祭。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⁵，敏则有功，公则说⁶。

代，提拔隐逸的人才，天下的百姓就都会心悦诚服了。

所重视的：人民、粮食、丧礼、祭祀。

宽厚就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勤敏就有大的贡献，公平就会使百姓高兴。

注释

1 賚：音 lài，赐予。

2 此四句为周武王封诸侯之辞。

3 谨权量，审法度：权，衡轻重者；量，衡体积者；法度，衡长短者。

4 “修废官”以下是孔子的话。

5 此五字为衍文。

6 《尧曰篇》第一章到此结束。

原文

20.2 子张问于孔子曰¹：“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²，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译文

子张问孔子说：“要怎样才可以治理政事呢？”孔子说：“崇尚五美，摒弃四恶，这样就可以治理政事了。”

子张说：“什么叫‘五美’？”孔子说：“君子施惠于人，自己却没破费；役使百姓，百姓却不怨恨；希望获得，却不是贪婪；矜持自负，却不盛气凌人；威仪堂堂，却不凶猛吓人。”

注释

- 1 从这句到“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一章，今分为二节。
- 2 欲：指欲得仁义，从下文“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可知。

原文

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¹？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张曰：“何谓四恶？”

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²。”

译文

子张说：“您说的‘施惠于人，自己却没破费’等等，是什么？”

孔子说：“顺应大众的利益而使他们得利，这不是施惠于人而自己却没破费吗？选择可以役使的时机去役使百姓，又能怨恨谁呢？追求仁德又得到了仁德，还贪求什么呢？无论人多人少，无论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不就是虽然矜持自负却不盛气凌人吗？君子衣冠整齐，目不邪视，庄严地使人望之顿生敬畏之心，这不是威严却不凶猛吗？”

子张说：“什么是四恶？”

孔子说：“不教育便杀戮叫作‘虐’；不申诫只看成绩叫作‘暴’；起先懈怠，突然限期叫作‘贼’；以给人财物作比方，出手吝啬，就等于把当政者降格为经管人员了。”

注释

- 1 又谁怨：逢彬按：上古汉语疑问代词作宾语时，通常置于谓语动词的前面；副词“又”通常都紧接谓语动词，位于主语后面——即主语通

常位于副词“又”的前面。《左传》中“又”位于主语后的有74例，而无1例位于主语之前者（《论语》中“又”字句都没有主语，无从考察）。如：“君老矣，吾又不乐。”（《僖公四年》）“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僖公二十四年》）本例的“谁”位于谓语动词前面，“又”的后面，当然不是主语而是宾语（如为主语，应为“谁又怨”）。因此，“又谁怨”意为“又怨恨谁呢”。《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7.15），句中“何”当然是宾语，疑问代词“何”正处在本章疑问代词“谁”的语法位置上。还有另一规律也可证明此句“谁”是宾语：除“谁”外既无主语也无宾语，谓语动词又是及物的，这种情况下“谁”一般都是宾语，如：“盍亦求之，以死谁怵？”（《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作“何不也去求赏？因为这样而死，又能怨谁？”）遗憾的是，几乎所有《论语》注本（包括《论语译注》）都把这一“谁”理解为主语，将“又谁怨”译作“又有谁来怨恨呢”“谁还会怨恨呢”。

- 2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出纳，这里用作偏义复词，只有“出”的意义；有司，古代管事者，职务卑微。

原文

20.3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译文

孔子说：“不懂命运，不可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不可能立足社会；说话不得体，没办法了解别人。”

附 录

也谈《论语》中的“人”与“民”

一、绪论

赵纪彬先生的《论语新探》(又名《古代儒家哲学批判》),在《论语》研究领域,甚至在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是一部影响很大的书。例如,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将其列入“今人读《论语》基本参考书”中,并说该书:“许多人以政治原因,弃而不读,但其研究水平实远出于时下的流行新作,很多细节考证,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又例如,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批注《学而》第五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时,便说:“古代‘人’字有广狭两义。广义的‘人’指一切人群,狭义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阶层的人。这里和‘民’(使‘民’以时)对言,用的是狭义。”注解《宪问》第四十二章“修己以安人”时又说:“这个‘人’字显然是狭义的‘人’,没有把‘百姓’包括在内。”这两个注解,显然是受了赵书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受了赵书的首篇《释人民》一文的影响。说《释人民》一文,奠定了《论语新探》全书的基调,实不为过。

笔者近年倾全力注释《论语》,已逾七载,志在在词语解释上突破前修,做到相比较而言最为精确,初无意于思想的阐发。但于上述两章(1.5、14.42)文字无法回避,只得搜罗材料,核实赵文所云是否确诂。经研究,我们对赵文的结论是持否定态度的。《释人民》一文之第一部分,以“教”“诲”两字的用法为证据,《论语新探》书中另有《有教无类解》

一文就此予以展开，此文我们亦不能不涉及。因此，我们这篇文章亦可看成是对《论语新探》中《释人民》《有教无类解》两篇文章的驳正。

《释人民》一文开篇即说：“我们归纳全书，发现一件颇为有趣而意义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两者在生产关系中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中有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因而其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的内容与形式，亦复互不相同。”文末又说：“总结以上各方面的考察，足证《论语》所说的‘人’与‘民’，相当于一般奴隶社会的两大阶级：‘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就《论语》语法来看，如此确定，于全书章句，似乎尚无不合。孔门言‘诲’，系以‘人’为对象；孔门的政论，亦系为‘人’的阶级服务。因此，我们认为：孔丘所创立的古代前期儒家，是春秋时期‘人’的阶级的学派。”杨伯峻先生大约无法认同赵氏的主张（《论语译注》篇首的《试论孔子》一文，可为明证），但亦不能完全否认赵氏的说法（尤其在那一特定时期），只好说“古代‘人’有广狭两义”，苦心孤诣，以为折中。所谓“奴隶主阶级”“奴隶阶级”，是在中国盛行过很长一段时期的“唯物史观”中的术语，前者大约相当于朝鲜时期的“两班”，后者则大约相当于两班家的“下人”或“奴婢”。虽然唯物史观在韩国学界普遍不被承认，但必须承认，赵氏的主张在中国却有着相当大的信众；如前所举，北大教授李零对赵氏此书的评价可证一斑。因此，对赵氏此说予以厘清，仍十分必要。

本文采用“王氏读书法”，即清代以“最博最精”名世的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读书法，予以研究；在此有必要予以说明。长期以来，受旧式训诂学的消极影响，在古词语研究中上必引殷墟卜辞，下必引《说文解字》，将各时代的语言混在一起，做泛时的研究。殊不知，语言，尤其是语言中的词汇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以“相公”一词为例，它产生于汉末，是丞相的尊称，后发展为对高级官员的尊称，又发展为对地位较高男士的尊称，又发展为对一般男子的尊称，到了明代，该词在

江南一带开始用于称呼男妓。时至今日，江浙沪一带说到某男子在外面做“相公”，已经是充满鄙夷了。所以，将不同时期的语料混在一起，适足以将本来清晰的问题复杂化，而为普通语言学之父费尔迪南·索绪尔所力戒。学者讥之为“刻舟求剑”，良有以也。如，甲骨文所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语言，而《说文解字》成书虽晚至东汉，却以通过字形探寻本义为出发点。因此，如果探寻词义的发展，当从甲骨文出发，引证《说文解字》等字书以明古训。而探求某字词某一时代的意义，则应效法王氏，到该时期典籍中加以细绎。以“民”字为例，《说文》训“众萌也”（“萌”通“氓”，观“民”下字“氓”训“民也”可知），与本文的结论说“民”表示“人群”不谋而合，但作为证据，却并不是最为重要；因为“众萌也”即便确是“民”的本义，到《论语》时代的语言中也可能已经变化。而王氏读书法的精髓，乃是在同一共时平面语言中加以细绎，用特定语境锁定多义词众多词义中的某一意义，使其无所遁形，而为其不朽名篇《终风篇》等演绎得淋漓尽致。此法看似笨拙，却是求得某一时期某词在一定语境下所表达的词义的不二法门，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本文即取此法，而于甲金文、《说文》《尔雅》等不甚措意。特此予以说明。

必须明白，并不存在所谓“孔子的语言”，只存在“孔子那一时代的语言”。所以，是否“‘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只有到《论语》成书的那一年代的语言中做了调查后，才可以认定。鉴于《论语》只有16000字左右，我们不妨将调查范围扩大到《左传》《国语》《墨子》《孟子》等成书年代较为接近《论语》的典籍。

厘清了《论语》中以至整个春秋前期“人”与“民”的意义，对于春秋时期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以至伦理学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如果孔子的“仁政”确如赵氏所说，只是施之于上层人物的“人”，而占多数之下层人士的“民”不与其列，则孔子思想，无论其历史意义，抑或现实意义，都将大打折扣。而如果赵氏之说不能

成立，孔子学说的意义当然将大大有所不同。因此关于这一研究的意义，固无须赘言也。

二、《释人民》的两大证据太过薄弱

《释人民》共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有两大证据。一为《论语》中动词“爱”与“使”的使用，一为动词“教”与“诲”的差异。

《释人民》开篇即引《学而》第五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及《八佾》之“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并立即得出结论说：“例一（指“道千乘之国”章）表明，对‘人’言‘爱’，对‘民’言‘使’；“爱”“使”二字，显示出‘人’‘民’是划然有别的两个阶级。”在引述清人刘逢禄所谓“人谓大臣群臣”，刘宝楠所谓“人非民”，《说文》训“民”为“众氓”，《尚书》郑玄注所谓“民，无知之称”等为证后，又说：“似此，‘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全书，只有‘爱人’语法，绝无‘爱民’词句。从‘爱’‘使’的对象不同，足以显示‘人’‘民’的阶级差别。”且不论仅仅依据只言片语便得出结论的做法是否严谨，单单作者论证“爱”与“使”这两个词所得结论就经不起推敲。《论语》中分明有多处“使人”之例，如《阳货》之“惠则足以使人”。刘宝楠注之曰：“《书·皋陶谟》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民怀其德，故足使之也。”这本来是“人”“民”并无所谓“阶级差别”的证据，作者却说：“依此注解推断，颇疑此章所谓‘使人’之‘人’，本来即为‘民’字。经典中‘民’字，在唐代因避太宗讳，多被改为‘人’字，此或即其一例。”但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此章也分明是“惠则足以使人”，可见此章避讳而改之说的无据。相反地，作者所据“在唐代因避太宗讳”，似

乎也适用于作者开篇即引的本章。“节用而爱人”，伯希和 2618 号敦煌写本即作“节用而爱民”（定州竹简本本章阙如），而作者是说“《论语》全书，只有‘爱人’语法，绝无‘爱民’词句”的。需要郑重指出的是，定州竹简本《论语》目前所存 7572 字中，“人”“民”二字与今本无二，并未显示出因避唐太宗讳而改的痕迹。

作者也自知动词“使”的证据太薄弱，于是在“民”未出现在“使”的主语位置上做文章：“然而被使者虽未必一定是‘民’，而使之者则必然是‘人’。此即是说，‘使民’者必是‘人’，‘使人’者亦必是‘人’；‘人’中虽有被使者，而‘民’中则绝无‘使人’者。似此，凡‘民’皆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处于被役使、被驱使的地位，已属毫无疑义。”“民”之不出现在“使”的主语位置上，乃是因为“人”“民”意义的分野，“人”往往指单个的人，“民”则指芸芸众生，众人。动词“使”意为使令、派遣，这就限定了这一动作往往只能由某个人作出；另外，“民”指被统治者（但并不意味着是被统治阶级），它不包括天子、诸侯，这也使得它不大可能出现在“使”的主语位置上。因此，这种论证，实在是不能“毫无疑义”地得出结论说“凡‘民’皆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处于被役使、被驱使的地位”。至于今本《论语》全书没有出现“爱民”，以一 16000 字的小册子，没有出现某一词或词组，实在不能说明什么。而《论语》时代其他典籍的今本中，“民”确实实实在出现在动词“爱”的宾语位置上：“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左传·襄公十四年》）“夫越王好信以爱民，四方归之。”（《国语·吴语》）“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墨子·尚同下》）“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彼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节用中》）“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者，有矣。”（《天志中》）“若天不爱民之厚，夫胡说人杀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所以知天之爱民之厚也。”（《天志中》）何以“爱民”多出现于《墨子》，下文将作出解释。我们只想强调，那时的语言

中，同“使”既可用于“民”，亦可用于“人”一样，“爱”既可用于“人”，亦可用于“民”。实在不能根据这两个动词使用的只言片语，就得出“人”“民”分属两个阶级的结论。

至于“教”与“诲”，《论语新探》书中另有《有教无类解》一文，我们一并加以讨论。何晏《集解》引马融说：“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见教，即被教。马说意为所有人都被教育，不分种类。但赵文说：“自东汉至今，解者则有马融、皇侃、程颐、朱熹、王船山、冯登府、刘宝楠、刘恭冕、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和今人冯友兰先生共十二人。就中除王船山而外，均以此章为孔丘自述教育宗旨，义即不分尊卑贵贱，不问出身，超阶级地教育一切人。今按：此种训解，纯系望文生义，揆之《论语》全书，毫无根据。”又说：“总而言之，《论语》‘有教无类’的‘教’字，乃是奴隶主贵族对于所域之民施行的教化，发布的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但是，不论政治经济上的教化、教令，或军事战阵上的技能教练，全为上施下效的强制性措施，目的在于将奴隶主贵族所需要的精神绳索强加于民，迫之必从，而与在‘人’的内部进行‘海知’‘学习’的教育，有严格的阶级界限，不容混同。”赵氏又认为，“无类”不是不分“种类”，而是不分“族类”。“教”“诲”二词究有何不同，《王力古汉语字典》说：“两个词都有‘教导’义，但有细微差别。‘教’带强制性，‘诲’重在启发、诱导。”我们以为这一解说是比较正确的。教，教育，教导，传授。既是名词，又是动词；作名词或动词，在词义上并没有什么区别。赵氏“教”“诲”两词的例证，局限于《论语》一书；而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具有强制性的，用于人类交际的符号系统。也即，使用者必须遵循当时当地时空中的所有使用该语言的人的使用习惯。这就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当时当地其他记录同一语言的典籍来认知该语言。具体到“教”“诲”两词，可以通过《左传》《国语》《孟子》等书来考察其词义。通过这一考察可知，它们绝非如赵氏所云“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如，“教”的宾语经常是国君、贵族。例

如：“书曰：‘郑伯克段于鄆。’……称‘郑伯’，讥失教也。”（《左传·隐公元年》。失教，谓失教于共叔段）“石碏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隐公三年》）“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惧，何故废乎？’”（《闵公二年》。教之，谓教导太子）“晋侯使郟乞告瑕吕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僖公十五年》。之，指郟乞）“（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数矣。若又召之，教之贰也。父教子贰，何以事君？’”（《僖公二十三年》。子，指狐毛、狐偃，跟随重耳逃亡的贵族）“寡人有弟，弗能教训，使干大命，寡人之过也。”（《襄公三年》）“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国语·周语上》）“子教寡人和诸侯戎而正诸华，于今八年。”（《晋语七》）“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王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谓之忠。”（《滕文公上》）“君子之不教子，何也？”（《离娄上》）相较于“教”，“海”的书证较少，但其宾语也有为“民”或指代“民”的：“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故海之以忠。”（《左传·昭公六年》）“是故圣王……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墨子·辞过》）正因为“教”“海”词义相近，当时就常结合成一个同义词组：“文公问于胥臣曰：‘吾欲使阳处父傅灌也而教诲之，其能善之乎？’”（《国语·晋语四》）“若是，则文王非专教诲之力也。”（《晋语四》）“孟子曰：‘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今执无鬼者曰：鬼神者，固无有。旦暮以为教诲乎天下。”（《墨子·明鬼下》）“古之圣王……发宪布令以教诲。”（《非命中》）综上，当时语言中的“教”“海”二词是没有什么“严格的阶级界限”的。为了证明“有教无类”“乃是奴隶主贵族对于所域之民施行的

教化，发布的教令，以及军事技能的强制性教练”，作者曲为之说“有”通“域”。实际上，“有~无~”是《论语》时代的语言中的常见句式，我们至今常说的“有备无患”即属这一句式。其中的“有”当然是“有无”的“有”。如：“凡天灾，有币无牲。”（《左传·庄公二十五年》。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为：“祭祀时只能用玉帛而不用牺牲”）“必报德，有死无二。”（《僖公十五年》。沈译：“有必死之志而无二心”）“受命以出，有死无震（音 yǔn，废弃），又可赂乎？”（《宣公十五年》。沈译：“宁可一死而不能废弃命令”）“臣闻师众以顺为武，军事有死无犯为敬。”（襄公三年，又见《国语·晋语七》。沈译：“在军队里做事宁死不犯军纪叫作‘敬’”）“《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襄公十一年。沈译：“有了防备就没有祸患”）“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襄公二十四年》。沈译：“有基础才不至于毁坏”）“三者，礼之大节也。有礼无败。”（《襄公二十六年》。沈译：“有礼仪就没有败坏”）“有不用命，则有常刑，无赦。”（《哀公三年》。沈译：“有不卖力气的，就按规定处罚，不加赦免”）“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疲）。”（《国语·周语中》）“必事秦，有死无他。”（《晋语三》）因此，“有教无类”当然是如杨伯峻先生所译“人人我都教育，没有贫富、地域等区别”。

至此，《释人民》赖以立论的两大证据，已不复存在。

三、《论语》时代语言中“人”“民”的确诂：“人”表个体，“民”表群体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将评述《释人民》之第三部分放在评述第二部分之前。这一部分开始即说，“《论语》中‘人’字凡二百一十三见，随处表明是与‘民’不同的另一个阶级。”是否如此呢？

《论语》中“人”共出现219次（比赵氏的统计多出6次）。其中，

受形容词、名词修饰的共 87 次（小人 24 次、大人 2 次、远人 2 次、善人 5 次、圣人 4 次、仁人 2 次、贤人 1 次、惠人 1 次、君子人 2 次、中人 2 次、夫人——邦君之妻 2 次、君夫人 2 次、成人 4 次、佞人 2 次、庶人 1 次、古之人 1 次、妇人 1 次、丈人 2 次、殷人 1 次、周人 1 次、齐人 1 次、鲁人 1 次、鄫人 1 次、匡人 1 次、邦人 1 次、异邦人 1 次、南人 1 次、乡人 5 次、野人 1 次、达巷党人 1 次、仪封人 1 次、门人 8 次、行人 1 次、斗筲之人 1 次），受代词修饰的 14 次（若人 3 次、夫人——那人 3 次、其人 3 次、斯人 3 次、何人 1 次、他人 1 次），受数词修饰的 9 次（一人 2 次，三人、五人、七人、九人、十人、五六人、六七人各 1 次），与“民”组成联合词组“民人”1 次。以上共 111 次。剩下的 108 次中，表示“别人”“他人”的，为 79 次；表示与“神”“畜”相对的“人”“人类”或“一个人”“某个人”的，为 29 次。

表示“人”“人类”或“一个人”“某个人”的 29 例，全部列举于下：“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人之过也，各于其党。”（《里仁》）“女得人焉耳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述而》）“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泰伯》）“伤人乎？”（《乡党》）“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由也兼人。”（《先进》）“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子路》）“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宪问》）“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微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子张》）

表示“别人”“他人”的“人”，往往和“己”对言，《左传》中不乏其例：“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隐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庄公十一年》）“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闵公二年》）“善败由己，而由人乎哉？”（《僖公二十年》）“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僖公二十三年》）“礼以顺天，天之道也，己则反天，而又以讨人，难以免矣。”（《文公十五年》）“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宣公十二年》）“谋人，人亦谋己。”（《宣公十四年》）“立武由己，非由人也。”（成公六年）“己则无信，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襄公五年》）“牺者，实用人，人牺实难，己牺何害？”（《昭公二十二年》）《论语》中的，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卫灵公》）“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修己以安人。”（《宪问》）“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论语》中，“人”有时和“身”对言，“身”表示“己身”：“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有时和“我”对言：“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人皆有兄弟，我独亡。”（《颜渊》）

表示“别人”“他人”的79例，除上列与“己”“身”“我”对言的14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现2次）外，其余65例，也全部列举于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人谋而不忠乎？”“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八佾》）“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丘也幸，苟有

过，人必知之。”“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文，莫吾犹人也。”“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述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子罕》）“问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乡党》）“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先进》）“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听讼，吾犹人也。”“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攻其恶，勿攻人之恶，非修慝与？”“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颜渊》）“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君子……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贡方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怨天，不尤人。”（《宪问》）“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有马者，借人乘之。”（《卫灵公》）“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恶称人之恶者。”（《阳货》）“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子张》）“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

以上列举《论语》中全部“人”的例证，无非是为了说明，《论语》中的“人”，绝非表示奴隶主阶级的——108例未受修饰的“人”的例证的归类（归入“表示‘别人’‘他人’”或“表示‘人’‘人类’或‘一个人’‘某个人’”），容或可商，但这一全面统计，并无任何“人”的例证

表明《论语》中的该词表示所谓“奴隶主阶级”。“人”“人类”是“人”的本义，“别人”“他人”是其引申义。“人”与“民”意义的分野，前者表示个体的“人”，后者表示“人”的群体，即芸芸众生；前者或许包括了天子、诸侯，后者乃天子、诸侯所管辖、统治的大众、民众。因为“人”偏向于指个体，所以有小人、大人、远人、善人、圣人、仁人、贤人、惠人、君子人、中人、成人、佞人、庶人、妇人、丈人、门人、行人以至“斗筲之人”等各色人等，修饰它的地名顶多只能及于国名——殷人、周人、齐人、鲁人。而因为“民”偏向于指群体，故除了有“齐民”（《孟子·公孙丑下》）、“晋民”（《国语·晋语四》）外，还有“天下之民”。见于《论语》的，有《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天下之民”见于与《论语》同一时期或稍后的《左传》《孟子》的有《左传》文公十八年的6例，《孟子》之《梁惠王上》《梁惠王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万章上》《万章下》的10例。“人”受代词修饰的，《论语》中可见若人、夫人、其人、斯人、何人、他人，虽然也有“其民”“斯民”（《雍也》：“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子张》：“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卫灵公》：“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但那一时代的典籍中却绝不见“何民”“他民”。道理很简单，“何”“他”这种代词通常指代“那个”“某个”“那几个”“某几个”，一般不指代“那些”“某些”“那一大群”“某一大群”。以“何”为例，如“伯夷、叔齐何人也？”（《述而》）“周公何人也？”（《孟子·公孙丑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滕文公上》）“乐正子何人也？”（《尽心下》）都是指代具体的一人或几人。“人”受数词修饰，《论语》中可见一人、三人、五人、五六人、六七人、七人、九人、十人等9例，未见数词修饰“民”者，只有1例“四方之民”：“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那一时代的典籍中，却有“万民”“兆民”（前者见《左传》之《闵公元年》《襄公十五年》《昭公二十六年》，共4例。后者见《左传》之《闵公元年》《成公二年》《襄公十三年》，共3例）。以《闵公

元年》《成公二年》为例：“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大夫为政，犹以众克，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大誓》所谓‘商兆民离，周十人同’者，众也。”后一例“民”用“兆”修饰，“人”用“十”修饰，颇能说明问题。而“四方之民”恰恰说明“民”指芸芸众生。

“他人”“别人”当然往往指近在咫尺的自己所认识的人，故《学而》第五章“节用而爱人”之“爱人”当然指爱别人，爱身边的其他人；而《宪问》四十二章的“修己以安人”指提高自己来使周围的人安乐，更进一步，“修己以安百姓”，提高自己来使大众安乐。

总之，“人”表示个体的人，“民”表示“人”的群体，即芸芸众生。

四、《论语》时代语言中，“民”涵盖了“人”

《释人民》之第二部分前段，劈头即说：“《论语》中‘民’字凡五十见，皆指被统治阶级，绝无例外。”所引第一个例证为《颜渊》之二十章：“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从中并看不出“民”指“被统治阶级”。我们试将考察范围扩大到篇幅较大而与《论语》同时的《左传》。于下列《左传》引文可见，贵族也包括于“民”，如原繁、卜偃、秦之“三良”，“民”甚至可能包括了郟国国君。“民”是与“君”相对而言的；相反，“民”却不是和“人”相对而言的，史、瞽、工、大夫、士、庶人、商旅、百工，都是“民”，“良君”必须善待。“民”可以祭祀，而且有禄位。这都说明“民”是除了天子、诸侯之外所有人的总称。沈玉成《左传译文》译之为“百姓”，是恰当的。

贵族也是“民”：《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公子吕说：“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显然，公子吕是将自己置身于“民”的。《庄公十四年》记原繁说：“苟

主社稷，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臣无二心，天之制也。……臣闻命矣。”乃缢而死。——大夫原繁也是“民”的一份子。《僖公十九年》：“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鄫国国君）于次睢之社，欲以属东夷。司马子鱼曰：‘古者六畜不相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宋公要杀鄫国国君祭祀次睢土地神，司马子鱼劝阻。先说祭祀是为了人（而非为了神），然后说，民，是神的主人。那么，用人来祭祀，谁会来享用祭品。这里的“民”，甚至可能包括了鄫国国君，至少，不会和“人”是“两个阶级”。《僖公二十三年》记载，晋献公杀狐突；卜偃称疾不出，说：“己则不明而杀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其何后之有？”——杀人，指杀大臣狐突；民，则泛称之，包括卜偃。《僖公二十八年》：“杀舟之侨以徇于国，民于是大服。君子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舟之侨是贵族，杀贵族而令“民”服。《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死了），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殉葬），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都是贵族，也都是“民”。

“民”与“君”相对而言：《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季梁说：“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民”与“君”相对而言，如果“民”与“君”离心离德，各怀心思，君即使“独丰”（祭祀丰盛），也不能求得福气。“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的“其”，都指代“民”。可见，“民”并非什么“奴隶阶级”。《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

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利于民而不利於君”，“民”与“君”相对而言。邾国国君为了“民”，连命都可以不要。可见“民”是国君以外的国人。《僖公十年》：“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与（赞同）也，伐之必出（赶出国）。”——“民”指晋侯之外的晋国人。“民”与“人”却并非相对而言，实际上是“民”涵盖了“人”：《左传·桓公五年》：“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卫人，为右拒以当陈人，曰：‘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前言“陈人”，后言“民莫有斗心”，陈人，大多是“民”（大约不包括陈的统治者）。可见，“民”与“人”并非如赵纪彬所说是相对而言的。《庄公十年》记鲁庄公与曹刿对话：“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分人，分给他人，曹刿答道，小惠未遍及于民（而只达于民的一小部分），所以“民”不会跟从您。可见，“民”不是和人相对而言的。《庄公三十二年》记史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人，依沈玉成译，是各种各类不同个体的人；民，沈译为“百姓”，是对人群的泛称，但不包括“君”。《闵公二年》：“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遗民”计数用“人”为单位。《襄公八年》：“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夫人，那些人，指那些单个人，“民”则是统称，相当于“百姓”。《襄公十四年》：“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赶走）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以

上史、瞽、工、大夫、士、庶人、商旅、百工，都是“民”，而“良君”必须善待，“盖之如天，容之如地”。《襄公二十九年》：“郑子展卒，子皮即位。于是郑饥，而未及麦，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是以得郑国之民。”——“国人”即“郑国之民”。《昭公十三年》：“平子怒，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冶区夫曰：‘非也。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民将叛之，谁与居邑？若惮之以威，惧之以怒，民疾而叛，为之聚也。’平子从之，费人叛南氏。”——费人，即“民”。《哀公十六年》：“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不戴头盔）？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为何）胄？国人望君如望岁（收成）焉，日日以幾（盼望）。若见君面，是得艾（安心）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反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国人，即“民”，可见，“民”不是和人相对而言的。

特别是《左传·成公十三年》和《国语·鲁语上》的两段值得注意：“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前文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接着又说“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云云，可知君子、小人都是“民”的一部分。“曹刿问所以战于庄公。公曰：‘余不爱衣食于民，不爱牲玉于神。’对曰：‘夫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国语·鲁语上》）这一段也是前文说“民”如何如何，后文说“君子”“小人”如何如何，可见，君子、小人是“民”中的两个阶层，而非与“民”对立的两个阶层。《论语新探》说君子、小人是奴隶主贵族——“人”中的两大派别，而与

作为奴隶的“民”对立，由上述语料，足证其说不确。

此外，“民”可祭祀，而且为“民”制定禄位：《左传·僖公十年》：“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民”可祭祀，可与上文所引桓公六年随国季梁说的话互参。《昭公六年》：“昔先王……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海之以忠。”——制为禄位以劝其从（制定禄位，以劝勉服从的人），可见“民”并非奴隶阶级。

另外，在成书较《论语》晚不到百年的《孟子》一书中，伊尹是“民”：“（伊尹）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万章上》，又见《万章下》）“天民”，即“天生此民”的缩写，而伊尹以此自居。又《公孙丑上》：“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来未有能济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氓”，指外来之“民”，囊括上面列举的士、商、旅、农，后文“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之“邻国之民”，当然也包括邻国的士、商、旅、农。可见，通常翻译这里的“民”为“百姓”，是恰切的。《孟子》虽较《论语》为晚，但以上两个例证却足证《左传》对“民”的种种描述并非虚妄。

以上与《论语》同一时期的语料，在本文第三部分的基础之上，又进一步证明了当时的“民”一词，并非是与“人”对立的，而是涵盖

“人”的。

五、厘清了“人”“民”的确切含义，许多问题便涣然冰释

《释人民》之第二部分后段，是着重论述“逸民”并非“民”。《论语》中两见“逸民”：“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微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尧曰》）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等人都是贵族，赵纪彬不能回避，在这一部分，便着重论述“逸民”并非“民”。根据上举两章，赵氏举出三点理由：“第一，《论语》只在言‘人’的场合，才提出姓名。”如《雍也》：“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台灭明者……’”“第二，在《论语》中，只有‘人’才有资格发‘言’。”如《公冶长》：“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泰伯》：“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卫灵公》：“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第三，《论语》言‘举’，皆指‘人’而言；凡所‘举’者皆是‘人’，凡‘举人’者亦是‘人’，而民不得参与其事。”如《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明白了“人”与“民”意义的分野，乃是分指个人和群体，便知以上三点理由，实不能成立。列举姓名，当然不能一下列出千百人。发言也如此，某一时刻，总是某“人”发言，不可能千百人同时发言。举人，不管是举人还是被举，

一般都不可能是千百人同时进行，否则便不成其为“举”。“逸民”是“民”中的一群。孔子列举伯夷、叔齐等七人，只是举例性的。

《释人民》说“民”为“奴隶阶级”的根据之一，是所谓“‘民’中绝无‘使人’者”。我们已知“人”“民”二字的区别，由此可知，出现于上下文中的“使人者”都只能是个别的“人”，不可能是群体的“民”；由此亦可知，何以“使”的主语只能是“人”，宾语却既能是“民”，又能是“人”了。因为，“使”的对象既能是个别的人，也能是群体的人。综上，根据上引“贵族也是‘民’”“‘民’与‘君’相对而言”“‘民’与‘人’并非相对而言”的多个例证，“凡‘民’皆是被‘人’使用的工具，永远处于被役使，被驱使的地位”，当然绝非“已属毫无疑问”，而是毫无成立的可能。

本文第二部分曾经提到，“爱民”多出现于《墨子》。何以今本《论语》未见一例“爱民”而今本《墨子》多见之？撇开避李世民讳而可能使得原本的“爱民”变为“爱人”（伯希和2618号敦煌写本即作“节用而爱民”）不论，我们试从孔、墨思想的差异入手予以解释。孔门主张“爱有等差”而墨家主张“爱无等差”。具体地说，孔门主张，一个人，首先要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将对亲人的爱由己及人由近及远地推广于周围的其他人，进而推广到天下万民。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老吾老而及人之老，幼吾幼而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进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果能如此，孔子便称许“何事于仁！必也圣乎！”（《雍也》）墨家则主张“兼爱”，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爱他人，是谓“爱人”，爱天下之人，是谓“爱民”。此即《墨子》书中“爱民”出现较多的缘由，而与所谓“奴隶主”“奴隶”无涉。

正由于“人”“民”的意义都表示“人”，其词义并不表示所谓阶级的对立，这一最大公约数促使它们在当时即组成了同义词组“民人”和“人民”，而以前者较为多见：“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

为学？”（《论语·先进》）“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大国不加德音而乱以要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襄公九年》）“宋之盟，君命将利小国，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镇抚其民人，以礼承天之休，此君之宪令，而小国之望也。”（《襄公二十八年》）“国之诸市，屡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昭公三年》）“侯主社稷，临祭祀，奉民人，事鬼神，从会朝，又焉得居？”（《昭公七年》）“我在伯父，犹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也。”（《昭公九年》）“吾未抚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备，未定国家，而用民力，败不可悔。”（《昭公十三年》）“今宫室无量，民人日骇，劳罢死转，忘寝与食，非抚之也。”（《昭公十九年》）“民人苦病，夫妇皆诅。”（《昭公二十年》）“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险其走集，亲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邻国，慎其官守，守其交礼，不僭不贪，不懦不耆，完其守备，以待不虞，又何畏矣？”（《昭公二十三年》）“苟先君无废祀，民人无废主，社稷有奉，国家无倾，乃吾君也。”（《昭公二十七年》）“寡君闻楚为不道，荐伐吴国，灭厥民人。”（《哀公十五年》）“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国语·周语上》）“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周语中》）“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周语下》）“君若惠顾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迁裔胄而建立之，以主其祭祀，且镇抚其国家及其民人，虽四邻诸侯之闻之也，其谁不傲惧于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晋语二》）“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郑语》）“使吾甲兵钝弊，民人离落，而日以憔悴，然后安受吾烬。”（《吴语》）“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

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孟子·滕文公上》）

以上为“民人”之见于《论语》《左传》《国语》《孟子》者。最后一例，先是说“五谷熟而民人育”，接着又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第一句意谓一个人之作为人有一定的道理。最后说“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其中“民”指人民全体。《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之“民人无废主”也值得注意。沈玉成译之为“百姓没有废弃主子”，得之。可见，“民人”是有“废主”资格的。以下为“人民”的例句：“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乐成，上下不罢，故曰乐正。”（《国语·周语下》）“凡吴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视于天下！”（《吴语》）“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

由此可见，在厘清了《论语》时代“人”“民”二词的确切含义之后，许多问题便涣然冰释，迎刃而解了。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此之谓也。

顺便说一句，《释人民》一文可谓广征博引，所引以清人之说居多。我们以为，古书的解读中，清人对汉晋人注解的驳正，除高邮王氏父子外，鲜有可以成立者。这段话的意思是，清人的注解，虽然不乏精湛者，但在正与误的对比上，实在不成比例；即驳正汉晋人而已实误的远多于比较正确的纠正。限于篇幅，此处不赘，读者可参考王力先生《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重视故训》（载《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0年）以及著者论文《试证注古书不可轻易否定汉儒成说——以〈论语〉为例》（《长江学术》2014年2期）。这里想说的是，赵文引证虽繁，实不可据。有的情况是，古人本不误，而赵文引以为证据时却用错了地方。如古人阐发“有”有“域”义，赵氏用以解释“有教无类”，即其一例。记得蒋绍愚先生在《中国语言学》第4辑《读论语札记》一文中曾指出，对古书某句中的某一词语，不对该词语在特定上下文中的用法做全面考

察，而只是从其诸多义项中挑出一个，然后说，只有理解为该意义，便符合某古人的思想，这种做法，是“读古书的大忌”。赵氏所说“有教无类”的“有”通“域”，即属此类。

六、结语及一点随想

综上，《释人民》赖以立论的两大证据——《论语》中动词“爰”与“使”的使用，动词“教”与“诲”的差异，都经不起推敲。如《论语新探》说“有”通“域”。实际上，“有~无~”是《论语》时代的语言中的常见句式，我们至今常说的“有备无患”即属这一句式。其中的“有”当然是“有无”的“有”。而《论语》时代的语料无可辩驳地表明，“人”与“民”意义的分野，“人”表示个体的“人”，“民”表示“人”的群体，即芸芸众生；前者或许包括了天子、诸侯，后者乃天子、诸侯所管辖、统治的大众、民众。同时，大量语料还证明，当时的“民”一词，并非是与“人”对立的，而是涵盖了“人”的。在厘清了《论语》时代“人”“民”二词的确切含义之后，许多问题便涣然冰释，迎刃而解了。如：何以《论语》只在言“人”的场合，才提出姓名；何以只有“人”才有资格发“言”？何以言“举”，皆指“人”而言，凡所“举”者皆是“人”，凡“举人”者亦是“人”，而“民”不得参与其事？都源于“人”表个体而“民”表群体。

我们对《论语》“人”“民”二词的辨析之与赵纪彬《论语新探》不同者，看似某一具体问题看法的仁智互见，实则解读古书的方法有歧异焉，或毋宁说是解读古书两种方法的高下优劣使然。杨树达先生说：“凡读书者有二事焉，一曰明训诂，二曰通文法。训诂治其实，文法求其虚。清儒善说经者，首推高邮王氏。其所著书，如《广雅疏证》，征实之事也；《经传释词》，捣虚之事也。其《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则交会虚实而成者也。呜呼！虚实交会，此王氏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

之风气也。”杨先生又说：“治国学者必明训诂，通文法。近则益觉此二事相须之重要焉。盖明训诂而不通文法，其训诂之学必不精；通文法而不明训诂，则其文法之学亦必不至也。”而王氏父子之远高于其他清儒者，在其已有初步之文法观念。因此，在文法学（即语法学）词汇学大明的今日，利用之以索解古文中之疑难词句，以补传统训诂之不足，正所谓如虎添翼。特举其荦荦大者：现代词汇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多义词的多义，体现在词典内，在特定上下文，即一定语境中，词的意义是单一的。王氏读书法的不二法门，是先用特定语境锁定多义词的某一词义，如《诗经》“终风且暴”中的“终”；再广搜博引同一时期典籍中同一句型结构的类似句子，如同见于《诗经》的“终温且惠”“终窶且贫”“终和且平”“终善且有”等“终~且~”结构句子，使“终”的类似于“既”的词义原形毕露无所遁形。王氏父子之所以“卓绝一时，而独开百年来治学之风气”，端赖此也。我们这篇文章，即提炼此一方法而作。任何学问，都是“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如果我们对王氏的方法总结提炼，加以提高，辅之以电脑技术，则今人之解读古书，必能超迈汉唐，逾越明清。笔者不敏，此文及七年所为即将出版之《论语》新注，其日出前之燭火乎？

原载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研究》2012年3期，本次发表有小修改